當代科幻小說選 I

張系國/編

SF
3

當代科幻小說選I
張系國/編
識系統

當代科幻小說選I

張系國/編

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

知識系統科幻小說叢書

主　編：張系國

編輯委員：王建元　張人傑　黃　凡　呂學海
　　　　　鄭文豪　金恒煒　黃　海　周浩正

SF 3

知識系統出版公司 印行

當代科幻小說選 I

張系國 編

序

編輯一系列科幻小說選集的構想，在心中已孕育多年。我一直相信，科幻小說由於內容豐富多變，形式極富彈性，是值得提倡的小說類型，可以彌補我國小說創作裏寫實作品一枝獨秀的偏差。這幾年的多次科幻小說座談會，也使我深深感覺到，有關科幻小說的定義，雖仍是爭執不休的問題，但空談定義並不能確定我國科幻小說的發展方向。最好的辦法，還是一方面介紹國外的優秀科幻小說作品，一方面鼓勵創作並發掘新人，在實際創作的過程裏，逐漸推展出中國科幻小說的獨特風貌。爲了這個緣故，有必要編輯一系列科幻小說選集，爲建立中國科幻小說的傳統做長久而持續的努力。

一九八二年，在洪範書店及許多友人支持下，知識系統出版公司成立了。這個

出版公司，祇出版科學叢書及科幻叢書；但不論是科學書籍或科幻作品，都強調用自己的話來討論分析問題。我認爲祇有這樣，科學的、理性的、認知的態度，才能生根茁壯。

在科幻文學叢書方面，我們首先編了這兩本選集，對臺灣科幻小說過去廿年的創作，做歷史的回顧與總結。然後我們準備每年編年度科幻小說選，精選當年國人作品。另外也準備編輯世界科幻小說選，介紹各國當代名家作品。

「當代科幻小說選」，在編輯委員仔細挑選歷年作品後，並收入廿家作品，每家各選代表作一篇。第一卷收倪匡、張曉風、黃海、張系國、後人、章杰、呂應鐘、吳望堯、葉言都、李敬十家。第二卷收李昂、張大春、馬景賢、苦苓、哲正、軒轅孫、鄭文豪、誠然谷、袁瓊瓊、黃凡十家，並在附錄裏收入一九八二年科幻小說座談會對科幻小說定義的討論。每篇作品後，附有評註，以幫助讀者瞭解。

「當代科幻小說選」編輯工作結束時，中國時報首屆科幻小說獎的評審工作，也恰巧告一段落。這個科幻小說獎，在國內還是初次舉辦，但成果出乎意料之外的好。許多篇作品，都值得收入年度科幻小說選。更值得高興的事，新人作品想像力的豐富和題材的多變，都證明我國科幻小說發展潛力無窮。有的朋友曾擔心每年發

表的科幻小說質與量都成問題，年度科幻小說選可能會編不出來。首屆科幻小說獎的豐碩成果，證明了如果有創作園地供新人不斷發表作品，就有可能在幾年內出現非常好的科幻小說。

「當代科幻小說選」這兩本選集，因此祇是一個開端。我對中國科幻小說的未來，十分樂觀。我也相信，在年輕作者逐漸摸索出創作方向，建立各自的風格之後，有關科幻小說定義的辯論，將不成其問題。中國風味的科幻小說究竟是何面貌？我們且拭目以待。

張系國

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六日

目次

張系國　序　一

倪　匡　標本　一

張曉風　潘渡娜　一五

黃　海　銀河迷航記　七一

張系國　銅像城　一〇三

後　人　南極光　一一七

章　杰　屍變　一三九

呂應鐘　時光巡邏員　一五三

吳望堯　迦得與地球人　一七一

葉言都　高卡檔案　一八一

李　敳　耶誕夜　二二一

標本

倪匡

1

這是一個大日子，重要無比的大日子！

天色極明亮，天際有幾抹艷麗的雲彩，夾在雲彩中的星星，閃爍著奇異的光芒，光芒有著稜角，隨著移動的彩雲，明滅不定。

廣場上擠滿了羣衆，全部仰頭向上，視線集中在天空的頂部。視線集中處，天空是一片明藍色。

廣場極大，聚集的羣衆數以萬計，可是卻寂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。大家都在等，等一個重要、偉大的時刻的來臨。

派出去作宇宙探測的一艘太空船，在經過了長遠的飛行之後，將在今天回航，不久之後，就會降落在這個廣場的中心。

自從科技飛速進步之後，宇宙航行已經不再是什麼稀罕的事，一艘一艘太空船被派出去，航程也越來越遠，但都沒有一艘太空船像即將降落的那艘引起如此鉅大的轟動過。因爲這艘太空船，在回程途中，已經作了報告：「我們在遙遠的宇宙深處，發現另一個有生物的星球，並且，在這個星球上，採集到了兩個標本，標本是那個星球上最高級生物，是那個星球的主宰。我們採集了標本之後，已將標本運上太空船，將標本帶回來了！」

來自另一個遙遠星球的高級生物！

這是宇宙探索行動的一個大突破，消息一經公佈，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，載來了無數羣衆，在廣場上集中，等待著太空船的降落。

等待的時間並不要很久，羣衆之中，突然爆發了一陣如同金屬相碰時發出的聲音一樣的呼叫聲，那是歡呼的聲音，歡呼英雄的凱旋。明藍的天空上，極目望去，已經可以看到一點橘黃色的光點，那光點的後面，拖曳著一條同樣顏色的光尾，光尾中雜閃著奪目的星火，那是太空船高速通過氣層時，產生高熱的奇幻現象。

羣衆的歡呼聲越來越熾熱，像是無數金屬塊一起在大力撞擊一樣。

2

和廣場上相反，巨大的會議室中，靜得出奇。

聚集在會議室中的，是來自各部門的高層領導者。主席坐下又站起，已經不知有多少次了，由此可知他內心的焦急。會議是由於特別緊急情形而召集的，作主席的是宇宙探索委員會的負責者。

特別緊急的情形，是來自如今可以看到的太空船的領航隊長的報告。

會議室的正中，是一幅巨大的螢光屏，螢光屏上顯露的，正是羣衆齊集的那個廣場，羣衆與奮的神情，在螢光屏上顯露無遺。太空船高速飛行所帶起的橘黃色光尾，也越來越寬濶。

一個與會者打破了沉寂，道：「快降落了！」

他的聲音，有著金屬相碰的鏗鏘，也帶著極度的沉重。這種沉重的心情，可以從每一個與會者的神情上看出來。

主席將視線從螢光屏轉向各與會者緩慢地道：「各位，請再看一遍領航隊長的

報告！」

與會者有的移動了一下身子，有的木然坐著，在他們面前，都有著一張極薄的，看起來十分悅目的紙，紙上印著的是一行黑色的字：極度機密。掀開這張紙，下一頁，就是領航隊長的報告。

其實，不必主席要他們再看一遍，每一個與會者，早就已經知道了報告的內容。他們上一次集會已經決定將領航隊長的報告删去一大部份之後，再向羣衆發表。

領航隊長的報告，在這十幾個出色的領導者中，引起了極大的震動。本來他們對該報告已了然於胸，但主席提議要他們再看一遍之後，他們還是再看了一遍，那是他們深願在他們面前的報告是虛幻的，不是實在的之故。

報告當然是實在的，同時也記錄了主席和領航隊長之間的對話。

領航隊長的報告，和向公衆發表的其實是一樣的，只不過隱瞞了其中的一段：「我們採集到的標本，那星球上的高級生物，具有嚴重無比、高度的危險性。我們認爲絕不能讓標本和公衆作任何的接觸。我們採用氣體麻醉法，令標本處於被麻醉的狀態之中，並建議太空船降落後，在標本的運送途中，要採取最嚴密的保護措施。」

接到報告的主席問：「請說明標本的危險性嚴重到什麼程度？」

領航隊長答：「無法在通訊中說明，請召集特別緊急會議，我將在會議中對與會者解釋。」

主席說：「如果標本具有破壞性，應採取何種預防措施？」

領航隊長說：「危險性之大，無法形容，請派速度最高的小型飛船與太空船會合，我將直接攜帶標本到會議室來。」

主席發出了一下如同金屬摩擦一樣刺耳的苦笑聲，道：「各位，太空船快降落了，具有高度危險性的，來自另一星球的高級生物，就會在我們面前出現，現在我們還不知道領航隊長所講的危險性達到什麼程度，請各位做好一切準備！」

與會者有的挪動了一下身子，有的木然不動。

3

從太空船的船艙中望下來，已經可以看到廣場上羣衆聚集的情形。領航隊長發出了一連串降落的指示，隊員忙碌地操縱著各種儀器。

一個隊員自一排儀表板前回過身，大聲報告：「隊長，派出的小飛船來了！」

領航隊長又下了一個命令：「準備空中停留，和小飛船作空中會合！」然後、他沉默了片刻，又道：「將標本移進會合室。」

下達了這個命令之後，他自座位上起身，向後移動，出了駕駛艙，通過一條狹長的走廊，來到了會合室中。

在他到達會合室的同時，一條傳送帶，運載著一隻密封的金屬箱，也移到了會合室。領航隊長注視著那金屬箱，神情極其嚴肅。

飛船的船身，產生了一下輕微的震動，隊長知道，那是飛船在停頓之後，和小飛船接觸時所產生的。接著，一道六角形的門打開，隊長步向門，傳送帶移動，那裝載標本的金屬箱，隨著也移出了門。

4

廣場上的羣衆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一長條型的太空船的船身。當他們看到另一艘小飛船，以極高的速度接近太空船，並和太空船會合之際，他們都想到：一定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了，所以，廣場上也靜了下來。

但是，這種沉靜，並沒有維持多久，小飛船立即飛走，太空船開始降落。當

太空船降落在廣場中心，船艙門打開，太空船的隊員，在門口出現之際，羣衆的情緒，達到了狂熱的境界，歡呼聲此起彼落，歷久不息，這畢竟是一個極其偉大的時刻：宇宙航行，帶回了另一個星球上高級生物的標本！

羣衆的歡呼聲如無數金屬塊相碰，天際的彩霞，色彩更絢麗，一種奇異的聲音，自四面八方響起，看來公衆已準備徹夜來歡迎遠航歸來的英雄了。

5

會議室的門打開，領航隊長先出現在門口。所有與會者一起離開了他們的座位，來表示對領航隊長的歡迎。隊長也留意到了所有與會者的緊張神態，他略側了側身子，讓他身後的金屬箱移進了會議室，停在巨大的圓型會議桌的中間。

會議桌中間，立時凹了下去，恰好讓金屬箱箱在其中，那樣，可以令每一個與會者的視線，不受阻攔地到達那金屬箱。

主席請隊長坐下，道：「由於你報告中一再強調了標本的嚴重危險性，所以我們已採取了一切可以採取的預防措施，現在，請你作詳細的報告。」

隊長發出了一下如同表面粗糙不平的金屬塊互相摩擦一樣的苦笑聲，道：「標

本——這種另一星球的生物的危險性，是無法預防的——。」

與會者的神態更緊張，隊長忙道：「不過，現在，標本處於被麻醉的狀態之下，危險性一時不會發生——」他停了一停，才又道：「先讓我們來看看標本的外形，怎麼樣？」

沒有反對的意見。

隊長掀開了金屬箱的蓋子，蓋子下面是一層透明物體，通過這層透明物體，可以看到在箱中的兩個標本。

這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生物，第一次呈現與會者的眼前，與會者發出的充滿緊張的聲音，像是一大盤鋼球忽然自高處傾瀉落地一樣。

主席的聲音，聽來像是利器刮削著金屬一樣，叫道：「太醜惡了！」

其餘與會者都發出相同的呼叫聲音，躺在箱子中的那兩個標本，樣子在他們看來，實在太醜惡了！

標本是生物，毫無疑問，可是那是什麼樣子的生物！標本有著看來毫無保護作用的表面，整體的結構，全是各種圓形變體所連接而成的，有的接近正圓形，有的是圓柱形——各種粗、細、長、短不一的圓柱形，在有幾處地方，有著深棕色，直

或蜷曲的絲狀物體附生在表面之上，在一個比較圓的，絲狀物體最多的部份，還有一些大小不同的洞，有的是黑色，有的是一種極難看的紅色。在那個紅色的孔洞之中，還有淺黃色的兩排如骨骼狀的物體，和一塊接近粉紅色的，充滿了黏液的東西，另外兩個深而小的孔洞中，也有絲狀物的黏液。

隊長解釋著：「這一個是這種生物的陰性，那一個是陽性！」

主席又叫了起來，道：「這算是什麼生物！我看不出這種生物有什麼危險性！」

與會者向隊長望去，隊長又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這種生物，他們的可怕處在於，在他們的生活過程中的極度個體中心。他們每一個個體，除了這個個體的本身之外，幾乎全不考慮別的個體。他們還有一種可怕的意念，嗯，那種意念，叫做貪念。」

與會者對隊長所說的，好像都很不明白。隊長再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那也是到了那個星球之後，才第一次接觸到了這種意念。其實，這種生物的生活過程十分短促，短促到了他們根本無法進行遠程宇宙航行的程度。可是，在他們這種短促的生活過程中，貪念卻支配了一切——」

主席切斷了隊長的話頭，道：「我還是不明白，請舉一些具體的例子！」

隊長道：「是。具體的例子是……是……譬如說，爲了貪念，這種生物可以使另一個個體死亡，甚至使幾千萬個同類個體死亡，也可以使幾千幾萬個同類個體，遭受極大的苦痛。可以用卑汚的手段，搶奪其他個體的所有，可以用殘酷的方法，使其他個體蒙受害處，而令自己得到好處。」

與會者之一叫了起來，道：「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那麼他們的星球——。」

隊長道：「在他們的星球上，每一個角落，每一時刻，都有這樣的事發生。有的規模大，大到幾十萬個個體和幾十萬個個體互相殺戮；有的規模小，小到一個個體和一個個體之間互相傷害。這種情形，已經持續了極久，而且還將持續下去！」

與會者幾乎每一個都道：「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」

隊長道：「所以我說，這種生物，具有極度的危險性，如果讓標本醒來，讓標本和公衆接觸，如果貪念在我們這裏傳播開來——。」

主席陡然下了決定：「絕不可以！」

他移動著身子，聲音中也充滿了更多金屬相碰的鏗鏘聲，道：「我提議，永遠將標本麻醉，保存在最機密的地方，絕不能讓這種生物和公衆接觸！」

與會者發出了一片讚同聲。隊長的讚同聲最響亮，因爲在回航途中，他一直確

不定自己是不是應該將那麼可怕的生物標本帶回來。

事情就這樣決定了。

6

在貯存最機密物體的密室中，管理員將金屬箱送進了一個有嚴密保護的櫃子，然後在櫃子外面掛上一塊牌子。牌子上寫著：

標本編號：異星生物一號（陽性）。
　　　　　異星生物二號（陰性）
性　　質：具有極度危險性的可怕生物。
採集地點：遙遠星空不知名的星球，該小星球循一不斷氫核爆炸的小星球作橢圓形軌跡移動。
標本在該星球的名稱：人。

原載民國七十年一月廿七日臺灣時報副刊

評註

張系國

科幻小說家常常使用反諷的筆法，來描述人類的處境。倪匡的「標本」，屬於諷刺科幻小說，所處理的主題則是「第一次接觸」。所謂第一次接觸（First encounter），指人和外星人的首度遭遇。最早的第一次接觸類科幻小說，是威爾斯（H.G. Wells）的「宇宙戰爭」（War of the Worlds），描述火星人侵入地球，幾乎征服了人類，最後卻被細菌所擊敗。以後的許多第一次接觸類科幻小說，多半是威爾斯作品的延伸，也多半從人類的角度來探討第一次接觸的主題。一直到史匹柏拍攝的科幻電影「第三類接觸」，都脫離不了這窠臼。

倪匡的「標本」，卻從外星人的角度來描寫第一次接觸。讀者一直讀到小說的最後一段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本被當做標本的，竟是自許爲「萬物之靈」的人類！諷刺科幻小說，常使用「易位」的手法，令讀者耳目一新，也從而達到諷刺的效果。「人類採集別的動物爲標本，習以爲常；如果別的動物也採集人類爲標本，又當如何呢?」這是作者所提出的問題，藉此點醒世人。類似的手法，在科幻電影「浩刼餘生」（Planet of the Apes）也曾用過：電影裏的猿猴，以獵殺人類爲樂，屠殺人類之後，且堆積屍體攝影存念。這也是高明的反諷。

倪匡是苦學自修成功的偵探小說家、武俠小說家及科幻小說家，作品極多，「標本」則是他短篇科幻小說作品裏的佳構。

潘渡娜

張曉風

回想起來，那些往事渺茫而虛幻，像一幀掛在神案上的高祖父的寫像，明知道是眞的，卻給人一種不眞實的感覺。但也幸虧不眞實，那種刺痛的感覺，因此也就十分模糊。

那一年是一九九七，廿世紀已被人們過得很厭倦了，日子如同一碟泡得太久的酸黃瓜，顯得又軟又疲。

那時候，我住在紐約離市區不太遠的公寓裏，那棟樓裏住著好幾百戶人家，各色人等都有，活像一個種族博覽會。我在我自己的門上用橘紅色油漆刷了一幅八卦圖——不然我就找不到自己的房子，我沒有看門牌的習慣，有時候我甚至也記不得自己的門牌，我老是走錯。

就因著那幅八卦圖，我認識了劉克用。而因爲認識劉克用，我們便有了那樣沉痛的故事。

那是一個周末的下午，他到這裏來找房子，偶然看到那幅八卦，便跑來按了鈴。

「這是那一位畫家的手筆？」他用英文問我。

「不是什麼畫家，」我也用英文回答，「是一個油漆匠隨便刷的。」

「美國沒有這樣的油漆匠！他們不懂，他們只會把油漆放在噴漆桶裏，再讓它噴出來。」

「是美國的中國油漆匠刷的。」

「是你？」他迷惘的望着我。

「是我。」

「你看，我就知道不是美國人畫的，」他高興地伸出手來，「而且，能畫這樣的畫，也不是油漆匠。」

「跟油漆匠差不多，我是一個廣告畫家。」

「對不起，你能說中國話？」

「我能。」

「我是劉克用，我想來看看房子，想不到看到這幅畫，可惜是畫在門上的，不然我就要買去了。」

「我也後悔把它畫在門上了，否則的話倒撿到一筆生意了。」

那天我請他到房間裏面坐坐——結果我們談了一下午，並且一起吃了罐頭晚餐，而他的決定是不租房子了，反正他原來的意思也只是想偶然休假的時候，找個離實驗室遠一點的地方休息一下，現在既然跟我這麼相契，以後儘管來搭個臨時的牀就算了。

他是一個生化學家，我從來還沒有這麼體面的朋反呢！

重新有機會說中國話的感覺是很奇妙的，好像是在某一種感觸之下，忽然想起了一首兒時唱過的歌，並且從頭唱到尾以後，胸中所鼓蕩起的那種甜蜜溫馨的感覺。

＊

我和劉克用的感情，大概就是在那種古老語言的魅力下培養出來的。

一開頭，我就覺察出來劉克用是一個很特殊的人，他是一個處處都矛盾的人，我想，他也是一個痛苦的人——正如我是一個痛苦的人一樣。

他有一個特別突出的前額，和一雙褐得近於黑色的凹下去的眼睛，但他其他的輪廓卻又顯得很柔和，諸如淡而彎的眉毛，圓圓的鼻頭，以及沒有稜角的下巴。

據他自己說，作生化學家是一件很簡單的事，只需要把一個試管倒到另外一個試管，再倒到另外一個試管裏去就行了。

「作廣告畫家更簡單，」我說，「你只要把一罐罐的顏料放到畫布上去就行了。」

「你不滿意你的職業嗎？」我們幾乎同時這樣問對方。

然後，我們又幾乎同時說「不」。

可是，我知道，事實上，他一面也深深以此爲榮。我不同，我從來沒有以我的職業爲榮過，我所以沒有辭職是因爲我喜歡安定。有一次，是好多年以前了，我拿定主意要去找一個新職業，我發動我的車，想到城裏去轉一下，看看有什麼地方招工。可是，忽然間，我發現我糊糊塗塗地竟把車子又開回廣告社去了。

從那以後，我就認命了。

「像我這種工作，」我說：「倒也不一定要『人』來做。」

「哈」，他笑了起來，「你當別人都在做人的工作嗎？你說說看，現在剩下來，非要人做不可的事有幾樁？」

「大概就只有男人跟女人的那件事了！」

我原以爲他會笑起來，但他卻忽然坐直了身子，眼睛裏放出了交疊的深黑陰影，他那低凹而黯然的眼睛像發生了地陷一樣，向著一個不可測的地方坍了下去。

*

長長的一個夏天，我不知道劉到那裏去了。我當然並不十分想他，但悶得發慌的時候就不免想起那次一見如故的初晤。想起那些特別觸動人某些情感的中國話，想起彼此咒罵自己的生活，想起他那張很奇怪的臉。

有一天，已經很晚了，他忽然出現在我的門口，拎着一個舊旅行袋，疲倦得像一條用得太久的毛巾，我下意識地伸出手去搶著扶他，等我們彼此覺察的時候，我連忙縮回手，他也趕快站直了身子。

「那實驗會累死人的。」他撇著嘴苦笑，但等他喝了一杯水，卻又馬上有了開

玩笑的力氣了，「喂，張大仁，如果今天晚上我死了，你應該去告訴他們，這種搞法是違法的，是不人道的，是謀殺。」

「去中國法庭呢？還是美國法庭？」

「去國際法庭吧！」他把鞋子踢了，赤腳坐在地板上，像要坐禪似的。

「你知道我今天來做什麼？」

「不是眞的留遺言吧？」

「不是，來告訴你，今天是七夕，很有意思的，是吧？」

我忽然哽咽起來，駕那麼遠的車，拖那麼累的身子，就爲告訴我這一點嗎？

我曾經讀過那些美麗的古典故事，那些古人，像子期和伯牙，像張邵和范式，但那不是一九九七，一九九七的七夕能有一個馳車而來的劉克用就已經夠感人了。

「我照了一張相片，」他說，「很有意思的，帶來給畫家看看。」

那是一張放大的半身像，在實驗室照的，事實上看得淸楚的部份只有半個臉，他的頭俯下去，正在看一列試管，因此眉毛以下的部份全都看不見，只有一個突出的額頭，像帽簷似的把什麼都遮住了。

而相片上大部份的東西是那些成千累萬的玻璃試管，晶亮晶亮的，像一堆寶

石，劉克用的頭便虛懸在那堆燦爛的寶石上。

「還好嗎？」

「不止是好，它讓我難過。」

「你也難過嗎？說說看，它給你什麼感覺？」

「我說不出來。」

「我來說罷，這是我們實驗室裏的自動照相設備照的，事實上並不是照我，而是照我那天做的一組實驗。但我偶然看到了，大仁，我想流淚了，大仁，你看，那像不像一個罪人，在教堂裏懺悔，連抬頭望天都不敢。」

「我倒想起另外一個故事，一則托爾斯泰寫的小故事，他說，從前有一個快樂的小村莊，大家都用手工作，大家都很快活，但有一天，魔鬼來了，魔鬼說：『爲什麼你們不用腦子工作呀？』」

「你是指我的大腦袋嗎？」

「正是，你就是拿腦子去工作的。」

「我不過就是腦袋大罷了。我並不比別人多有腦子。」

我們又把那張相片看了一下，眞是傑作——可惜是電眼照的。

「我帶來一根笛子，」他說，「你喜歡的吧？」

「喜歡，你能吹嗎？」

「不太能，但就讓它放在膝上，陪我們過今年的七夕，不也就很奢侈了嗎？」

「古人是沒有什麼悲劇的想像力的，」我說，「他們所能想出的最慘的故事就是兩人隔了一條河，一年才見一次面。而事實上呢？不要說兩人，就是一個人，有時一輩子也沒有被自己尋到啊！」

「好啦，老兄，爲那個不善寫悲劇的時代乾杯吧！」他舉起了他的盛滿水的杯子。我也舉起我的。

可惜我們沒有一座瓜棚，不然我們就可以竊聽遙遠的情話。

那一夜他沒有吹笛，我不久就睡了。但在夢裏，我卻聽到很渺然的笛聲。很像我小時候在濃濃的樹蔭下所聽到的，那種類似牧歌的飄滿了中國草原的短笛。

*

又過了兩年，一九九九年的感恩節，我接到他的電話。

「我要去看你，」他說，「你託我的事我給你辦好了。」

「我沒託你什麼事！」

「啊，也許沒託吧？不過總之我替你解決了你需要解決的問題。」

「可是，什麼是我需要解決的問題？」

「我到的時候你就知道了。」

他來了，滿臉神秘。我渾身不安起來。

「我要給你介紹一個女朋友，很漂亮的。」

「唔，可是，你爲什麼不留著給自己？」

「老弟，聽我說，」他忽然激動起來。「你三十五，我卻四十三了，我不會結婚了，你懂嗎？我沒有熱情可以奉獻給婚姻生活了，我永生永世不會走入洞房了，我只會留在實驗室裏。」

「你比我更有資格結婚，你有一切，我卻什麼都沒有。」

「但婚姻是給『人』的恩賜，我差不多等於不是人了，大仁，你也許還不太認識我，你只和渡假中的我談過話。」

「好了，劉，如果只是介紹女朋友，你就逕自帶來好了，這不是什麼嚴重的事。」

「可是，可是比女朋友嚴重些，我是要你們結婚的，你明白嗎？」

「我對任何女人都沒有偏見，只是，我怎麼曉得我該不該接受，我怎麼能保證我要她。她是什麼人？天哪，劉，你眞是冒失得有點滑稽了。」

「並不完全跟你想像的一般滑稽，大仁，古老的年代裏人們找個瞎子，合個八字就行了，奇怪，愛情跟瞎眼的關係似乎總是很密切的。更古老的年代更簡單，做男人的只要揪住女人的頭髮拖她回洞，而女人也只要裝做力不勝敵的樣子就可以了——這就是所謂髮妻的由來吧！」

「劉，你老實說吧，你是那裏來的靈感？你是什麼時候想起要當月老的？」

「從第一眼看到你，大仁，她，那個女孩子，需要一個藝術家。」

「我不是藝術家。」不知爲什麼，提起這個頭銜，我就覺得被損傷。「我開頭就告訴你了，我只是個油漆匠！」

「我也開頭就告訴你了，」他提高了嗓門，「你不是，你是一個藝術家，藝術家就是藝術家，藝術家可以去擦皮鞋，但他還是一個藝術家。」

「藝術家又怎麼樣？」我很不高興的說。

「藝術家給一切東西以生命，你難道不知道嗎？你沒有讀過那個希臘神話嗎？

那雕刻者怎樣讓他的石像活了過來？你不羞嗎？你不去做你該做的，整天只嚷着自己是個油漆匠。」

「好吧！你要我幹什麼，我只是一個男人，我不是神。跟我結婚的女人從我處得不到什麼，除了一個妻子該得的以外。」

「好了，」你聽着，有一個女孩子，叫做潘渡娜的，是一個美麗而純潔的女孩子，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她，我愛她——像愛女兒一樣地愛她，否則，我就要娶她了。」

「潘渡娜？你是說她是中國人嗎？」

「爲什麼姓潘就一定是中國人？她不是任何民族，她只是這地球上的人。」

「好吧，我倒也不太在乎她是那裏人，她多大了？」

「你爲什麼一定要知道她的年齡呢？總之，你看到的時候，你就會知道，她當然是年輕的，年輕而迷人。」

「她住在那裏？劉，你爲什麼看來這樣神秘。」

「她當然住在一個地方，但我不能告訴你，除非你對她有興趣。」

「我當然對她有興趣，我對任何女人都有興趣，只是我不一定有娶她的興趣。」

「好吧，我不相信你不著迷，大仁，她的背景很單純，她沒有父母，她隨時可以走入你的家，她受過持家和育嬰的訓練，我知道她該得到你的愛，我知道，我是她的監護人。」

他說着，忽然激動起來，深凹的眼眶裏貯滿了淚水，他便不住的拿手絹去擦淚，而他擦淚的手竟抖得不能自抑。

「她是全世界最完美的女人！你憑什麼不信，大仁，你可以殺我，但她是全世界最完美的女人，至少比夏娃好，比耶和華上帝造的那個女人高明。」

他哭了。

「你喝了酒嗎？劉，你不能平靜一點嗎？爲什麼弄出一副老父嫁女的苦臉來呢？」

「因爲，」他黯然地望著我，「事實上差不多就等於老父嫁女了。」

「她在那裏，你打算帶她什麼時候來？」

「在旅館，明天來怎麼樣？」

「好吧。」

我雖然覺得有些不妥，但想想也犯不着那麼認眞，劉或許是眞的喝了酒，我還是別跟他爭論算了。

潘渡娜眞的來了，跟在劉克用的背後。

有些女人的美需要長期相處以後才能發現，但潘渡娜不是，你一眼就看得出她的美。

她的皮膚介於黃白之間，頭髮和眼睛是深棕色，至於鼻子，看起來比中國人挺，比白種人塌，身材長得很勻稱，穿一身白色的低胸長袍，戴一頂鵝黃鏤空紗的小帽。很是明艷照人。

她顯然受過很好的教養，她端茶的樣子，她聽別人說話時溫和的笑容。她臨時表演的調鷄尾酒，處處顯得她能幹又可親。

什麼都好，讓人想起那篇形容古美人的賦，眞是所謂「增之一分則太長，減之一分則太短，著粉則太白，施朱則太赤。」

眞的，潘渡娜給人的印象就是這樣的，她像是按着尺碼訂製的，沒有一個地方不合標準。譬如說她的頭髮，便是不粗不細，不滑不澀，不多不少，不太曲也不太直。而她的五官也那樣恰到好處地安排著，她很美麗，但不至於像絕色佳人。很聰明，很能幹，但不至於掠美男人。很溫柔，但不至於儒弱。很聰明，但不至於像天

才人物。

總之，她恰到好處。

但是，我一想起她來，就覺得模糊，她簡直沒有特徵，沒有屬於自己的什麼，我對她既不討厭也不喜歡。

她像我櫃子裏的那些罐頭食物，說不上是美味，但也挑不出什麼眼兒。

「我們的潘小姐很可愛的，是嗎？」

我沒有想到劉當面就這樣說話。

「是的，」我很不自在，「的確是讓人動心的人物。」

「謝謝你們。」她用一種不十分自然的腔調說着中國話。

「如果妳願意，」劉又說，「隨時可以到張大仁這裏來，他是一個藝術家。」

「哦，藝術家。」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。

「唔，並不是隨時可以來，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我要上班，下午一點鐘才回家，聖誕節快到了，我們很忙呢！」

「沒關係，上班時間我不會來的。」

我暗暗吃了一驚，她的意思是不上班的時間都要來嗎？但後來想想，也沒有什

麼，有些女孩是生來就比較大方的。

「潘小姐不上班嗎？」

「現在還沒有，不過有一個服裝設計師要我做他的模特兒。」

她的確很適合做立體的衣架子，她有那麼標準的身段。

我們的初晤既不羅曼蒂克，也沒有留下任何回憶，其實如果把女人分爲端莊的和性感的兩種，潘渡娜倒是比較偏於後者的——只是，不知爲什麼，她一點都不使人動心，她應該只適於做空中小姐或是女秘書或是時裝模特兒，但絕不是好的情人。

其實許久以來我一直想著一個家，一個女人。我的同事們都只想片面解決，我卻留戀著舊有的一勞永逸的辦法。但，潘渡娜讓人有觸到塑膠的感覺——雖然不至於像觸到金屬那麼糟。

但眞正糟糕的地方也許就在這裏，她並沒有像金屬那樣觸手成冷，我也就沒有立刻伸回我的手。

*

那些日子很冷，早落的雪把人們的情緒弄得很不好。

潘渡娜常來，自己帶著酒，我眞喜歡那些酒。還有那些她做的酒菜。

有一天晚上潘渡娜剛回去，電話就響了。

「你到底打算不打算寫訂貨單？」

口氣很強硬，我一時楞住了，不知對方是什麼意思。

「喂，我說，你打算不打算寫訂貨單？」

這一次是用中文說的，我曉得除了劉克用沒有別人。

「什麼貨單？」

「潘渡娜，」他說，「她等著結婚，她貼不起那麼多的旅館錢和酒錢了。」

「唔，」我說，「我的週薪你是曉得的。」

「我曉得，她不白吃你的，她有一筆財產，每個禮拜可以領到二百塊的利息——她花不了你一百的，你只會賺不會賠的。」

「那更糟，劉，我不喜歡有錢的女人，人都很自私，都想在婚姻生活裏佔上風，我怕我伺候不了潘渡娜。」

「聽着，大仁，你如果一定要拒絕幸運，我也沒有辦法，潘渡娜還不至於找不

到丈夫。」

「這倒是眞的。」

「可是我希望是你。」

我沉默了，如果和潘渡娜結婚，事實上也沒有什麼不好。但我有一點怕她，記得小時候，我從不敢去揷電揷頭，我怕那偶然跳出來的慘綠的火花。我對所有新奇的東西天生就有一份排拒心理。

「大仁，你決定了嗎？」

我仍然沉默，因爲我不知道除了沉默我還能做什麼。

「這樣吧，我想不必拖太久了，十二月二十四日怎麼樣？我帶她去找你，然後我們一起上教堂，我就先和牧師約好，否則那一天他們準沒有空。一切都簡簡單單就行了。」

「再拖幾天吧！我要交一批貨。」

剛說完，我就後悔了，我這樣說等於承認了。

「啊！」我立刻聽到一聲歡呼。「當然，延幾天也好，潘渡娜也需要準備準備。」

那天晚上，我洗了澡，照例喝一杯冰牛奶，就去睡覺了——我奇怪我睡着的那麼快，我簡直連一點興奮的感覺都沒有。

＊

婚期訂在十二月三十一號的晚上，一九九九年的最後一天。

中午，潘渡娜和劉來了，她穿着粉紅的曳地旗袍，外面罩著同質料的披風，頭上結著銀色的濶邊大緞帶，看起來活像一盒包紮妥當的新年禮物。

敎堂就在很近的地方，劉把我們載了去，有一個又瘦又長的牧師已經在那裏等著我們了。

那幾天雪下得不小，可是那天下午卻異樣的晴了，又冷又亮的太陽映在雪上，倒射出刺目的白芒，弄得大家都忍不住地流了淚。

牧師的白領已經很黃很舊了，頭髮也花斑斑地不很乾淨，他的北歐腔的英語聽來叫人難受。

「劉，你是帶她來赴婚禮的嗎？」他照例問了監護人。

他叫「劉」的時候，像是在叫李奧，劉跟那個一世紀的大主敎有什麼關係？

劉忙不迭地點了頭，好像默認他就是李奧了。

牧師大聲地問了我和潘渡娜一些話，我聽不清楚，不過也點了頭。

於是他又祈禱，祈禱完，他就按了一下講臺旁邊的暗鈕，立時音樂就響起來了。我和潘渡娜就踏著音樂走了出來，瘦牧師依然站在敎堂中，等我們上了車，他就伸手去按另一個鈕，音樂便停止了。

我們的車子一路回來，車輪在雪地上轉動，吱然有聲。刺人的白芒依然四邊襲來，我忍不住地掏出手帕來揩眼淚。

＊

回到公寓，走進有八卦圖的門，我舒了一口氣。

劉克用很興奮，口口聲聲嚷着要請我們去吃中國飯，我和潘渡娜各人坐在沙發的一頭，尷尬得像舊式婚姻中的新人。

潘渡娜換了一件紫色的晚禮服，鬆鬆地搭著一條狐裘披肩。

我這才注意到，不管世紀的輪子轉得多快，男人把世界改成了什麼模樣，女人仍然固執地守着那幾樣東西——晚禮服、首飾、帽子和狐裘披肩。

我們吃了炒麵，很不是味兒，正確點說，應該是「切絲的牛排炒條狀的麥糊。」

我們又喝了酸辣湯，並且最後還來了一道甜得嚇人的八寶飯。

然後我們留在那裏看表演，那時候我才很吃驚地發現，雖然在紐約住了十年，我所知道的卻只限於從公寓到廣告社之間的那條街，夜總會的節目竟翻新得叫人咋舌。第一個節目是三個身上除了油漆外什麼也沒有的男女的合舞，兩個女人，一個漆成豹，一個漆成老虎，那個男人則漆成胸前有V字紋的灰熊。當她們扭舞的時候，侍者就給每人一隻水鎗，裏面裝著不知是什麼的液體，大伙兒瘋了一樣地去射她們，水鎗射及之處，油漆便軟溶溶地化了，臺上不再有野獸，臺上表演者的胴體愈來愈分明。相反地，臺下的都成了野獸，大廳之中，吊燈之下，到處是一片野獸的喘息聲，吶喊的聲音聽來有一種原始的恐怖。而侍者說，這只是開鑼戲，下面一個比一個刺激。

當著新婚的妻子，我只是捧場性地，射了幾鎗，潘渡娜和劉克用也射了，都是很文雅的動作。

「我們走吧！」劉說，「春宵一刻值千金哪！」

我們於是在驚人的混亂中離開了，我們婚後的第一個節目便告結束。

回到家，洗了澡，已經十一點了。

「我能在起坐間打個盹嗎？新郎官。我今天太興奮，喝了太多的酒，又開了太多的車，現在天已晚，路又滑，我怕是很難趕回去了。」

我楞了一下，但我想到這些日子來他的友誼便儘快地點了頭。

「不要討厭我，」他說，他的語調在刹那間老了十年，在寒夜裏顯得疲乏而蒼涼，「天一亮我就走。」

然後他叫過潘渡娜，吻了她。

「也許我再不會看見妳了，潘渡娜。從今天起做大仁的妻子，妳要克盡婦職。」

然後他又叫過我，把潘渡娜的手交給我。

「潘渡娜的英文名字是Pandora，你知道嗎？在古希臘的年代，衆天神曾經選過一個極完美的女人，作爲禮物，送給一個男人。而潘渡娜是我送給你的，她是一個禮物，珍惜她吧！」

那一刹間，我深深地感動了，劉哭了，他看來好像眞正的牧師，給了我們眞正的祝福。

不過，那只是一刹間。很快地，他的深深的眼睛中流過一種陰陰冷冷的冰流，他的近於歹毒的目光使我又迷惑又悚然。

*

那是一九九九年的最後一夜，那是我和潘渡娜的第一夜。我們躺著，黑暗把我們包裹起來，我忽然想起晚餐後的那些節目，人和獸的分野在那裏？

我們開始彼此探索，爲什麼男人和女人的認識總是藉著黑暗，而不是光亮？

漸漸地，我聽到她滿意的低吟，我的肌肉也漸漸鬆弛下來，就在那時候，我聽到教堂的鐘響，那樣震徹天地的，沉沉的世紀之鐘。二十世紀結束了，新的世紀悄然移入。

突然間，烟火像爆米花一樣地在廣大的天空裏炸開了，那些詭譎的彩色胡亂地跳躍著，撒向十二月沉黑的夜。潘渡娜裸體的身軀上也落滿那些光影，使她看來有一種恐怖的意味。

好久，好久，那些聲音和烟花才退去，我恍恍惚惚地沉入渴切的睡眠裏。

可是，是那裏傳來笛聲，那屬於中國草原風味的牧歌，那樣淒迷落寞的調子。

*

我的生活還是老樣子，只是我很久不曾看見劉了，那天早晨他很早就走了，我起來的時候，起坐間裏只有繚繚繞繞的餘煙。

我打電話給他，他們說他已經辭職了，新的住址不詳，我只好留下電話號碼。其實留不留都一樣，他早就有我的電話號碼了。

潘渡娜是一個很能幹的主婦，只是有些時候她著實有點太特別。

「他們敎我好多東西，」她說，「他們天天告訴我一百遍從起床到睡覺侍候丈夫的要訣。」

「他們有時敎我中文，有時敎我英文，」她又說，「不過他們還是希望我嫁一個中國人，一個東方的藝術家對我比較合適。」

和大多數的丈夫一樣，起先我沒有注意她說些什麼，時間久了，我不免懷疑起來。

「他們是誰，妳從前沒有提起過。」

「他們從前不准我說，所以我沒說。」

「他們是些什麼人？」

「他們就是一些人，他們敎我很多東西。他們敎我吃飯，敎我走路，敎我說話，敎我各種學問。」

「妳的意思是指妳的父母嗎？」

「不是，我沒有父母。」

「胡說，妳只是不曉得妳的父母在哪裏，人人都有父母的。」

「沒有，眞的沒有，」她忽然得意的笑了，「劉克用說，雖然世界人口有六十億，不過只有我一個人是沒有父母的。」

「潘渡娜，妳不能想想嗎？妳小時候的事妳一樣都想不起來了嗎？」

「我沒有小時候，我記得我本來就有這麼大。」

「潘渡娜，妳眞荒謬，妳不要這樣，妳再這樣，我就要帶妳去看心理醫師了。」

「我很正常。」她很不高興地走開了。

這也許就是劉急於把潘渡娜弄出手的原因，她或許有輕微的幻想狂，其實，這也沒有什麼。我想，也許她是一個棄嬰，曾經有一段時間失去過記憶。

我沒有想到我完全錯了。

*

有一天，那是二月初的一個下午，早春的消息在沒有花沒有樹的地方還是被嗅出來了。

那天工作很閒，我提早回家，準備到郊外去畫一幅寫生，好幾天前我就把我的顏料瓶都洗乾淨了，許多年沒有畫，所有的瓶瓶罐罐都髒成一團。

但一進門，我就楞住了，我的瓶罐都堆在地板上，潘渡娜伏在那些東西上面，用一種感人的手勢擁抱着它們，她的長髮披下來，她的臉側向一邊，眼淚沿腮而下。

看見我進來，她抬了一下頭，隨卽又伏下去。

「妳這是幹什麼，潘渡娜？」

她幽幽地哭了，讓人心酸的哭。

「不要，潘渡娜，這些瓶子很容易破，它會扎着你的。」

「我想起來了，」她說，「我的生命便是這樣來的，那裏有很多很多玻璃管子，我被倒來倒去，我被加熱，被合成，我被分解。大仁，我就是這樣來的。」

「潘渡娜，」我說，「如果妳喜歡瓶子，妳盡可以拿去玩，如果妳喜歡玻璃玩意兒，我可以給妳買一些，但不要說這種奇怪的話，知道嗎？」

她抬頭望我，一句話也不說，豆大的眼淚撲簌簌地滴著，我忍不住拿起我的帽子，走出小屋，她使我吃驚了，這個女人。但我得承認，共同生活了兩個月，我第一次發現她用這種神聖莊嚴的態度去愛一樣東西，那決不是一種小女孩對玩物的情感，那是一種動人的親情。平常她做每一件事都規矩而不苟，她做每一件該做的事，像一隻上足了發條而又走得很準的鐘，很索味，可是無懈可擊。但今天，她的悲哀使她看來跟平常不同了。

胡亂地走著，我的心情意外的亂。

我還能說她什麼，潘渡娜，她不曾使我吃一點苦，不曾花我一分錢，她漂亮而貞節，她不懂得發脾氣，她只知道工作。所有好妻子的條件她都具備，所有屬於人性的弱點她都沒有。

但爲什麼我總是不能愛她，我們相敬如賓，但我們似乎永遠不會相愛。

那些肌膚相親的夜，爲什麼顯得那樣無效，那些性愛爲什麼全然無補於我們之間的了解？每次，當我望著她，陌生的寒意便自心頭升起，潘渡娜啊！我將怎樣得

救？

走著，走著，來到一處廣場，許多車子停在那裏，我疲倦地坐下來，四面的車如重重的叢林，我是被女巫的魔法圍困在其中的囚犯。

不知爲什麼，我忽然想起了中國，又是江南春水乍綠的時節，不知是否有白鵝的紅掌在拍打今歲的春歌。

我又想起我的母親，我很小的時候她就死了，她是一個蒼白美麗的婦人，有著挑起的削肩，光瑩的前額，極紅極薄的嘴唇。沒有人告訴過我，她到底死於什麼病，我想或許是悒鬱，她的眉總是鎖著，眼睛總是很恍惚地望著什麼地方。

寒冷的冬夜裏，她總是起來給我蓋被，她一路走過來的時候，我便聽見她文雅的咳嗽聲，我多麼愛她！我常常故意踢掉被子，好讓她的手輕輕地爲我拉上，我有時也故意發幾聲囈語，好騙她俯下身來，給我溫熱的一吻。

但我八歲那年，她就死了。

我發誓要成爲一個畫家，並且要畫一張她的像，這或許是我後來有機會到美國以後選擇了藝術系的眞正原因，但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我終於沒有畫她的像，也沒有成爲一個畫家。

而此刻，頭上是淺湖色的二月天空，雪已化盡，空氣中有嫩生生的青草氣息。我迷惘地坐著，我是什麼人？我從那裏來，我要往何處去？

而潘渡娜。我的妻子尚留在地板上，擁抱那一堆冰冷而無情的玻璃罐子，在那裏哭泣。

必是她的哭泣裏有些什麼，使我無端地想起中國，想起江南，想起我早逝的母親。

我起來，走到街角那裏，打一個電話給劉。

「他不在這裏，他離開了。」對方的口氣十分不耐。

「他去那裏？他不再回來嗎？」

「誰曉得，」他說，「他在瘋人院裏。」

我吃驚地忘記說話，對方已把話筒擲下了，我後悔沒有問他是什麼醫院。

沿著大街走回來，我的心緒紊亂得有如撲簾的弱絮。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春天，在還沒有綻放的時候，已被這些莫名其妙的事踐踏了。

*

按着電話簿打了十幾個電話，終於有一個醫院承認有劉克用這個病人。

「李奧並不嚴重，」他們也唸不準那個字，「他只是有些幻想狂，他老是說他是上帝。」

「他在幾號病房？」

「不，他自己住在一個安靜的別墅裏，他的機關有特別護士照應他——可能是很重要的人物吧！」

他把別墅的地點告訴了我。

那天下午我便開車去找他，我終於找到一棟年代頗久的紅磚房，房前的草地上開遍了燦黃的水仙。

特別護士告訴我他這兩天非常安靜，此刻正在後園裏。

我走近他的時候，他正背對着我，向一片牆角的酢漿草而出神。他穿著一件寬袍，袖口上繡滿了金線。

「我命令你們要生長，」他大聲地說，用英文，「我是上帝，我是生命的掌握者。」

「這裏有一位客人要見你。」

「帶他過來。」他很莊嚴的說。

我走近他，面對面地注視着他的臉。

才兩個月，他竟有了這般的變化，他的頭髮和眉毛都已落盡，前額因而顯得更大更光禿了。深凹的眼眶也因此顯得更低了。他的嘴鬆鬆地掛下，像一個放置太久的炸圈餅。

我們彼此注視著而不發一言。

「你是張大仁。」他用中文說。

「你是劉克用。」

「你錯了，我是上帝。」

「是的，我剛聽說了，但以前，在你還沒有當上帝以前，你是劉克用，是嗎？」

「是的，不過，我以前也是上帝，只是我到後來才發現罷了。」

「那一天發現的？」

「第一次認識你那天我就發現了，以後逐步證實，直到你的新婚之夜，我得到了完全的證實。」

「你做上帝和我有關嗎？」

「和你並沒有太大的關係，和潘渡娜有關。」

「我可以知道嗎？」

「可以，」他轉過身去叫護士，「喂，天使長，給我們拿飲料來。」

飲料放在石桌上，我們便坐在石凳上。

「潘渡娜很好嗎？」

「很好，只是昨天還抱着一大堆玻璃罐哭，她說，那是她生命中早期的居處。」

「她這樣說嗎？」他霍地站起身來，「她竟記得那麼清楚嗎？」

「記得什麼？」

「好，我先問你，你可曾覺得潘渡娜跟眞的女人有什麼不同嗎？」

「和眞的女人不同？她有很多說不上來的與人不同的地方，但她並不是假女人，爲什麼要和眞女人不同？」

「好吧，大仁，讓我告訴你吧，潘渡娜並不是普通女人，她是我造的，聽著，她無父無母，她是我造的，她是從試管裏合成的生命，那些試管就是懷孕她的子宮。我是造她的，你是用她的，好了，我說得够清楚了吧？」

我駭然地站起來。

「護士小姐，」我說，「他需要打針嗎？」

「打針，哈，打什麼針，我很正常。朋友，我很對不起你，我利用了你，但你也沒吃什麼虧，我辛辛苦苦造的女人，你卻坐享其成。」

「劉，你爲什麼要這樣想呢？創造生命明明是不可能的。」

「不可能，誰告訴你的，半個世紀以前人們就已經掌握 DNA 和 RNA 的秘密了，生命並不像你想像的那麼神秘，生命只是受精卵分裂後的形成物，我們只要造出一個精蟲，一個卵子，我們只要掌握那些染色體，那些蛋白質和那些酸和鹼，生命是很容易的。」

我啞然地望著他。

「潘渡娜是我們第一次的成功，我們不眠不休地弄了十五年，做了上兆次的實驗，僅僅合成二個受精卵，不過已經夠順利了，那時候我把她交給另外一個小組，用試管代替子宮來撫育，但只有潘渡娜順利發展成爲胎兒。我們用一種激素促進細胞的分裂，在很短的時間內，她便成了一個女嬰，我們來不及等她再過二、三十年了，我們需要盡快觀察她，我們讓她在藥物的幫助下儘快生長，事實上，她和你結婚的時候，她還不到三歲。」

「這是卑鄙的，劉，」我跳上去招住他，「你這假冒僞善的，你這豬。」

沒有字眼可以形容我當時的悲憤，我發現我成爲一種淫穢的工具，我是表演者，供他們觀察，使他們能寫長篇的報告。

護士小姐急速跑過來，拉開我們。

「我要叫警察逮捕你，」她狠狠地推我，「你不人道，你欺侮一個精神不正常的科學家。」我這才想起他們都是一路的人。

「好吧，倒要看是誰不人道，我要控告你們，你們這批下流的東西，你們設下這樣的騙局，我不會干休的，呸！」

「你冷靜點，大仁，」他慢吞吞地扣上被我拉開的鈕扣，「你想你究竟損失了什麼？潘渡娜是一個女人，一點沒錯的女人，跟夏娃的後裔沒有什麼不同，如果我不說，你一輩子也不知道。」

我氣得語結了，我扶着頭，一言不發。

「你忘了嗎？第一次見面的時候，我們談過彼此的職業，你說你的工作只要機器便可以操縱了，我說，如今世上剩下來只有人才能做的事也不多了，你說，大概就剩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那件事吧！」

我不會忘記，他那天曾以那樣黑黝黝的眼望着我。

「你使我吃驚，你剛好說中了我的心事，那時的潘渡娜只是一個合成卵，但我卻在替她物色一個對象，我知道她所缺少的，我希望能找到一個東方藝術家，她是純粹的物質合成物，也許你能給她另一種生命，大仁，我沒有惡意。」

他的禿頭漸漸低垂，向晚的夕陽照在其上，一片可憐的荒涼。

「當然，我們可以另造一個男人，讓他們結合，但我們不能以兩個假設的人互證，那是不合邏輯的，我們選擇了你。那個夏夜，當我去看你的時候，潘渡娜已經是一個女嬰了。她是一個很美的女嬰，各種成分都照份量配合得很正確。那時候我們仍然沒有把握，直到去年感恩節，我發現他們的合作已經把潘渡娜塑成一個美麗動人的人物了。他們利用她的潛意識，把她每一分智慧都放在學習上了，他們利用『學習階次』的秘訣，那就是說，一個嬰孩可能在第五天的上午學眨眼最有效，可能在第十天的下午學揮動手腳最有效，可能在一百七十六天到一百七十九天學語言單音最有效，可能在二百天到二百十九天學長句最有效，他們一秒也沒有浪費。」

「我們的步驟是合成小組，受精小組，培育小組，刺激生長小組和敎導小組，我們花在她身上的金錢比太空發展多得多，至於人力，差不多是九千個科學家的畢

生精力；大仁，你想想，九千個人的一生唯一的事業便是要看她長大——大仁，相信我，人類最偉大的成功就是這一樁，而我是這個計劃的執行人，大仁，我難道不是上帝嗎？他們居然還說不是。」

他越說越激動起來，護士小姐又送上兩瓶飲料，我這才注意到護士在倒飲料的時候，預先在他的杯底放下一片什麼東西。

「大仁，老實說吧，耶和華算什麼，祂的方法太古舊了，必須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，然後十月懷胎，讓做母親的痛得肝摧腸斷，然後栽培撫養，然後長大，然後死亡。

「大仁，這一切太落伍了，而且產品也不够水準，大多數的人性都是軟弱的，在身體方面他們容易生病，在心靈方面他們容易受傷，而潘渡娜不是的，她不生病，她不犯罪，她不受傷。」

也許是藥物發生了作用，他漸漸平息下來。

「她是騾子吧，」我大聲地嘲笑著，「她不會有孩子的。」

「她會有的，她一定會。我們造她的時候，既然給了她檢驗合格的證書，她就能，如果不能，那是你不能——其實她不必生孩子，那太麻煩，我們可以另外造

——但目前我們先要她生，我們要證實一下，作爲以後的參考。」

「如果她有，她不會愛，因爲她不曾有父母的愛。」

「她會，我們會給她足够的黃體素，你以爲母愛是什麼？你以爲那是多麼值得歌頌的？那只不過是雌性動物在生產後分泌的一種東西，那種東西作怪，那些媽媽便一個個顯出一副慈眉祥目的樣子。」

「劉，你太過份了！什麼鬼思想把你迷住了？我告訴你，你可以有你的解釋，但我仍記得我的母親，永生永世都記得。春天的早晨她坐在窗前編柳條籃，編好了，就拉著我的手走到溪邊，在那裏，我玩着清淺的溪水，而她，什麼也不做，只怔怔地望我。」

「大仁，不管怎麼說，母愛是很荒謬的東西，母愛只是自愛的一種延長，只是另一種形式的自私。母愛如果眞是一種够神聖的愛，所有的母親都該被這種愛淨化了。如果所有的母親淨化了，今天的世界不是這個樣子。

「大仁，其實嬰兒並不需要母親，有人拿一組黑猩猩做實驗，給牠們一些柔軟溫暖而可抱的物品，牠們便十分滿足。又有人每天餵一隻小鴨，牠便出入追隨，以爲這人是一隻母鴨子。

「那麼，大仁，只要我們能給孩子口腔的滿足，腸胃的滿足，擁抱的滿足，愛撫的滿足，母愛就可以免了。」

那時，夕陽完全沉沒，只剩下一片淒艷的晚霞。

「去吧，大仁，回到潘渡娜那裏去，我們的試管每年度都要推出更進化的人種，遍滿地面，將來的世界上將充塞着你們的子孫和耶和華的子孫，你們的子孫強健而美麗，不久就要吞吃他們的，去吧，大仁，你是衆生之父，而我，是寂寞的上帝。」

暮色一旦注入空氣，就越來越濃。我忽然想起那闋元曲：「枯籐、老樹、昏鴉、小橋、流水、平沙、古道、西風、瘦馬、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。」

「衆生之父？」我淒然地笑了，「告訴你吧，劉，你可以當上帝，但我並沒有做衆生之父的榮幸，我是我的母親生的，我是在子宮中生長的，我是由乳房的汁水一滴滴養大的，我仍是耶和華的子孫，我仍是用最土最原始的法子造的，我需要二、三十年才能長成，我很脆弱，我容易有傷痕，我有原罪，我必須和自己掙扎，但使我驕傲而自豪的，就是這些苦難的傷痕，就是這些掙扎的汗水。」

「我命令你，」他說，「去愛潘渡娜，我是上帝。」

「你不是說愛很荒謬嗎？如果母愛是由於一種腺體作怪，男女的愛不也是另一種腺體作怪嗎？她何必有人愛，她那麼完全，她獨來獨往，她何必多我這個附屬品！」

他沒有答腔，我低頭看他，他已經張着嘴睡着了，並且打着鼾。

「你可以走了。」護士冷冷地望着我，「這是他睡覺的時間。」

我默默垂首，黑色的夜已經挪近，而何處是我的歸程？

「我放你進來是個錯誤。」她凶狠狠地說，「我原來以爲你也是中國人，可以帶給他一些愉快的話題，但你顯然說了些對他不利的話，別以爲我聽不懂，我不能讓你再來了，『李奧』是很重要的人物，我不能讓他在我手上加劇。」

「怎樣重要法？」

「這是機密，你不配曉得，」她做出女人們知道某項秘密時的刁鑽模樣，「全世界的人都曉得。」

「如果劉死了呢？」

「他不能死。他太重要。」

「瘋了就等於死。」

「所以他必須痊癒。」

我苦笑了一下，對他說了一聲「阿門」，使走入黑色洶湧的夜。

*

驅車在紐約的街道上，我一條街一條街地走著，直到油乾了。我的車被迫停在路旁。

路邊有一處酒店，我就走進去。

「最近有一種酒，」侍者說，「叫做千年醉，你要不要試試？」

「要！」我大聲地說，大聲得連眼淚都掉出來。

那天的酒是什麼滋味，我已忘掉。只記得淚水滴在其中的苦鹹滋味，警車送我回家的顚簸滋味，以及夜半嘔吐的攪腸滋味。

*

而當我迷迷糊糊地躺著，我又聽見嘔吐的聲音。我仍然在吐嗎？我並沒有吃晚飯，我究竟要吐多少？

凌晨五點，我眞正地醒了，我又聽見嘔吐聲。走入洗手間，是潘渡渡在那裏。她的頭髮凌亂，寢衣散開，蠟黃着一張臉。

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我本能地衝上去，恐懼使我的聲音變成一種不忍卒聽的尖嘯。

那一刹間，我的悸怖是無法形容的，她的嘔吐聲使我有着不幸的預感。

她抬起頭來，是一種無助的眼光望著我。我們彼此的目光接觸的時候，我才發現我們都是不幸的人。

潘渡娜，潘渡娜，妳是一種怎樣的生物？願你被合成的日子受咒詛，我坐在她的身邊，縱聲地哭了。

潘渡娜也哭了。而在那些哭聲中，我們感到孤獨，我們將永不相愛，雖然我們都哭。

*

二〇〇〇年，六月九日。

不知爲什麼，我想著死。這些日子潘渡娜被「他們」接回去了。自從她說她不適並且想吐以後，他們就帶她回去了，他們答應每到週末就要送她回來，但我不知道他們送了沒有，每到週末我就開車去露營。

我想著死，與潘渡娜接觸的那些回憶讓我被一種可怕的幻像籠罩著。我總是夢見我被什西東西箝住，我也夢見狐仙，那些戰顫了整個中國北方的民間傳說。

而當我醒來時，我混身皆濕，原始的恐懼抓住我，使我悸怖得像一個十歲的男童。

那一天，二〇〇〇年的六月九日，我照例從那樣的夢中醒來，我的全身都尚存著清晰的被箝痛的感覺。

「恭喜你，」電話鈴聲響了，「我們預料你今天可能會做父親——我們想辦法把潘渡娜的懷孕期縮短了一半，這是我們初次的嘗試，如果成功了，也許我們下一次可以縮短爲四分之一。」

「祝你們成功。」我掛斷了電話。

我在屋子裏走著，垂地的窗帘尚未拉開，我如同掉在黑陷阱裏的困獸。

電話鈴又響了。

「我們就來接你，潘渡娜開始痛了。」

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我們不會有孩子。」

「不要固執，我們就來，如果一切順利，今天中午我們要向全世界發佈消息。」

走出公寓，太陽很刺目地照著，我忽然想起結婚那天，雪地上逼人的白芒。忽然有什麼東西打在我的頭上，我抬頭一看，居然是一陣冰雹！像拇指那麼大的，以及像拳頭那麼大的，天氣忽然凝凍起來，我發著抖，在六月。

一輛黑色的車子停在我的面前，我跨了進去。

*

潘渡娜躺在床上，我走進去的時候，她正開心地吃著桃子餅。

「發生了一點意外，」醫生向我一攤手，「不知爲什麼，我們大家都錯了。」

離床不遠的地方，有一組人在那裏用忽大忽小的聲音辯論著。

我默默地垂手。

「每一種跡象，每一種檢驗又都證實她懷孕了，」醫生說，「但從早晨起，她的肚子逐漸消扁，並且每一項檢驗又都證實她肚子裏並沒有孩子。」

潘渡娜不說話，只是小聲地向醫生要了另外一種蘋果餅。

「這不是很好嗎？」我說，「我並不想要這個孩子，不過我抱歉讓你們失望了。」

「我們可以再等第二次機會。」

「我可不可以請你們換一個廠家，我不打算負責替你們製造孩子了。」

「那不是我們的事，你和潘渡娜商量吧！你們的婚姻是有法律的拘束力的。」

「法律只保護人和人的婚姻。」

「潘渡娜完全等於人。」

「她不是。」

「她是。」

他們把我和潘渡娜放在一個車子裏，打算把我們送回去。

「可不可以讓我下來？」車子經過公園的時候，潘渡娜說，「我需要走一走。」

我們一起走下來，此刻又復是炎熱的六月，直射的陽光好像忘記剛才下冰雹的那回事了。

潘渡娜跳躍著奔向草坪，我這才發現她跑路的動作多麼像一個小女孩。她一面跑，一面回頭看我，臉上帶著怯怯的笑。

忽然，她躺了下來，她穿的是一件鑲了許多花邊的粉紅色孕婦衣，當她躺在綠茵茵的草地上，遠看過去便恍然如一朵極大的印度蓮花。

「我疲倦了，」她說，「我覺得我做了一個夢，很長很可怕的夢。」

我想告訴她，我也曾有惡夢，但我沒有說，我們夢境並不相同。

「給我那個東西，」她指著垃圾箱裏一個發亮的玻璃瓶，「我喜歡那個東西。」

我取過來，遞在她的手裏，她把它貼在頰邊磨擦著，她的眼睛裏流出可憐的依戀之情。

「我厭倦了。」她又說了一次，聲音細小而遙遠。

「我覺得我的存在是不眞實的，」她嘆了一口氣，「大仁，我究竟少了些什麼東西？」

我俯下身去，她已閉上雙目，我拉過她的手，那裏已沒有脈動。她的眉際仍停留著那個問號：「大仁，我究竟少了些什麼東西？」

六月的熱風吹著，吹她一身細嫩的白花邊，在我的眼前還幻出漫天紛飛的雪片。

我感到寒冷。

尾聲

十二月，我接到劉的聖誕卡，他已經搬了家。

那時候，我剛好得到一個短期的休假，遂決定去鄉間看看他。

應門的是一個老婦人，我放了大半個心，如果是從前那位護士就麻煩了。

屋子裏沒有暖氣設備，客廳中嗶嗶剝剝地燒著松枝，小小的爆裂聲要多麼古典就有多麼古典。

「他已經知道了嗎？」我問老婦人。

那老婦人也許有重聽的毛病，沒有理我便逕自走了。

我無聊地望了一陣火光，才猛然發現劉就在客廳裏，在離火較遠而光線也較黯淡的一個角落，他垂頭睡在一張很深很大的黑色沙發裏，他的中國式的長袍是藍黑色的，一時很難分辨。

「劉克用，」我走上前去搖他的肩膀，「劉，你不能醒醒嗎？」

他慢慢地揉著眼睛醒過來，看見是我的時候竟一點驚訝的表情都沒有。

「哎，」他打著哈欠說，「我早就想著你該來的。」

「潘渡娜死了。」我說。

「我知道。」

我們互相注視了一會兒，現在我明白什麼是「恍如隔世」了。

「你還當上帝嗎？」

「不當了。」他苦笑了一下。

「是因爲潘渡娜的死嗎？」

「也可以這麼說。」

他站起身來，縮着脖子搓手，完全一副老人的樣子，慢慢地他走到窗口，又慢慢地，他走向爐邊。當他點燃他的煙斗的時候，我知道他有一段長話要說了。

「大仁，我或許該寫本懺悔錄，不過後來想想也就罷了。大仁，上次你來以後，我的病況就更重了，因爲他們告訴我，潘渡娜懷了孕。大仁，他們多麼幼稚，他們竟以爲我聽到那樣的消息便會痊癒。大仁，那一刹間多麼可怕，我竟完全崩潰。大仁，當你發現你掌握生命的主權，當你發現在你之上再沒有更高的力量，大仁，那是可怕的。生命是什麼？大仁，生命不是有點像阿波羅神的日車嗎？輝煌而偉大，但沒有人可以代爲執韁。大仁，沒有人，連他的兒子也不行。

「有那麼長一段時間，我渴望著『潘渡娜一號』能夠成功，但事實上，我並不懂得我正在做些什麼，在渴望著什麼。大仁，那是很奇怪的，我小的時候住在鄉下，我們的隔壁是一個雕刻像的，每次他總是騙別人，說他雕的神像特別靈驗，他半夜起來的時候常看見那些關公，那些送子娘娘都在轉著眼珠子呢！但有一天，也許是他工作過份疲勞，他看見張飛的眼睛眨了幾下，他就立刻赤腳而逃，昏倒在院子裏，並且迷迷糊糊地嚷著：『他，他，他的眼珠子在動。』

「大仁，這些年來，所有研究生化的人都夢想在試管裏造生命，大仁，當我們這樣嚷著的時候，我們並不覺得什麼，我們很快樂，但，大仁，當我們一步步接近造『人造人』的時候，我們就惶恐了，只是人們不曉得，我們看來很興奮。

「大仁啊，當潘渡娜造成的時候，我是說，當她只是一個受精卵的時候，我已經就嚐到那些苦果了，我在街上亂撞，我離開我豪華舒服的住宅，想隨便找一處地方住下，我找到你，但我畢竟捨不得擺脫這一切，我的半生都消耗在試管裏，我要知道潘渡娜是否可以成功，我每天注視著她的發展，大仁，我就同時受快樂與痛苦的沖擊。

「大仁，我七歲那年曾把一些錢幣埋在後院裏，我渴望它長出一棵搖錢樹來，

我每天去巴望。有一天，它眞的發芽了，我忽然驚恐起來，我拔起那棵樹，發現那只是一株龍眼樹，而掘開土，我很高興地知道我的錢還在那裏，那時候，我便又失望又高興，大仁，我終於沒有得到搖錢樹，但我高興，高興這個世界有秩序，有法規。大仁，我們老是喜歡魔術，喜歡破壞秩序的東西。但事實上，我們更渴望一些萬年不變的平易的生活原則。

「可惜，大仁，我們竟不知道。

「對潘渡娜，我也是如此，當我爲她的成長而快樂發狂的時候，大仁，我就同時驚慌。同時悲哀。

「不久，她已成爲一個女嬰，我多麼盼望她畸形，多麼盼望她死去。但是，沒有，她健康而美麗。大仁，沒有人知道，當她越來越成熟的時候，我痛苦到怎麼的地步。

「當你們結婚時，大仁，我又懷著一些希望，我多麼願意她是一個不能有性生活的女人。那天晚上我本來要回去，但在我裏面的另一個我卻要我留下，要我知道她在這方面是否等於一個女人。當你們悄無聲息地睡去的時候，我知道一切都安全了，潘渡娜可以放在世人中而不被認出。大仁，那夜，我驅車走過廿世紀的新雪

地，逕自駛向精神病院，我爲我自己掛了號，我寫了自己的病名，我躺上自己的病床。

「之後，我被他們搬到鄉下，他們仔細地照顧我，以便有一天再起來領導他們造『人造人』。大仁，那時候幸虧我沒有痊癒，如果痊癒了，我們就要立刻動手生產潘渡娜第二號，那麼當我看到她成長時，我將再神經錯亂一次。

「而那時候，他們告訴我潘渡娜懷了孕，我就忽然更囂張了，但，大仁，當上帝是極苦的，我是說，不是上帝而當上帝是極苦的。你摔破皮的時候向誰叫『天哪！』，你憂傷的時候向誰說『主啊！』，你快樂的時候向誰唱『哈利路亞』？

「多年來對於上帝我一直有『彼可取而代之』的輕心，但，大仁，取代是容易的，取代了以後又怎麼呢？

「後來，潘渡娜就死了。大仁，可笑他們還不敢告訴我，這是我唯一得救的機會。我唯一可以重拾人的生活的路，但他們竟瞞着我。

「但我終於看出來了，我看出有些不對的地方，我自己到實驗室去，我看到浸在大玻璃缸中的潘渡娜，大仁，人是出於土而歸於土的，但潘渡娜呢，她出於試管而歸於試管。

「我一生的成果在此，她，潘渡娜，我曾希望她是一宗禮物，我曾希望她是一個渡者，但她什麼都不是，隔着藥水，我們彼此相視，她已經不復昔日的容顏了，她的身體被液體的折光律弄得變了形——但不知她是否也在看我，她有沒有發現我也在變形。

「大仁，那天我出奇的冷靜，我默默地在那裏站了一個上午，然後我擦我的眼淚，然後我走出來。

「大仁，我不明白她爲什麼會死，他們說她沒有死因。他們說她忽然之間一切停止了，停止思想，停止循環，停止呼吸……他們又說她臨死時講過一句話，她說：『究竟我少了什麼？』

「他們因此便仔細地解剖她，他們把她每一部份都作了詳盡的研討，但終於他們作了結論：她完全等於人，她直到死時，身體每一部份都健康正常，她雖然並沒有懷過孩子，但如果假以時日，應該沒有什麼困難。——其實不懷孩子也沒有什麼，人類的女子不也常常不孕嗎？

「那麼，她爲什麼死了呢？大仁，她爲什麼在健康情況最好的時候，無疾而終呢？幸虧她在法律上還沒有取得人的地位，否則我們如何簽發她的死亡證書呢？

「大仁，你這和她生活過的，他究竟少了什麼？比之你我，她少了什麼？

「我一清醒便立刻召集了一個全體的檢討會，所有的部門都沒有錯誤，九千多科學家中的科學家密切地合作，造出了份量上那麼正確的潘渡娜。但，潘渡娜死了，這個使我們奉上我們一生心血時間的女人，大仁，她死了，我們好像一羣辦家家酒的小孩子，在我們自己的遊戲裏拜堂、煮飯、請客、哄娃娃睡覺，儼然是一羣大人，但母親一嚷，我們便淸醒過來，回家洗手、吃飯、又恢復爲一個小孩子。

「那天，我們面面相覷，不知我們失敗在何處？最後我們承認，也許她自己說的很對——她厭倦了，其實我們也厭倦，但我們的擔子很神聖，我是說，在冥冥之中，我們對生命，對神奇之物的敬畏，使我們不敢斷然拒絕活下去的義務。

「潘渡娜屬於她自己，她有權利遺棄自己，而我們，我們似乎屬於一種更高的轄制，我們被雨水和陽光呵護，我們被靑山和綠水怡悅，我們無權遺棄自己。

「大仁，有一天我將死，你們會給我怎樣的墓誌銘呢？其實，墓誌銘都差不多，因爲人的故事都差不多，但我只渴望一句話——這裏躺着一個人——我慶幸，我這一生最大的快樂和榮幸就是發現自己只是一個人。」

冬天的爐火把屋子塗成溫暖的橘紅色，松脂的香息撲入衣襟。而窗外，雪片落

著，那樣輕柔地，像是存心要覆蓋某些傷痛的回憶。

「你們到底有沒有找出來，她所少的東西？」

「沒有，我們只能說沒有。」

「我們可不可以猜測——也許你不承認——那是靈魂。」

「我不知道，我只能說我不知道。」

「慶祝你的失敗。」我站起來拿酒，「也慶祝我的鰥居。」

「眞的，我們好運氣。」

陳年的威士忌，廿世紀的。我們高興地舉杯。

「喂！」我說，「你已經洗手不幹了嗎？」

「不幹了，退休金够我吃好幾輩子的。」

「他們由誰領導呢？」

「不知道，隨他們去吧！」

「你不再關心人類了？你的同情呢？你不是說人類太軟弱嗎？你不是說舊有的製造辦法太落伍了嗎？你……」

「大仁，」他轉過身喝住我，「你忘了，那是我什麼時候說的話了。」

停一下他說：

「讓一切照本來的樣子下去，讓男人和女人受苦，讓受精的卵子在子宮裏生長，讓小小的嬰兒把母親的青春吮盡，讓青年人老，讓老年人死。大仁，這一切並不可怕，它們美麗，神聖而莊嚴，大仁，眞的，它們美麗、神聖而又莊嚴。」

他說着便激動地哭了，我也哭了起來。

風從積雪的林間穿過，像一個極巨大的人的極輕柔的低語，火光跳躍，松香不斷，白色的熱氣嬝升自粗陶的茶盅。

原載五十七年九月十二日至廿一日徵信新聞

評註

張系國

人能否創造人？人創造人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？產生什麼樣的影響？「造人」的主題，是科幻小說家所經常涉及的。因爲「造人」是大自然（或者上帝）才擁有的權柄，所以一般

科幻小說家，多半認爲人造人會帶來災難。這些小說裏影響力最大的一本，當推瑪麗雪萊（Mary Shelley）的「科學怪人」（Frankenstein）。自從她在一八一八年寫出「科學怪人」以來，這故事已不知道多少次被改編成電影，翻譯成多少國文字。而Frankenstein的名字，也成爲誤用科學成果的科學家的代名詞。相形之下，威爾斯的「莫洛博士島」（The Island of Dr. Moreau），雖然講的也是科學家創造出畸形人的故事，影響力就差多了。雪萊的成功，不僅因爲她選擇了一個切中時宜的主題（科學的進步常帶來鉅大的災害），也因爲她的故事，綜合了科幻小說和怪異小說（Gothic novel）的優點，令讀者開卷卽不忍釋手。

曉風的「潘渡娜」，也是人造人的故事。作者以女作家特有的感性筆法，細膩描寫潘渡娜的一生。潘渡娜最後自問說：「我究竟少了什麼東西？」她得不到答案便死了。作者雖沒有提出答案，但潘渡娜所缺少的顯然是靈魂。「潘渡娜」是作者的少數科幻創作裏最好的一篇，也流露出作者的宗教情懷。

張曉風，浙江金華人，民國三十年（一九四一）生，東吳大學中文系及研究所畢業，現任教於陽明醫學院，曾應香港浸信會學院之邀爲客座教授，授現代文學、古典詩及小說課程。出版作品多種，包括「地毯的那一端」、「再生緣」、「我在」等散文集，「第五

牆」、「武陵人」等戲劇，並有小說集「哭牆」，兒童故事「祖母的寶盒」，報導文學「心繫」等。

銀河迷航記

黃海

與冥王星的基地通過最後一次電訊後，銀河九號太空船的指揮官羅倫凱，對著麥克風向全體船員宣布：

「我們就要離開太陽系了！」

羅倫凱表情嚴肅，心思沉重，注視著儀器板。人類就要邁向太空深處，去尋訪另一個未知的世界，開拓新領域，跨出太陽系以後，就變得無依無靠了，所有遇到的任何困難，都必須以耐心、智慧和創造力加以克服。銀河九號已自成一個太空中的孤島，它是利用一顆小行星挖洞打造而成的球體太空船。

指揮艙後面的圓形集會室，聚集著全體船員，他們盤腿坐在地毯上，沉靜地與太陽系告別，有如小孩脫離母體一般的震顫與緊張。

太陽已經遠了，遠到難以辨認，成爲羣星中的一個小光點。太陽的圓盤形輪廓，原是人們所熟悉的，那是生命的源泉呀！在地球、在月球，或是移居火星、金星的人類，平常望著這顆恆星，絲毫不覺得它的可貴，它已存在了五十億年之久，彷彿它就是一個永恆的保姆，人類永遠不會失去它的光與熱，永遠不必擔憂它是否繼續服務。如今，銀河九號球體太空船載著二百七十二名船員，其中女性一百二十六名，就要遠離人類的家鄉，奔向浩瀚太空，尋找另一個地球，在那兒建立烏托邦，也許有去無返，否則只有在太空船內終老一生。

電訊組長林宗清，按下了古典音樂鈕，播放柔和的管弦樂曲，忽然又接到電訊，使他緊張了起來。

「是月球基地來的。」他對羅倫凱說：「找你，指揮官。是你爸爸打來的。」

羅倫凱苦笑了一下，他爲林宗清所說的「爸爸」感到滑稽。他的「爸爸」羅永福，是中國最優秀的太空人，他在最惡劣的環境下登陸冥王星，進行有史以來人類第一次對冥王星的探測；隨後，這兒的基地和觀測站，很快的被建立起來。羅永福的心臟不好，因爲在太空旅行中，發生機器故障，氧氣一度缺乏，差點要了他老命；他爲了保養身體，就一直住在低引力的月球上，以減輕身體負荷，低引力對他

很有好處，一般說來，月球人要比地球人長壽幾十年。羅倫凱是用羅永福手臂上刮下的細胞，取出細胞核，再把除去核的卵和羅永福的細胞核結合，經過分裂生殖法培育而成的人，他的面孔、身材、個性成了羅永福的複製，只是比羅永福小四十五歲而已，他的心臟無須再加改造，因爲羅永福的心臟是後天的毛病，遺傳因子本身是健全的。

銀河九號已逐漸脫離太陽系引力，無線電從月球寧靜海殖民都市到這兒要十九個小時，因此羅倫凱聽到的是十九小時以前的聲音，電腦很快的又將聲音轉化成文字：

「倫凱，我的寶貝兒子：在這離別的時候，爸爸只有祝福你，平安快樂的抵達另一個世界。記得你出生在火星殖民地羅威爾市的時候，是多麼大的一件新聞，你已注定了今後一生該走的路，人們把加諸在我身上的期望與讚美，轉投在你身上，因爲你是我的化身，你繼承了光榮傳統，請你好好保重，後會有期。還有，不要忘了，人類的能力不是最高的，宇宙間一定還有更高的能力存在，未知的仍然比已知的還要多。再見，祝你平安快樂。」

現在，無線電雖快如光速，也成了一封「信」，羅倫凱的回答，要十九個小時

之後才能傳送到月球寧靜海，他只回了簡單幾句話，傳回去請他的父親不要罣念。

會議室所有的人都在留戀地注視逐漸變小的太陽光點，不用說，火星、地球、月球、金星，幾個有人類殖民地的星球，早已不可目見，隱入永恆的宇宙中。

羅倫凱走出指揮艙，在會議室門口遇到營養學家伊麗莎白。她在對他拋媚眼。她是地球上二十世紀著名影星伊麗莎白泰勒的化身後裔，當年伊麗莎白死後，立下遺囑：冰凍屍體，等待復活。後來，她在二十二世紀復活了，認爲人生沒有意義，又吃安眠藥自殺了；在她第二次死前，曾立下遺囑：保存她的部分體細胞，以便進行分裂生殖，繁衍和她長得一模一樣的後代。於是，和當年伊麗莎白泰勒一樣迷人的女孩子，在以後的幾世紀分別降生了，連名字也乾脆用同一個。她是美麗與性感的象徵，在二十世紀中期的末葉，曾經風靡了全世界。

「指揮官，該休息了。」伊麗莎白的紫眼睛格外晶亮迷人，她從盒子裏拿出營養丸，塞到羅倫凱手裏。

「謝謝！」羅倫凱微笑了一下，把它塞入自己嘴巴裏。

當他寬濶的肩膀和她擦身而過，聞到一股她身上散發出來的香水味，他眞想打她官腔，她已違反船上禁例，不應該誇大性的吸引，太空船內除了一百對夫婦以

外，其餘的男女，都是經過生化處理，暫時不會對異性感到興趣的，伊麗莎白和羅倫凱一樣是光棍。卽使夫婦，在太空船內也不准隨便生育，以免引起人口爆炸，破壞維生循環系統的平衡，除非登陸星球，建立殖民地，才可解除禁例。

「各位女士先生，」羅倫凱對全體廣播：「第一次集會已經結束了。」

所有的人紛紛站起來，準備回去冬眠，將生命凍結起來，等候指示，再醒來做事。

牧師詹森仍在閉目祈禱，唸唸有詞，他也是個工程師，他是在金星出生的試管人，同樣是經由無性生殖技術分裂細胞長成的人。他的前身是二十世紀地球上的奇人——以色列一位名叫尤力格勒的後裔。根據歷史記載，尤力格勒幾乎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超感應人，他能用心靈力量做出許多事情；遺傳工程學家特別重視他的遺傳因子，設法複製他，使他的許多後裔都保留了這項特殊能力。

詹森禱告完畢，睜開眼睛，目光正好與羅倫凱碰了個正著。他濃眉大眼，看起來就有一股懾人的氣勢，薄薄的嘴唇緊抿著，表露出他對上帝的堅定不移的信仰。羅倫凱從閱讀歷史中知道尤力格勒生前沒有進過敎堂，但仍虔誠相信上帝，他能知道別人的心思，用精神力移動東西、弄彎金屬，而他的化身後裔竟然變成了傳敎人

物，這是因爲複製人類以後仍保持新人的獨立人格，給予他自由意志發展自己。不過，未免有點奇怪。

「沒有什麼好奇怪。」詹森說。他已經知道羅倫凱心中的話。「我相信有一個全能的造物主，沒有祂，一切都不存在。」

詹森又談起了歷史，當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，美國在新墨西哥州試驗第一顆原子彈的時候，在未引爆之前，幾乎所有的科學家都在默默地禱告，因爲人類自感渺小，竟敢公佈了上帝保留了億萬年來的原子的秘密；當一九六八年美國太陽神八號太空船首度繞月球軌道，人類第一次在那麼遙遠的太空回望自己的家鄉地球，太空人就曾透過無線電廣播，唸出了創世紀的第一章；多少世紀以來，自從人類自地球向外擴展新天地，認識地球在宇宙中的微小地位，科學與宗敎的衝突結束了，新的宗敎觀融和了科學觀，使人類更能接受。

「爲我表演一下如何？」伊麗莎白拿了一顆青色小豆，遞到詹森手裏，「你能使它發芽嗎？」

「可以試試看，不一定有把握，但我實在不願意試。」

幾十個人圍攏來，爲了目睹一次精采的表演，他們鼓噪著，紛紛要求他表演超

能力。

「對有生命的東西我不願意做。」他說。

「做吧！」羅倫凱鼓勵他：「爲了鼓舞大家的士氣做吧！爲了你的信仰做吧！」

詹森環視大衆，露著無奈與窘迫，他隨手抓住一個年輕人的手，在他的錶上輕輕撫摸兩下。

「我叫它不走！」詹森兩眼烱然有光，直瞪著錶。

那只電子錶記錄著地球現在時刻，還有相對論效應的太空船時間，這時候太空船才離開地球不久，高速運動使時間擴張，地球與太空船兩者的時間差異還小，在詹森的意志力驅使之下，那只錶停了，正如他的祖先尤力格勒所經常表演的。不久，他又命令它再走，指出現在正確時刻。

四周響起了歡呼和鼓掌聲，消除了太空旅行的孤寂感。

詹森又以雙掌合蓋著豆子，凝神靜氣約有一分鐘之久，打開來，那顆豆子赫然長出了芽，又是一陣爆起的歡笑，似乎人們滿足於與神站在同等地位，對於神起了嘲諷。詹森又蓋起豆子，注目運氣，再打開手掌以後，芽已不見，豆已恢復原狀，而他已是滿頭大汗。

「這是魔術嗎？」有人問；是一個蓄八字鬍的青年，他是維生循環系統的檢查員陳仁兆。

詹森沒有正面回答他的問題，他用心靈感應術道出陳仁兆剛才的秘密：

「剛才你爲什麼偸吻你的太太？但是你又後悔在火星和她結婚，你想另找對象？異想天開哩！你還想找個外星人結婚？」

陳仁兆窘了起來，紅通通的臉上兩顆眼睛骨碌轉，他說：

「不可能嗎？」

「那才有意思呀！」另外一位工程師劉漢維說。

「別胡扯了。」羅倫凱勸開他們。

當然，羅倫凱也知道太空飛行的心理、生理壓力，能有適當的方式來發洩也好。二十一世紀早期的太空人，爲了解決性的問題，還煞費周章攜帶模型哩！那時候太空船還相當落伍，速度很慢，也沒有冬眠設備可以停止生物時間，長途的太空旅行是相當寂寞難耐的。

指揮官再度下達命令，要各人回到自己的冬眠箱去準備安息。有人提議合唱一首「星空之旅」再去，於是又是一陣歡呼。

歌聲很快地從每一張興奮的嘴發出來，在飛離人類家鄉這麼遠的太空深處，人的存在竟是這樣壯麗，奮鬪創造的信心與勇氣是可歌可泣的。

我們來自銀河系的郊外，要進城去遊賞繁華，多麼新鮮刺激！
人身血液裏的鐵、牙齒上的鈣、基因中的磷，
本是數十億年前的恒星原料所製成，
我們是星辰的兒女，
就要在星光中跳躍。
太陽已遠去，隱入燦爛衆星裏，
行程永無盡，天宇任遨遊，
光線有多快，人也有多快，
人是宇宙的榮耀，從太古到永遠。

歌聲止住後，羅倫凱打發他們各自回去冬眠，所有的人慢慢離開了，維生循環系統主任張曉燕負責安置他們冬眠，並命人一一檢查設備。

銀河九號太空船實際上是一顆直徑二。二哩的小行星，它使用反引力推進，並且神奇地克服慣性作用，可以瞬間停止、起動、直角轉彎，和傳說中的飛碟一樣，

裏面的人不會因爲瞬間加速而受傷害，她也有自已的重力系統，整個星球船，不斷的旋轉，製造人體所需要的重力，當她全速飛行，可以接近光速。

羅倫凱回到指揮艙，他召集了二十位重要幹部，對他們做任務指示，出發的忙碌，就算告一段落。他最後說：「我們是要在本銀河系尋找可居住的世界，如果我們脫離本銀河系，以次光速直向兩百三十萬光年外的仙女座銀河星系飛去，按照地球時間雖然要兩百三十萬年才可以抵達，但是相對論時間擴張效應十萬倍，可以在二十三年左右抵達，爲了避免離開太遠，還是在本銀河系尋找，在飛行搜索時，必須減速，無法以次光速航行，一旦速度減低，相對論時間擴張效應就會減低，因此，我們每個人必須注意自已的老化過程，珍惜生命，一有差錯，說不定一覺醒來已經衰老得不能說話走路了，或是根本醒不來，成了一具木乃伊。」

所有的人走了，留下羅倫凱，他還要沉思一會兒，他單獨坐在腦電儀旁邊的椅子上。他通上了電極在自已腦部，使自已進入虛幻美境去陶醉一番，有如二十世紀的迷幻藥作用，所不同的是，腦電儀不會傷害身體，它有鬆懈內心壓抑的功效，對於長途旅行的太空人特別有益處。另外有一種減低人體新陳代謝、防止老化速度的電子儀器，專供指揮官和高級主管使用，以代替冬眠，它可以使人進入淺睡狀態，

遇有緊急事故，再由機器人喚醒，但效果比冬眠差些，無法完全停止生命，使用時間不宜太長。

他憧憬著太陽系的那邊，地球上的美麗景色，白雲青山，壯濶的野地與一望無際的海洋。他曾在巨型人造衞星太空站上面俯視大地，看見中國大陸與寶島臺灣，亮麗誘人，古老的中國文明曾經一蹶不振，終於在一陣發奮圖強後，重新創造了更進步的文明。雖然自己誕生在火星，那兒的環境是人類後來用人工改造的，景色與地球不同，許多地球人都還羡慕住在火星的居民，常常來觀光度假，他還是喜歡地球，他懷念那一次的中國之旅，愛好自由和平的中國人民，以他們的智慧和鬪志、經過一度劇烈的改變後，多少世紀以來的不斷努力，已把中國建設成一副全新的面貌。地球本是人類的原始家鄉，如今地球已不可目見，只有太陽成了隱約的遙遠光點。

他幻想著、思念著、回憶著，那一次從火星回到中國大陸的旅遊。他愛上一個女孩子，她是個老師，烏亮的捲髮、長睫毛、大眼睛、白皮膚、美好的身段、微笑迷人，露著編貝玉齒，她是江西遂川人。在陽光普照的海濱沙灘，他們玩著泥沙，追逐嬉戲，數著天上的雲朵，講火星上的趣事，中國殖民區開發英雄的偉大而感人

的事蹟。海洋的呼吸是那海浪的聲音，時而咆哮，時而嘆息喘氣；浪花白得可愛，和天上的雲朵相互輝映；天空這樣的藍，海天成一色，一望無垠，壯麗深邃，如詩如畫，火星的太陽沒有這樣大而溫暖，光景不同。女孩非常喜歡他，也喜歡他講的火星上的一切，但是她不能接受一個事實：羅倫凱是一個無性生殖的複製試管人，他是人家的副本，他只是中國太空人羅永福的化身而已。

「最少你應該有父親有母親才像個人呀！」那個叫李小珍的女孩最會撒嬌，她笑著問他，長睫毛下閃動著晶瑩的眸光。

「這是不得已的。」他回答小珍，心裏有一種受辱的感覺。「我生來就是如此，不要怪我！上帝造我就是這樣。」

「你是人造的人，不是神造的人！」小珍說：「你什麼都好，就是這點不好，我爸媽不會喜歡你的，我總要嫁個體面光彩的人，你知道，我們家鄉還很古老守舊。你還是再找別的女孩子吧！」

小珍的話，直刺他的心坎，使他有一股悽傷悵惘，他不能忘懷相處相愛的美好時光。

朦朧恍惚間，他懷念地球上遊山玩海的日子，那兒的河山可以稱得上如同錦

繡，從太空看地球，海洋與陸地被雲層隱約的遮掩著，藍亮迷人，光輝奪目。雖然他長期在火星的低引力環境下生活，回到地球很不習慣，走路腳步遲重，動作不能靈活自如，他還是把這個球體視爲伊甸園。從多少世紀前，地球人口膨脹到一百五十億，地球就不再增加人口，被適當地控制住。地球上一度發生非常嚴重的能源危機、人口爆炸、糧食不足、種族歧視、大氣污染、生態不平衡等等問題，早已成了歷史陳蹟。茫茫星空，無邊無際，一片浩瀚廣大的迷濛黑暗，只有衆星的光亮照耀著旅程。銀河九號太空船在星點與星點中穿梭前進……

多少世紀以來，人類擴展了生活領域，從地球移民到月球，改變火星、金星的大氣層，建設新環境定居下來，疏散地球上擁擠的人口；人類的文明飛躍進展，好奇心與不知足，使人類的腳跡踏遍太陽系每一個行星。

銀河九號太空船是由火星基地負責策劃建造的，從火星派出探險家，前往太空捕捉小行星，而後在火星太空軌道完成建造。利用小行星做船殼的主意，是當時來自地球的臺灣科學家顏清南和余金秋，出席火星會議所提出的，這樣可以使居住在裏面的太空人，有舒適的環境，保持維生系統的循環，能源及食物永不枯竭。會議中有一部分科學家會主張：將距離火星一二、五〇〇哩的小衞星戴摩斯改造，成爲

星際太空船，免得再勞師遠征太空，去捕捉小行星；但是戴摩斯衞星直徑五哩，在火星赤道上空軌道以每日繞火星五分之四週西昇東沉運行著，對火星殖民地來說，有很好的用途，要把戴摩斯改造成太空船，叫它永遠消失不見，火星居民自然不願意；而且戴摩斯體積也嫌太大了。

太空船內的維生系統，設計得很周密，人造大氣和加壓輔助裝置，保持內部空氣成分及加壓作用，使每平方吋有七到十四磅的大氣壓力，其中氧的分壓力每平方吋三至五磅，其餘爲氮氣的分壓。此外，還配合淨化系統，保持二氧化碳和其他汚染氣體在空氣中有一合宜的濃度，不致傷害人體，通風與濕度都在控制之內，水可以循環使用。

這是一項危險而刺激的旅行；志願參與這次太空壯舉的並不踴躍，這不像當初地球上歐洲人移民新大陸一樣，也不像從地球移民月球或火星、金星。要跨出太陽系去尋找第二個地球，比原始人憑一葉扁舟飄流海洋去尋找島嶼還要困難千萬倍。恆星與恆星間的距離，平均在數光年到數十光年之間，恆星不一定有行星系，即使有，也不一定適合人類環境。像太陽系的火星、金星，是經過許多世紀的改造建設，才適合人類移民定居，更遠的海王星、冥王星只能安置觀察站。

銀河九號太空船內，還攜帶了許多人和動物的胚胎細胞，分別裝在試管裏面，冷凍保存，必要時可以培育新生命。很久以前，胚胎的保管輸送是裝在活動物的子宮裏面，運到目標星球再取出來培育；現在爲了適應長期太空旅行的環境，惟恐母體在旅途發生變化，影響胚胎，一律裝在試管裏面冷凍保存。

羅倫凱醒來的時候，發現有異樣，他揉揉眼睛，搖搖晃晃站起來，看看儀器表，太空船停了。

「發現了奇怪的東西。」全能機器人說。「就在前面五百哩左右的太空，有一個物體發出強烈電訊，好像是知性生物發出的。我們的電腦都把它記錄下來了，還分析不出所以然。」

超感應人詹森很快的被機器人第二號喚醒，他來到指揮艙，凝神注視前面的小小發光體有一會兒，他說：

「我的感應力有問題，我只能看到一具模糊的人形樣子，也許是外星人吧！但是我感覺不到他有生命，好像已經死了。」

更多的訊號來到了，電腦將訊號排列組合成圖形，再加以翻譯，這回很快的得到結果。這是一艘外星人的星際探測船，他們因爲機械故障，推進器癱瘓，只餘慣

性作用在太空飄盪，亟待拯救，裏面的太空人生命在凍結狀態，如果有別的智慧生物找到他們，必須先看看生命凍結裝置是否完好，再進行解凍，使他們復甦，要是死了，也就算了。

羅倫凱小心翼翼駛往前去，那艘遇難太空船是圓筒形的，直徑不過二十呎，高五十呎，和銀河九號一比，簡直小巫見大巫，銀河九號駛到它右側，保持等速，兩者就像靜止一樣停在太空中。

機器人二號受命前往執行任務，探查眞相，他備有小型火箭器，在距離五十呎外，飛躍過去，攀住它，用掛鈎鈎住船體，發動火箭，將它推入銀河九號腹艙內。

經過檢視之後，斷定兩個外星人已經死亡，比詹森感應的多一具，冷凍系統已損毀，只有電腦勉強在發出求救訊號。兩個外星人，形狀和人類差不多，比人類矮小，長得很醜惡，皮膚粗硬如牛皮，鼻子和嘴巴只有洞，沒有似人類般優美的輪廓，眼睛大如蕃茄，塌陷很深，有一層厚膜覆蓋著，大概他們居住的世界陽光比較弱的關係，可能他們的眼睛可以看到紫外線，耳朵可以聽到超音波也未可知，整個看起來只似雕刻未完工的人形而已。

詹森用心靈感應術和火星基地聯絡，報告情況，那是另一個尤力格勒的化身，

在太陽系接收感應，從出發到現在，已經過了一百二十年地球時間，人類家鄉的文明又比以前進步很多了。宇宙的距離用無線電來通訊已嫌緩慢，只有心靈感應術可以突破限制，隨傳隨到，沒有時空阻隔。

從太陽系那邊來的答覆是：「歡呼吧！歡呼吧！爲人類的文明而歡呼吧！」另一句話是：「注意檢疫工作，不可以有太空病毒的汚染。」

繁複的檢疫工作做完以後，生物工程學博士黎國雄在幹部會議中提出了建議：

「我們可以複製一個活的外星人，長得和屍體一模一樣的外星人。有沒有人贊成？」

與會的人面面相覷，不知他說話的用意。黎博士繼續說：

「在地球上，曾經有人做過實驗，從古埃及的木乃伊的組織裏，取出遺傳因子，製造出一個活人。他是古埃及人的後裔，卻活在數千年後。我們也可以從外星人身上取出遺傳因子，進行複製，甚至也無須要動手術取外星人組織，當我們與外星人接觸時，只要外星人有遺傳密碼的電訊藍圖給我們，就可以在實驗室複製。複製外星人的好處是：研究外星人的身體構造，了解他，以便將來和外星人打交道，雖然我們自己培育生產的外星人，不會講外星人的話，但我們可以設法與外星人通

訊，先用一些基本符號通訊，慢慢的就可以吸收外星人的文化，做文化交流。從事星際探險工作，就是要推動人類文明的進展，從整個人類的歷史來看，沒有文化的交流是不會有進步的，星際文化也是如此。」

「你認爲怎麼樣？」羅倫凱問詹森：「你的感應力怎麼說？這樣做妥當嗎？」

超感應人詹森進入沉思狀態，久久，才回答：

「我們對生命過分干涉了，這樣可能會有惡果。我反對！」

「這只是他的顧慮而已，」黎國雄說：「我們的指揮官，還有詹森你自己，還不是複製人？」

「讓我們表決一下。」羅倫凱說。

二十位高級幹部的會議，有十五票贊成，三票反對，兩票棄權。就這樣決定複製外星人。黎博士說，最少必須要有三年的太空船時間，才可以培育長大一個成年外星人。他是以人類爲標準做假定的，人類的生長期到成年是二十年，在實驗室中可以縮短爲兩年到三年，這個試管人在未出廠時必須用知識丸及腦電儀灌輸知識，使他有智慧。

突然，會議室的門開了，一串裂人心肺的尖聲喊叫，隨著一個老醜得駭人的老

太婆出現了，她莫名其妙的大哭大叫，把二十個人都楞住了。

「你是誰？那裏來的？」羅倫凱喝問。「我們太空船上並沒有這個人呀！」

彎腰駝背的女人，面皮老皺得像胡桃，看起來有一百多歲了，她不停地哭叫吵鬧，像是精神病發作：

「讓我死吧！我不要活了……我又老又醜……」

詹森仔細端詳一陣，忽有所悟地大叫起來：

「她是伊麗莎白！她是伊麗莎白！」

「我的天！」幾乎有一半人異口同聲驚呼著。

老太婆伏地痛哭不止，連聲音也醜醜怪怪的。她的冬眠裝置一定發生了問題，以致在太空旅行中生命繼續老化，女人都是愛漂亮的，當她一覺醒來，發現自己成了醜八怪，當然痛不欲生。

維生循環系統工程主任張曉燕，她感到很訝異，因爲這時候除了高級幹部暫時停止冬眠，起來參加活動以外，一般人都還在冬眠，伊麗莎白怎麼會自己醒來又起身呢？檢查過電腦和機器人的記錄，都沒有叫醒她，而且她的冬眠裝置也一直沒有發生故障。

「我夢見一個長得很醜的女外星人，嚇死我了，我就驚醒了！」伊麗莎白說完，突然像一頭兇猛的野獸朝張曉燕撲去，狠狠地咬她手臂，使張曉燕痛徹骨髓，大呼救命。

「是你害了我！」伊麗莎白聲嘶力竭的喊叫：「你嫉妬我的美麗，你是維生系統主任，所以故意做了手腳。」

羅倫凱一面命令重新檢查所有的多眠設備，一面排解伊麗莎白的胡鬧。

女人是情緒動物，一不如意就會遷怒於人。在羅倫凱的勸慰下，她停止了對張曉燕的攻擊，但仍哭鬧不已。

「詹森，到底怎麼回事?有什麼感應沒有?」羅倫凱問。

「我現在頭好痛，痛得厲害，完全失去感應力。」詹森好困惑。

哭聲止住，伊麗莎白瞪大了可怕的雙眼，衝到黎博士前面，雙手抓住他肩膀，死命的搖撼。

「你要爲我想辦法！」伊麗莎白喊叫著，像一隻老烏鴉的可怕叫聲：「你要爲我重造一個人，把我變年輕！」

黎博士微笑地點頭，他已經知道該怎麼辦了。

人體生命的永遠存在與延續，在人類歷史上一直是個夢想，從來就沒有實現過，如今，在銀河九號太空船上，就要從事這項生命的重塑與延續工作。

伊麗莎白全身各器官及腦部，已全部老化，是快死的人了，不可能運用老式的器官移植辦法，以自己體細胞先行培育自己的預備器官，諸如心、肝、肺、腎、胃等，以便隨時更換，其實她的這些器官太空船上也有，如果逐一更換，無濟於事。經過全體幹部會議討論以後，黎國雄做了決定。

「各位女士先生，」黎博士說：「有一件秘密，我現在才向各位報告：當初我們被派往太空各地去尋找新世界，我們所付出去的代價是相當大的，因爲我們可能永遠回不了太陽系老家，因此，我們攜帶了一項特別裝置，它可以使人永生，它不是器官移植，而是靈魂的複製移植。」當他講到最後一句話時，特別加重語氣，提高聲調，他停頓了一下，環視衆多的詫異眼光，繼續說：「這項超級機密，只有電腦、指揮官羅倫凱和我知道，預備在將來有人老化到極點，快要死的時候，才加以運用，辦法是這樣的：必須先從伊麗莎白身上取出體細胞，複製另一具一模一樣的人體，但是比較年輕多了，等於是個全新的人，從嬰兒到成人，必須保持新人的腦部空白，直到適當時候，將老人喚醒，利用一種非常精細的儀器，連接兩人腦部，

把老人的思想、記憶，全部灌錄到新人腦部去，運用這種方法，人的肉體可以不斷更新去舊，靈魂永生……」

「我的上帝！」詹森呼喊了起來：「太可怕了！」

「好哇！」伊麗莎白大笑。

「那具老人怎麼辦呢？」

「讓她自然死亡，再廢棄掉。人類永生不死的夢想就可以完全實現。」

「還沒有！」詹森忍不住又開口了：「死去的人不能從死裏復活。根據你的這項說法，並不能完全使人免於死亡，要是一個人在死去之前，來不及準備自己第二付身體，那就辦不到了，你所說的永生不死，還是有條件的。」

「可以辦到。」黎博士斬釘截鐵的說：「我們有一種儀器，能夠在人未死以前預先收存人腦的思想記憶，我們可以複製了人以後，再將機器所保存的資料，輸送到新人的腦袋去。」

「不可思議！」張曉燕說。她還在爲自己被咬一口而不甘心。

「於是，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。」

電腦自動記錄儀器寫下了這句話，造人的工作隨之開始。黎國雄從伊麗莎白身

上取出一片小組織，在電子顯微鏡下做極爲精細的顯微手術，使細胞實行分裂生殖，每一個細胞都可以造成一個人，但要做這種手術非常困難，必須浪費許多細胞，手術完成後，細胞便開始分裂，將來會培育長成另一個伊麗莎白的副本。細胞開始在分裂長大，以後的工作，全部交給自動控制儀器和機器人去照顧。

黎博士再進行複製外星人的手術。

剩下的只有等待。太空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冬眠箱將生命暫時停止。當黎博士、指揮官羅倫凱和詹森再度被機器人叫醒的時候，已經有兩具新造的生命體在等他們了。伊麗莎白的腦思想記憶的轉移，進行得很順利，那具新人，原來是木偶一樣的靜靜躺在玻璃子宮裏面，現在有了靈性了。當她站起來的時候，發覺自己身上一絲不掛，她開始感覺到羞恥。

「那個死鬼李察波頓……」她突然冒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。

黎博士要她再躺回子宮裏去，重新把儀器裝上，調查她的思想記憶。根據黎博士的解釋，人的潛在意識有時候會保留遠古祖先的一部分，這就是爲什麼有人從來沒有到過某地，會突然對某地有熟悉之感。

伊麗莎白再度起身，詹森送了一件袍子給她穿上，她看起來才二十幾歲，又年

輕又漂亮，她忸怩作態，搔首弄姿，微笑著向羅倫凱拋媚眼。

「這就是永生的奇蹟嗎？」詹森嘆息著。

「這是死裏復活。」黎博士說。

年輕的伊麗莎白朝老伊麗莎白瞟了一眼，對她說：

「你看我，我多麼漂亮，我討厭你！你眞醜，你像魔鬼一樣醜惡！一樣可怕！」

老伊麗莎白的氣息很微弱，形同待死的人，聽到有人這樣批評她，竟然緩緩地移動身體，站起來。

「我們同是一個人！」她說：「我們的靈魂原來是一個，分裂爲兩個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！完全沒有分別，只有肉體不一樣而已。你不用嘲笑我，我也不用羨慕你。」

「不，不！」年輕的伊麗莎白狂呼暴跳起來：「伊麗莎白只有一個！」

詹森和羅倫凱交換了一個眼色，這個結果是他們當初所意料不到的，他們剛在討論如何使已經製成的外星人有靈性有思想。

「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」詹森說：「剛才我好像感應到外星人已經有自由意志了，我好像幻見外星人自己站起來，開走了他們自己的太空船。」

「根本不可能的，」羅倫凱說：「他現在還沒有靈性！就算有，也是人類的，不會是外星人的。」

猛不防聽見一聲淒厲慘叫，老伊麗莎白身體冒著煙倒下去了，新伊麗莎白手裏拿著死光鎗，她殺死了自己的前身。

黎博士奪下了伊麗莎白手裏的死光鎗，他咆哮著：

「你幹嘛殺人？」

「那是我自己，我有權利殺死她！」

「上帝懲罰你！」詹森大叫。「是她生你的，沒有她那有你？」

「她遲早總要死的，我不高興她活著。」

伊麗莎白突然雙手按著額頭，大叫頭痛，經過羅倫凱與黎博士一陣安撫之後，才略爲定了神。詹森在爲死去的老伊麗莎白禱告。

「沒有，靈魂並沒有轉移！」詹森忽有所悟的說：「只是靈魂的複製而已，這能算永生嗎？」

一陣混亂與忙碌過後，他們把伊麗莎白放回她的冬眠箱。現在他們明白，複製新人而使他的腦際一片空白，正如製作空白錄音帶，老人是原版錄音帶，將老的錄

音帶轉錄到新帶裏，自然老的錄音仍在，除非用方法消除它，否則不會消失。

新造的外星人靜靜地躺在玻璃子宮裏面，他們暫時不去理會他，到必要時再灌錄人類思想給他，不過目前已叫他暫時停止生長，將生命凍結起來。他們火化了老伊麗莎白的屍體以後，就各自回去冬眠。

銀河九號繼續向前行駛，機器人在做全船的控制與監視工作，並負責搜索行星系，期望在茫茫太空中找到一處人類的樂土。

不知經過多少世紀，也不知發生了什麼重大變故，機器人一號按動了全船人員緊急集合的按鈕，於是，所有的人都從冬眠中甦醒。像他們出發時離開太陽系的情景一般，全體人員聚集在會議室。

指揮官羅倫凱和黎博士，發現外星人的太空船失蹤了，複製的外星人也不見了，倒是年輕的伊麗莎白還好端端的，就像過去沒發生什麼事一樣。

「集合幹什麼？」

「要登陸了嗎？找到地方可以安居了？」

「發生什麼變故？」

許多人議論紛紛，高級幹部也在查電腦，追問機器人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為

什麼機器人會失常，按動緊急集合電鈕？過去的時日，太空船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電腦的記錄竟是一片空白！從接運外星人太空船進來以後發生的事，全部沒有記錄，或是記錄已被抹除了？

羅倫凱召集二十位高級幹部到指揮艙去，和大家商量。

「過去發生的事情是集體幻覺嗎？我們二十個人都發現外星人太空船和裏面的屍體，不可能是做夢，現在什麼也沒有了，我們造的人也不見了！」羅倫凱激動地說。

人人嘈雜地講話，莫知所以然。詹森的超感應力派上了用場，他自言自語：

「我……我手裏怎麼會有一卷錄音帶？」

他走到錄音機旁邊，放入錄音帶，開動它，播放出來的竟是他自己的聲音：

「各位太陽系來的文明生物訪客，現在就藉著你們自己的口講幾句話。經過我們太空浮標系統的探測考察之後，我們覺得人類還相當幼稚野蠻，盲目的追求永生，只有手段而沒有目的，不知改造人性，未免太可悲了。

「不錯，人體的複製和腦思想的轉移複錄，正是通往永生之路的石階，但人類的本性竟隱藏了不可救藥的殘暴傾向，嫉恨、仇恨、貪婪、愛慕虛榮、只重外表、

不務實際、肉慾、自私……從伊麗莎白的個案可以看得淸淸楚楚。

「我們是銀河烏托邦的守衞者，在銀河各處太空設有浮標，專門偵測監視前來尋找烏托邦的知性生物，也負責檢查知性生物的心靈，看看是否眞正愛好和平的訪客。如果確實是，我們會用浮標太空船引導他們前來，幫助他們過美好的生活，否則，我們只有棄之不顧，請原諒我們用假死來欺騙你們，使我們可以進來考察。

「經過詳細的調查檢驗，我們認爲，人類的科學技術已足够進行星際探測，雖然和我們相比，還極端幼稚，成就仍然驚人而可觀，但是心靈方面卻需要長期的進化改造，不是可以在短時間內改變完成的。

「我們的心靈非常高貴，高貴得可以脫離肉體而單獨存在，這是由於長期的心靈生活，自我創造的成績，所以當我們的心靈不附在肉體上，那付肉體就成了假死狀態，不需冬眠，也可停止生命。

「伊麗莎白只是我們的抽樣試探考驗，請原諒我們作弄她。人類必須還要經過一段漫長時間的自我改造，才能了悟生死與幸福和平的眞義。請原諒我們不告而別！

「再會吧！太陽系來的美麗動物，兩隻腳的美麗動物，在未來是很有前途的，

不要洩氣，再加努力吧！」

錄音帶播完之後，自動焚化了。

在場的幹部，如同大夢初醒。過去一些時間所發生的事，太玄秘而近於幻想，所有事實證據都消滅了。彷佛只是一場噩夢，彷佛什麼也沒有發生過。

「各位女士先生，」羅倫凱對全體船員廣播：「因爲電腦故障，發生了一場誤會，勞動大家起來，眞抱歉。請你們還是回到原來的房間去吧！我們還在尋找新世界，我們一定會找到的，只要我們有信心，有愛心，只要我們肯努力……只要努力……」羅倫凱說到最後有點悽傷而難以爲繼的哽咽起來。

一切恢復平靜後，羅倫凱回到指揮艙，詹森還坐在那兒沉思，若有所失，表情凝重。太空船外面依舊是無垠的星空，時間和空間都是沒有窮盡的，無始無終，生命在宇宙中，只是在物質與能量場表演戲劇而已。

這時伊麗莎白走進來，渾身依舊散發陣陣香水味，她滿臉迷惘困惑。她顫聲說：

「我好像做了一個非常可怕的夢，我殺死了一個老太婆……那個老太婆……那個老太婆長得好醜惡……我用死光鎗殺死了她……因爲她說我們彼此是一個人，不

分你我……我只記得這些。」

詹森用話安慰她，拍著她的肩膀，陪她一起回去冬眠。

「不要怕！噩夢就會過去的，只要心中有愛，什麼都不怕。」

羅倫凱在冬眠之前，習慣地坐在腦電儀旁邊，接上各種電極，肉體與精神的疲勞，使他難以承擔，他要幻遊多少世紀以前的世界，於是，他看到了太陽系那邊的地球，那是人類的家鄉呵！晶亮可愛的一顆星球，充滿了綠色與藍色的生機……中國大陸的錦繡河山……金黃色的海灘，雪白的浪花與湛藍的天空……那個大眼、烏亮捲髮、微笑迷人露著編貝玉齒的女孩……那個叫小珍的女教師，展露出可愛的笑靨在招引他……而那是多少世紀以前的事了。

銀河九號太空船仍以高速航向無極的太空深處。

原載民國六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一日中央日報副刊

評註

張系國

倪匡的「標本」諷刺人類肉體的醜陋，曉風的「潘渡娜」肯定人類靈魂的珍貴，黃海的「銀河迷航記」則探討了人造人的基本問題所在。「盲目的追求永生，只有手段而沒有目

的，不知改變人性，未免太可悲了」。但改造人性豈是易事？因此「銀河迷航記」裏的外星人，在戲弄過太空船的衆人之後，最後仍決定不告而別，讓人類繼續摸索改造人性的途徑。

黃海，本名黃炳煌，民國卅二年生於台中市，師大歷史系畢業。曾任兒童月刊主編、中央日報編輯，現任聯合報編輯。他自稱是台灣的江西人，因爲他的父親是江西人，抗戰前卽來台，光復後入籍臺灣省，而母親是臺灣人。

黃海於民國五十年代初期開始發表甚多短篇文藝小說及散文、評論，民國五十年代末期轉入科幻小說創作爲主。著有短篇小說集「奔濤」、「大火・在高山上」、「通往天外的梯」、「悲觀歲月」；散文集「迷霧征塵」；評論集「人在宇宙中」；科幻小說有「一〇一〇一年」（「天外異鄉人」）、「新世紀之旅」、「銀河迷航記」、「偷腦計劃」等多部。

銅像城

張系國

銅像矗立在城中心，高逾百丈，佔地十畝。城的四週是廣濶的草原。從城外五十哩，就看得到銅像龐大的身軀，在呼回世界的紫太陽照耀下閃閃發光。據那時候的旅客說，從太空船觀看呼回世界，這星球上最醒目的標誌，就是索倫城的銅像。遠京城的黃金寶殿，都不及銅像來得壯觀。這麼碩大的銅像，不要說呼回世界，在整個宇宙裏，恐怕也是獨一無二的。

有關銅像的來歷，傳說各異。據呼回史書記載，最初的銅像是爲紀念索倫城第一批移民而樹立的。但一般認爲第一尊銅像是索倫城首任城主的遺像。又有一個說法，銅像是第三次星際戰爭時虜獲的戰利品。不論如何，在第三次星際戰爭時，索倫城裏已有銅像存在，是後世史家都同意的事實。最初的銅像約有十丈高，在當時

算是龐然巨物，但比起後來的銅像，乃是小巫見大巫了。

第三次星際戰爭結束後廿年，在戰亂裏失踪的呼回王，突然回到索倫城。早已繼承王位的弟弟，自然不肯讓位，雙方終於兵戎相見。舊帝依賴老臣暗助，攻陷京城，新帝敗走草原。舊帝復辟後，將城中新帝餘黨全體處死，除了把千餘首級掛在城門示衆外，又將原有銅像熔化，與孽黨的盔甲共同熔鑄成舊帝銅像。舊帝不久崩殂，嗣君年幼，新帝黨得豹人之助，再度攻陷索倫城。新帝復位後，一樣殘殺舊帝黨，將原有銅像熔化，再鑄成新帝銅像。舊帝嗣君倖免於難，逃往草原，十二年後又率衆大舉攻城……新帝黨與舊帝黨之爭，持續了千餘年之久。根據呼回史書記載，索倫城易幟共計三十一次。當時局勢的動盪不安，可以想見，史稱「千年戰爭」。

千年戰爭既是新帝黨與舊帝黨的內戰，對安留紀呼回文明的發展並沒有什麼積極貢獻。唯一的成就，也許就是銅鑄技術的進步——不論何黨攻城得手，第一樁大事，就是殺戮敵黨，將死者的盔甲與原有銅像共同熔鑄新像。戰爭一次比一次殺人更多，銅像也就愈鑄愈大。索倫城第十七次易手時，銅像已高達卅丈。這麼巨大的銅像，即使銅鑄技術再進步，熔鑄仍是曠日費時的辛苦工作。勝利的一黨爲了鑄

像，每每搞得民窮財盡，怨聲載道。往往銅像剛鑄好，敵黨已開始擊鼓攻城。鑄像的工作，於是又得重新開始。

但銅像是不能不鑄的。索倫城的銅像，已成爲索倫城統治者的夢魘。當時的一位呼回詩人寫得好：「整個世界的目光／都注視著京城裏日漸高大的金人」。索倫城第十九度易手時，勝利者曾頒佈命令，搗毀銅像，並且從此不許鑄像。這位勇敢的新帝黨王子，竟在一夜之間成爲全城人士鄙視唾棄的對象，第二天早晨就被部下在浴缸裏刺殺，索倫城也第廿度易手。有了這樣恐怖的殷鑑，後來的索倫城統治者，沒有人敢違抗傳統。不論鑄像的工作有多麼艱鉅，即使因此搞到府庫空虛，銅像也不能不鑄！

索倫城統治者對銅像的態度，因此不能不說是曖昧的。不鑄像會導致殺身之禍，鑄像卻必然亡國。這兩者之間的利害抉擇，足以令最英明的帝王焦慮到鬢髮皆白。索倫城人民對銅像的態度，也同樣十分曖昧。他們痛恨鑄像的工作。不少人的父兄，或者盔甲成爲銅像的一部份，或者因鑄像而慘死——失足落入沸騰的銅汁鍋裏、搗毀舊銅像時被破片砸死、搬運銅像時筋疲力盡倒斃路旁。銅像因此帶來悲苦的記憶。但銅像又是索倫城人民最感驕傲的標誌。索倫城之所以偉大，索倫城一切

的光榮事蹟之所以爲人傳誦，都因有這銅像存在。呼回詩人沒有一位不曾寫詩詛咒過銅像，也沒有一位不曾寫詩讚美過銅像。直到現在，呼回年輕人苦戀時寫情書，總是稱對方爲「索倫城的銅像」，就是由於這個典故。

索倫城的統治者和人民，對銅像有著如此複雜而濃烈的情感。到索倫城第廿九次易手時，銅像已成了高達五十丈的龐然巨物。任何想要熔鑄銅像的人，只要望它一眼，都會心膽俱裂。攻陷索倫城的舊帝黨將軍，進城時還十足的趾高氣昂。部下領他到銅像前，他的確僅僅望了銅像一眼，就一頭栽下馬來。這可憐人昏迷了三天。第三天的夜裏，有人看到他赤足背著手，在宮殿前的廣場上踱來踱去，喃喃自語。早上衞兵發現他吊死在宮裏。有人說他是自殺的；有人說他精神失常；也有人說是銅像的神靈附體，逼他投繯自盡。

不論眞相如何，將軍吊死後，有卅七年之久，新帝黨和舊帝黨的軍隊都不敢進入索倫城，索倫城成爲權力眞空地帶。雙方的領袖都明白，誰膽敢進入索倫城，誰就必須重鑄銅像。雙方的領袖都缺乏這個勇氣，只好聽任索倫城自由發展。這也該算是天意吧，因爲呼回文明的民主傳統，就是在這卅七年間建立起來的。新帝黨和舊帝黨既然都迴避索倫城，城中無主，混亂了幾年。後來有位老學究力勸市民仿照

地球古法，組織共和政府，史稱「第一共和」，索倫城也第三十度易幟。

共和政府成立後，索倫城逐漸恢復繁榮，人民安居樂業，工商百業迅速發展。共和政府的元老頗爲自傲，有人就想到，該是重鑄銅像的時候了。主張鑄像的人指出，現在的銅像是新帝黨最後一任國王的遺像，無論如何不適合國民瞻仰崇拜。共和政府的成就，已經遠超過歷朝諸王，自然應該另鑄新像。至於究竟該鑄誰的像，則言人人殊，莫衷一是。有人認爲該鑄許多小像，紀念索倫城第一批移民；也有人認爲該紀念索倫城首任城主。至於共和政府的元老，自然私下都希望爲自己鑄像，只是不便公開鼓吹罷了。

反對鑄像的人倒也不少。他們指出，歷朝君王皆因鑄像而亡國喪身，共和政府既是民主政府，就不該好大喜功。新帝黨和舊帝黨的騎兵隊，仍然在草原出沒，隨時可能進攻索倫城。如果共和政府將人力物力都浪費在鑄像上面，無疑是自取滅亡的愚蠢行爲。況且銅像已高達五十丈，重逾百噸。上次重鑄銅像，費時共計十年。共和政府能不顧城內百姓反對，一意孤行嗎？

贊成鑄像和反對鑄像的兩派，勢力都很大，久久爭執不下。最後提出解決辦法的，還是當年首倡共和的老學究。這位老先生當時已九十多歲了，仍然耳聰目明，

頭腦比年輕人還要敏銳清楚。他想出的解決辦法，的確是呼回歷史上一大創舉，對後世影響極大。他認爲銅像不必重鑄，只需要在原有的銅像之外，添加一層外殼。這樣不僅新銅像必然比舊銅像更爲高大，而且舊銅像不必搗毀，節省許多人力物力。最要緊的，由於舊銅像仍然在新銅像之內，並未搗毀，未來的統治者，也絕不敢輕言搗毀銅像，至多設法另外添加一層外殼罷了。

老學究的意見，迅速爲共和政府的元老院一致通過採納。城內的商人和庶民，也都以手加額，如釋重負。這是何等聰明而兩全其美的辦法啊！人們對老學究非常感激，又念及他首倡共和的功勳，共和政府新修的像，竟非他莫屬了。誰知道這麼一來，卻送了老學究的命，也斷送了第一共和。

索倫城共和政府新建銅像的消息，迅速傳遍草原，激惱了新帝黨和舊帝黨的領袖。他們既然瞭解重修銅像並非難事，野心復熾，盡釋前嫌，組織聯軍，圍攻索倫城。共和政府英勇奮戰了三年，終於抵擋不住聯軍的攻勢。城破之日，共和政府的元老無一人逃走，集體端坐元老院內，自焚殉國。守城的共和政府軍隊，也戰至最後一兵一卒，無一人投降。第一共和悲壯的結局，迄今仍爲呼回詩人所歌誦，也激勵了後來呼回族的千萬民主鬪士。聯軍入城，大屠三日，又斬決九十多歲的老學究

及全家卅五口，將他們的頭顱掛在城門上，永遠不許取下。一直到一百廿四年後，民黨革命成功，建立第二共和，才取下老人全家的頭顱，並爲老人重修銅像。

聯軍勝利後，共同擁戴新帝黨王子和舊帝黨公主爲王及后，新舊帝黨的千年戰爭，至此告一段落。共和政府所修的銅像，也迅速加添了另一層銅殼。千年戰爭後，呼回歷史邁入新紀元。從此不再有新舊帝黨之爭，而是帝黨與民黨之爭。其後的兩千年間，共有廿七次共和革命，及廿七次復辟反動。帝黨的標誌是花豹，民黨的標誌是青蛇，因此史稱「蛇豹之爭」。民黨和帝黨最後彼此妥協，呼回歷史遂步入君主立憲時期，安留紀的呼回文明也進入巔峯的黃金時代。

蛇豹之爭的二千年間，索倫城的銅像又加添了五十四層外殼，終於成爲近百丈高的雄偉巨像。君憲初期，出了幾位雄才大略的將軍和內閣總理，還重修過幾次銅像。但由於銅像體積過於龐大，連添加一層新外殼，工程都過份浩繁。最後一次添加外殼，竟耗資億萬，內閣因此垮臺。從此再沒有一位內閣總理嘗試過重修銅像。

銅像本身，卻逐漸自然起了變化。歷代加添的外殼，原本是不同朝代歷史人物的肖像。也許是因爲年代久遠的關係，也許是受到地心引力的影響，這一層層的外殼自然而然壓縮黏接在一起。銅像逐漸改變外貌。它的面貌不再是某位歷史人物的面

貌而成了無數人物的綜合像貌。索倫城的市民和外來旅客瞻仰銅像時，都不由自主感受到一種奇特的壓力，彷彿看到的不是數百噸的金屬，而是一個有生命的東西。有人說面對銅像時，似乎整個呼回歷史的眼睛都回望著他。也有人說銅像的面貌，絕不是凡人的面貌。有關銅像的種種神話，流傳漸廣。有人發誓說夜晚經過銅像，聽到銅像發出重濁的呼吸聲。住在銅像附近幾條巷子裏的居民，都曾聽到銅像裏傳出哭喊聲和嘆息聲。這些流言，雖經索倫市政府一再闢謠澄清，仍然不脛而走。由於銅像埋葬了歷代無數寃魂，市政府方面認爲會有這些神話出現，原本不足爲奇。一直到以銅像爲唯一眞神的銅像敎出現了，人們開始膜拜銅像時，索倫市政府才慌了手腳，採取嚴厲措施，禁止銅像敎的傳敎活動和膜拜儀式。

這時候的呼回文明，正進入如日中天的全盛時期。藝術、文化、商業、工業、科技及軍事各方面的發展，都凌駕銀河系附近其他星區之上。呼回星區自然而然成爲附近十八個星區的盟主。以安留紀呼回人的文明進步，居然在首都索倫城出現原始的銅像敎，頗費後世史家一番解釋。然而銅像的魔力一天天增長。市政府雖久未修整銅像，銅像卻似乎繼續生長。有人懷疑是銅像敎敎徒暗中進行修理工作。這種說法難以採信。第一、銅像敎敎徒雖膜拜銅像，卻絕不敢和銅像接觸，這在他們的

敎義裏，是瀆聖的行爲。第二、即使有敎徒想犯禁修整銅像，他也很難不爲守衞銅像的衞兵查覺。有一種說法，比較有科學根據。此一理論認爲索倫城地層不斷下陷的結果，使銅像底部出現岩層裂縫，地底的赤熱岩漿注入銅像內部，像吹氣球般逐漸吹脹銅像。這一理論，也合理解釋了銅像爲什麼有時彷彿在流「汗」，有時又似乎在流「淚」。不論如何，不斷在生長的銅像，的確引起市民普遍的驚恐。夜闌人靜時，銅像發出的喘息聲，即使是不相信銅像敎的人，也能淸楚聽到。銅像面部的表情，逐漸變得猙獰可怖。某國新來的大使，第一次看到銅像時，驚駭中竟脫口而出說：這是魔鬼的臉孔啊！

其後的百餘年間，銅像繼續生長，高度達到一百二十丈，身軀也繼續膨脹，侵佔了銅像前的廣場，和四五條街內的住宅區。隨著銅像的生長，信奉銅像敎的人也越來越多。儘管有關方面全力壓制，也不能禁止銅像敎擴充其勢力。孩童成羣結隊，別著銅像徽章，在城中遊行。婦女頸項掛著鑲有銅像金身的項鍊，到銅像前祈禱求其賜福。哲學家撰寫冗長的論文，討論銅像是否即宇宙唯一眞神。因著對敎義解釋的不同，各銅像敎流派之間不時爆發流血衝突。死難的敎徒，便都堆在銅像前。銅像對這些變化似乎都無動於衷，只是一心一意繼續生長。初期飽受當局壓迫的銅

像敎，在內閣總理和內閣閣員都公開宣稱入敎後，竟成爲國敎。呼回星區既然是附近十八星區的盟主，隨即照會加盟各星區，要求它們皈依銅像敎。有十三個星區在呼回星區的武力威脅下就範。其餘的五個星區，斷然宣佈退盟。呼回星區裏狂熱的銅像敎徒，旋卽組織遠征軍討伐退盟的星區。局部的武裝衝突，導致鄰近超級星區干預。一連串的不幸事件，如連鎖反應般，終於引發了第四次星際戰爭。

第四次星際戰爭歷時兩百五十年，對銀河系各文明的摧殘及影響極大。戰爭的經過，在「第四次星際戰爭全史」裏有詳細記載，在此不多贅述。停戰協定簽訂後不久，禍首的呼回星區，受到應得的懲罰。來自G超級星區的艦隊，包圍了呼回世界的小小星球。一艘太空龍級無畏艦，不久就出現在索倫城上空。它費了廿分鐘的時間，就將整座銅像完全氣化。索倫城城中心，僅剩下一片燒得焦黑的空地。

有關銅像的神話，並不因銅像被氣化而消滅。據說在銅像被氣化前一日，銅像突然流淚不止，臉部呈現少有的慈祥表情。一位目擊的銅像敎徒日後回憶說，在那一刻他才意識到，銅像實在是索倫城的靈魂。又有人說，氣化的銅像並未消失在大氣層裏，在呼河流域上游山區裏，又出現新的銅像。更有人相信，銅像必將再度凝聚成形，回到索倫城，領導呼回勇士，發動第五次星際戰爭，重振銅像敎聲威。這

些傳說，到今天還在呼回世界裏流傳。

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確定：銅像和索倫城的命運關係至爲密切。銅像消失後，安留紀的呼回文明迅卽走向崩潰的道路。銅像消失後廿五年，索倫城爲蛇人攻陷，從此成爲一片廢墟。而呼河流域的蛇人族，不久也都神秘絕種。這些離奇的歷史，究竟和銅像有何關連，還有待未來的史家繼續考證。（摘自「索倫古城觀光指南」）

原載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十八日聯合報副刊

評註

王建元

此篇氣勢宏博，讀後使人驚心動魄，久久不能平復。其最成功處當爲「歷史性的廣闊面」的建立。

說到歷史，將未來呈現在歷史的透視中，本來就是科幻小說的最獨特之處，非其他小說體類所能做到。本篇可以說是將這特色發揮到恰到好處。它以「摘自索倫古城觀光指南」爲形式，將「史實」、「傳說」、「典故」、「神話」揉合爲一整體，結果是戲劇性地引導讀者直探「歷史的離奇」本身。整個故事的核心所在，正是要讀者充當「未來的史家」，「繼續考證這些離奇的歷史」。

我們當然可以問：故事中的銅像代表或象徵什麼？我們也可以從「銅像城」這三個字入手，猜想它是否在諷刺一些銅像充塞的城市。但「這些離奇的歷史，究竟和銅像有何關連」，卻是讀者們最關心之處。其實銅像就是「歷史」本身；索倫城中每一個人對銅像的傳誦和詛咒，也就是對歷史的傳誦和詛咒。銅像之「不能不鑄」，正因爲「沒有人敢違抗傳統」。傳統的建立和伸延，可以出自戰爭的暴力手段，也可以由人類在其「身上添加一層外殼」（此處眞是神來之筆）。在戰亂動盪中人們以改造歷史爲己任，在繁榮盛世時卻又不得不修飾傳統，以增威信。但不論如何，歷史傳統可以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光榮事蹟，也可以使看它一眼的人「都會心膽俱裂」。

這個傳統的正負面的相互交錯，也就是所謂「歷史的離奇性」了。再之，傳統或歷史的另一特徵，便是它一旦發源，就會「一心一意繼續生長」，甚至故事中「氣化」的最終手段，也只能消滅它的形體，卻不能阻止它「再度凝聚成形」的靈魂。索倫市的人與銅像（歷史）的關係不止密切，更是二爲一體，互爲表裏。人人的生命精神中有銅像，而銅像卻「成了無數人物的綜合像貌」；它不只是「一個有生命的東西」，更使人「面對銅像時」，感受到「似乎整個呼回歷史的眼睛都回望著他」。這個與西方傳統形而上理想截然相異的歷史觀，也許就是作者所致力表達的主題吧！

張系國，江西省南昌縣人，民國三十三年（一九四四）生於重慶，在臺灣長大，新竹中學和臺灣大學電機系畢業；留美專攻電腦科學，獲柏克萊加州大學博士學位；曾任教於康乃爾大學及伊利諾大學，現任伊利諾理工學院電機系主任。張系國除專業論文外，出版有科幻小說「星雲組曲」、「夜曲」、「五玉碟」及長篇小說「黃河之水」、短篇小說「不朽者」、隨筆「天城之旅」等十餘種。

南極光

後人

1

李華忍着淚，依依不勝地道別了父母和親友，踏上了飛機。坐定以後，他情不自禁地從窗口不停地揮手，希望那些送別的人們，依然可以看見他。飛機起飛了，他長長地吁了口氣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我終於被外聘了。」

當空中小姐來分發耳機的時候，他說：「我想聽舒伯特的『未完成交響曲』，你們有沒有？」「啊，我不知道，讓我到磁帶裏去找找看。」空中小姐微微發窘地回答。他閉上了眼睛，自己問自己，爲什麼近來那麼喜歡這首「未完成」呢？

2

李華是剛從臺大物理系畢業的學生，讀的是極光物理學，那是一門冷僻的學問。當初他參加大專聯考，以最熱門的物理系爲第一志願，原來就是受了他父母的堅持和親友的慫恿。考進臺大以後，所以選極光物理學，一方面是指導敎授馮從蘭博士，在這方面譽滿全球，令他心儀，另一方面，只有他心裏清楚，也是想鬧中取靜，反正他父母和親友都不懂，無從反對。

他怎麼也想不到，這次國家受南極委託，代爲選聘技術人員，在僅有的四個名額中，竟然要一個學極光物理的年輕人。他通過了層層的嚴格考試，最後得以成行。

同學們酸溜溜地恭賀他，親友們奉承地祝福他，再加上報社訪問後的渲染，父母難以自抑的傳揚，都使他興奮之餘，有一種如在夢中的恍惚。只有馮敎授嚴肅地對他說：「我不是一直告訴過你嗎，極光不祇是在地球極區黑夜空間發光的美麗現象而已，而是高度離態氣體的複雜電流變化。這種高度離態氣體，除了極光以外，只有在原子彈爆炸和太空船衝返地球時才會造成，因此，研究極光，其實是有國防

和太空通訊的重大目的。你是我少數幾個學生之一，能够被選派去，既不是做夢，更不是運氣好，希望你不要妄自菲薄，好自爲之。」

李華不是個妄自菲薄的人，他對前途，充滿了信心和期待。但是一切確實都來得太突然了，他始終有一層難言的恐懼、憂鬱和悵惘。也許是離別前的自然心境吧，他自己這樣想。每天想到這裏，那首舒伯特的「未完成」又在他腦海裏奏起。

3

廿多小時的長途飛行裏，李華也常放下耳機，和其他三位同時前往南極的中國同事聊天。大家談得最起勁的，便是選拔考試時專科部份的古怪題目。原來選拔考試有基本部份和專科部份，前者是筆試，考國文、英文、三民主義和國際關係，由敎育部出題。後者則是依各應考人的專科分別考，由南極組織的專家經過衞星通訊與應考人在電視中面對面口試。海洋大學畢業，在中國漁業公司做了二年事的劉青雲說，口試前他讀了一大堆有關南極大冰層底下豐富的海藻和魚蝦之書籍，那知南極專家對這方面提也不提，卻問他釣不釣魚，眞餌和假餌的效用，接線的技巧。劉青雲說，幸虧他自小就喜歡海洋和抓魚，否則會一句都答不上來。

黃文英小姐，在中央大學讀的是計算機儲存中文資料，他說投考只是想玩玩，想不到南極組織也會要她這一行的。她被問的問題最古怪，專家要她估計臺北市有多少理髮師，她一時不知所答，那專家很有耐心，提醒她從人口和每人找理髮師的次數來估計。她說：「現在想想，那題目和容積實在差不多，只是他那樣問法，未免有點整人。」

另一位是牙醫師葉可興，他的名額是南極組織指定要的，所以他沒有被問那些怪問題。大家接着要李華解釋極光，他指出極光是因爲太陽風中的高速電子，經由地球外層的無磁點，衝入大氣層中，藉着衝擊氧化了大氣裏的分子，最後造成極光電流。衆人都盯着他看，不曉得他在說些什麼。李華把話題轉到考試上去，他說給他口試的專家，似乎是個照相迷，問他夜間拍攝極光照片的各種曝光和快門組合，令他難以作答。他更坦白地說，自己專科口試並不理想，要不是基本部份筆試考得很好，國文和三民主義都有九十分，拉高了平均成績，不然他是不會被錄取的。

4

當他們飛機在南極達爾文機場著陸的時候，時間是夜間十時，因爲是夏天，大

地仍是一幅黃昏景象。一望無涯的冰雪，令大家覺得驚奇。機場建築只是幾棟平廣的黑色房子，間有一些冰上坦克式卡車，在黑尼龍的跑道上緩緩地移動。

衆人隨着和氣的接待小姐，坐電梯直降地下三百餘公尺。出電梯後，他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不是一個地下室，不是一個大廳，不是一個室內球場；而是一個有天有雲，有街有店，有車有人的城市，一切光亮鮮艷，令人舒暢興奮，卻又忍不住要懷疑，以爲置身在幻境裏。

接待小姐笑咪咪地向大家說明，南極地下已被挖成許多一百乘一百乘五十立方公尺的連續空間。頂上是廣圓形銀幕，由幕後電影映成有天有雲的長空，間或還讓飛鳥掠過，四周遠處商店和樓房，便是空間極限的牆壁，商店和樓房的後門，便是通往另一個連接空間的道路。整個南極地下世界，都由藝術家設計，經過電腦程式系統，控制光量、景色、溫度、氣壓，甚至雨量的變化。接待小姐說：「別以爲我們住在冰天雪地底下的地獄裏面，這裏有日有夜、有春花、秋月。這裏什麼都有、什麼都好，要不是大家在此都有任期，沒有人想自動離開的。」

當李華辦完報到手續，被引進他私人的公寓的時候，他立刻被公寓內的精巧豪華佈置吸引了，引導人員慢條斯理地向他解釋各種設備。和善的語氣裏一再暗示他

安靜下來，好好聽說明。當引導把微波電爐、快速冷凍冰箱、電子保溫床、窗外銀幕換影系統，以及電視對講機交代以後，接着解釋立體調頻音樂系統。突然之間，李華全神貫注地聆聽了，最後，還意猶未盡地追問：「四個喇叭的音量分佈對房間平衡嗎？高低濾波的範圍是多少？」引導遲疑了一下，終於坦白地回答：「我只知道說明撥動開關、如何接收廣播、磁帶放音、或是灌音等等。其餘的，你最好問專家。」爲了掩飾他的窘態，引導一面伸手拉門，準備離去，一面說：「你是研究極光物理的，一定想到地面去親眼觀察南極光，你所需要的通行證、特別保暖衣、地面冰車，我們都已準備好了，只待你明天專門測驗完畢，正式報到後，我們就會給你。」

李華漫應了一聲，看看手錶，已過午夜，他已有卅餘小時沒有睡眠。這是他來南極的第一天，一切都是新鮮稀奇，他雖然疲乏，卻又如何睡得着。他躺在床上，一邊聽音樂，一邊想東想西，最後，還是那首沉重深鬱的「未完成」，使他睡去。

5

次日清晨，當李華進入簡報室時候，發現裏面已有許多人在座了。他找到自己

的名牌位子坐下，他的左鄰，是個來自新幾內亞的小伙子，有一點粗相。右邊則是一個芬蘭小姐，香水味道很濃。李華忍不住打了幾個噴嚏，連連說對不起。粗小子說他是個木匠，芬蘭小姐則自我介紹爲美容師。李華開始納罕了：「南極連木匠和美容師都要向各國徵聘？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簡報開始了，由南極組織的秘書長卡森先生親自主持。他是一位五十餘歲，蓄着小鬍子的澳洲人。他首先誠懇地歡迎衆人到南極來，接着說明南極組織的情形。大意是說，國際間血淋淋的侵略戰爭，終於使大家覺悟，人類如不能和平，只有趨向滅亡。南極遂定爲國際所共有，由南極組織管理。又爲了要避免各國向南極作殖民競爭，國際更同意南極沒有永久居民，到此地來的任何人，都先經各國定額推薦，南極組織同意後聘請，聘期最多五年，期滿必須返國。

卡森先生更進一步說，南極由於地理位置特殊，所以有許多專業研究可做，例如寒帶漁業、地球物理、地下建築工程等。研究的成績，由南極組織定期向國際發表，大家分享結果，共同獲得人類利用環境的新福利。另一方面，南極社會的本身，是一個實驗社會，實驗人與人間，國與國間共同和平生存進步的各種制度。如果新制度實驗成功了，便會推廣到全世界去，使全球人類從此沒有國族歧視、職業

貴賤觀念、貧富不均現象，進而造成一個理想社會。

李華心裏想：「聽他這麼說，南極是在實驗大同社會了。我們各人被聘請來做專業研究也好，單純服務也好，都變成這實驗社會的小樣品。唔，這倒稀奇，他們怎樣處理每一個樣品呢？」

只聽卡森博士繼續說下去：「達成理想社會最重要的關鍵，便是人人都有一份他『恰好勝任』的工作，能力超過工作使人覺得懷才不遇，而能力不能勝任工作，則使人覺得徒勞無功，兩者都是病態社會的開端，唯有給人一份他『恰好勝任』的工作，他才不會比上比下，愉快而滿足地活下去。」

「說到這裏，你們一定想問，如何能給人一個『恰好勝任』的工作呢？也許你們會更進一步想問，南極組織裏如何能給你們每一個新來的人一份『恰好勝任』的工作呢？這個，就是我要向各位作簡報的最後一部份。」卡森先生這幾句話，確實把衆人的心事都道出來了，他眼光一掃，看見大家都聚精會神地看着他，慢條斯理地又說下去。

「今天下午，大家要接受一個測驗，我們用最精密的電子儀器，測量諸位的腦波譜形和智力傾向，用最新的心理分析來確定諸位對不同職業的興趣和性情穩定程

度，此外，我們還要簡單地考一考諸位的學識和經驗，這些都是可靠而重要的資料，足以使我們的電腦準確地定出諸位恰好勝任的工作。」

許多人一聽要量腦波、心理分析、還要考試，惴惴不安的表情，在臉上自然出現。卡森預料到了，安慰地說：「這個徹底而嚴格的測驗，是無害、無痛、沒有壓力的，請大家不要緊張，一定要跟測驗者合作，測驗以後，諸位每一個人便都會分派到一份非你莫屬、恰好勝任的工作，在南極過着有意義、有進步、又有和平和快樂的日子。祝各位順利。」

6

南極組織的安排，一切都是迅速而有效率，當他們四個中國人受測驗完畢，一起在劉青雲的公寓進晚餐的時候，大家已經知道翌日要去報到的單位了。他們談論測驗，都覺得緊張難料之餘，還有滑稽刺激的一面。顯然，各人的測驗過程類似，內容卻不盡相同。

葉可與說：「他們居然把我當作太空船的猴子，全身黏滿電線橡皮觸頭，然後在銀幕上放映中古時代病人拔牙時那副慘相，試看我全身的反應。也不知他們那裏

找來這樣一個病人，牙床蛀得一半都掉了，看了噁心。要不是我七、八年來天天就是替人拔牙，眞會被嚇暈。」

黃文英插了幾次嘴，終於輪到她說話了：「我最不懂的是，爲什麼心理分析測驗的時候，又問我臺北市有多少理髮師？」劉青雲笑道：「也許你長相就像個理髮師，哈哈。」李華忖道：「人家是小姐，又是這兩天才認識的，怎麼開這玩笑了？」連忙岔開地問：「發問的人是不是和你在臺北口試時的專家同樣一個人？你怎麼回答呢？」黃文英白了劉青雲一眼，轉頭對李華說：「不是。我回答的方式當然是從人口開始估計了，也不記得這次估計和我上次口試時估計的結果一樣不一樣，希望他們別翻出磁帶記錄，對答案才好。」

李華跟着報告他的測驗經過，他認爲腦波檢查最可怕，他說那兩個接收天線在他腦前後轉來轉去，有半小時之久，雖然不痛不癢，卻令他如坐針氈。最後檢查醫生給他一個小機器人玩耍，讓他分心，結果他把機器人的手臂都扭斷了。

劉青雲好勝地接了下去：「你們的測驗都沒有我的來得絕，他們給了我卅幾個蘋果，說是來自世界各地，要我自訂標準分成四類。我分來分去，都多出來一個，要歸納到第五類去。我結果乾脆把多的一個吃掉，解決問題。」大家聽了哄堂大

笑。

葉可興接着嘲笑：「一切都是噱頭而已，他們整了半天，還不是派我去做牙醫。」黃文英則說：「他們要我到中文資料中心做磁泡儲存工作。信不信由你，我連磁泡見都沒見過，是什麼都不知道，那居然是我最恰好勝任的工作呢！」劉青雲拿起報到卡，揮了一揮道：「我被派去到海洋三八七計畫小組工作，也不知道那三八七小組是搞什麼的！」李華聽到這裏，皺皺眉頭，心想：「奇怪，他們都有報到卡，爲什麼我沒有？爲什麼我被通知到秘書室去呢？」

7

第二天早晨，李華首先到電信櫃臺把一堆音影郵簡發掉，接着便去秘書室報到。途中的花園道上，遇到兩個嬉痞坐在地上編織印第安人項練，他們抬頭友善地說：「早啊，喜不喜歡這些項練？你自己選一條吧，算是我們送給你的！」李華禮貌地辭謝了，卻忍不住問道：「你們不上班嗎？」「哈哈，有趣，有趣，你怎麼知道我們不上班呢？」嬉痞悠哉游哉地反問，「相不相信，舊世界有嬉痞，新世界也該有嬉痞，我們的工作，便是在這裏做嬉痞，哈哈。」說罷，倆人右手緩緩一伸，

做了一個「和平」的問候，目送李華過去。

李華在秘書室的會客廳坐下不久，卡森先生就進來，熱烈地與他握手，李華驚異地說：「卡森先生，眞想不到你自己來和我面談！」「我也覺得很榮幸，李先生，我這裏有點中國茶，要不要試試？」卡森先生一面倒茶，一面招呼李華坐下。他們寒暄了一陣，李華終於忍不住了，他說：

「我應該是到極光物理研究所去報到的，可是昨天測驗以後，我並沒有拿到報到卡，我猜想我的報到卡是在這裏，我希望你們叫我來這裏，別再給我重新測驗一次才好！」

「哦，當然不，你不必再受一趟罪，告訴我，李先生，我們的測驗你覺得怎樣？」

「那是很必要的，」李華恭維地說：「唯有經過這種科學化的測驗，才能決定一個人的『恰好勝任』工作，也唯有給人『恰好勝任』工作，社會才會安定繁榮，才能有大同世界。」

「唔，很好，現在讓我們來聽聽你的測驗結果！」

8

那是一卷長長的錄音帶，首先說明各種測驗的設計方法、目的，以及測驗結果的可靠性。接着分析李華的過去歷史。使他吃驚的是，他的小學和中學各科成績都被搬出來調查。接着，錄音帶談到李華腦波測驗的過程，作了批評：

「李先生對於物體的藝術性變化，例如圖畫所涵示的喜怒哀樂，音樂所傳達的興奮和憂鬱感情，都有強烈的腦波反應，反之，他對於物體的物理性變化，例如同形幾何體間微小的面積差異，數學算式的繁簡分別，似乎並不太有興趣。」

李華縐了縐眉頭，忖道：「說這些做什麼？」他並不反對這些批評，因爲他自己可以舉出更多的證據來證明它。例如，他曾從化學實驗室溜走，去趕一個音樂會，但是，他自己也有一套辯詞：「我愛藝術，是洗練我的情操素養，我從事科學工作，則是要創造我實際有利於國家社會的前途，兩者相輔相成，就像愛因斯坦嗜愛拉小提琴一樣。」

一切都只在他腦筋裏一閃。只聽那錄音機繼續批評下去：「沒有興趣的原因，可以說是李先生對物體的物理變化，注意力沒有集中，但是，也可以說是李先生先

天上對物理變化反應遲鈍。」

「停一停，」李華機警地要求卡森先生把錄音機關掉，他想起自己到現在還沒有報到卡，隱隱約約地，他猜測到怎麼回事了。他莊重地說：

「我是讀極光物理的，四年的大學裏，搞的都是物理和數學，而且成績都很好，我應考及格，到這裏來應聘，不論我自己，我的政府，甚至南極組織，事先都有個共同瞭解，便是我，李華，是來應聘做極光物理研究員的，我也有足够理由，相信我可以勝任愉快。卡森先生，我不知道這錄音帶的批評，是在幹什麼，你最好先告訴我。」

「唔，我知道，你先別緊張，等我們聽完錄音帶，可以慢慢地談。」卡森先生說着，又把錄音機開了。

以後的十分鐘錄音說明，是稱讚李華文史方面的造詣，李華自己聽得也十分得意，他甚至想補充說明：「連馮教授的中文論文，文字都要請我訂正哩！」接着，錄音機開始討論他的學識：「李先生在科學方面的基本知識是極健全的。但，這些都是教科書上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的知識，我們要他從基本知識推論到新知識上去，他的表現並不理想。例如，他知道天體「向外爆炸」擴散分裂成新星球天體的

道理，他卻不能把這個過程，反過來推論，分析一下天體經由所謂「向內爆炸」而聚成「黑洞」的步驟，他知道極光是由於太陽中的電子，自「無磁點」進入地球的現象，他卻描繪不出高空原子彈引發後，電子經「無磁點」逃逸到太空中去的變化。李先生的記憶能力很好，可惜觀察和分析能力都不好，這方面，與他的先天的性格，後天的教育，都有關係。」

李華開始氣餒了，他記得「黑洞」問題和「無磁點」問題，確實弄得他焦頭爛額，他忍不住怪起教科書來：「這些問題，書上都沒有嘛！」

又是十五分鐘的樣子，錄音帶終於到了尾聲：「李先生在適當的督促下，可以做一個稱職的研究員，就像他是一個好學生，能够按時交習題，好好考試一樣。但是，我們這裏的極光研究所，沒有功課、習題、更沒有考試，一切靠研究員自己的興趣來推動，一如富蘭克林自己放風箏到天上研究雷電一樣，李先生是在雷雨中爲研究而放風箏的人嗎？」

李華失措了，他的雙手絞在一起，他知道如果沒有人給他作業、沒人逼他交差、要叫他自己訂工作內容，他眞的會做不出事來的。大學裏八個寒暑假他就是在聽聽音樂、看看小說、找朋友聊天中度過的，錄音機說完了：「我們當然不是說到

這裏的研究人員，都要是成名的學者，更不是說年輕研究員在這裏得不到長者和同事的指導和協助，而是說每一個研究人員都須要對他的工作『醉心』才行，李先生對極光研究可以稱職，但不會『醉心』，這就是我們的結論。目前我們有許多能夠『醉心』的青年學者，都沒法安揷，實在沒有位子給李先生。同時李先生的藝術和文史天份很高，爲他自己的前途和快樂着想，何必硬要做一個稱職而不能出色的三流極光物理研究員呢？」

9

一股難以抑制的寒意瞬間籠罩他的全身，他畏怯怯地問：「那麼你們要我做什麼呢？」

卡森先生似乎也受到那寒意的侵襲，他盡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緒，清了清喉嚨，卻仍然結結巴巴地回答：「年輕人，坦白的告訴你，我不知道。根據契約，我們不能請你回去，卻也用不着給你事情做。我眞對不起。」

李華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根本就沒有事情做，他難以置信地嘟囔：「什麼？我沒有事情做？」他心中一片混亂，有羞辱、有頹喪、有懊惱、也有忿怒。想

起當年他如何盛暑苦讀，還請專人補習，辛辛苦苦考上了臺大物理系，又如何接受馮從蘭教授一遍又一遍的耳提面命，讀完了那一連串又生澀又枯燥的課程，又如何闖過重重難關，應考及格，到南極來應聘，一切爲的是什麼？豈不是要藉着南極極光物理研究所的設備、人材、環境、名聲和地位，在世界學術界搶一個位子，將來返國後可以受禮遇重用？現在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多年的心血，前功盡棄，而且前途茫茫該到那裏去呢？

卡森先生欲言又止地看着他，看着他如同一個脫了力的運動員，連自己的身體都支持不住，癱瘓在沙發裏。卡森先生靜靜地等待着，也不知等了多久，終於李華掙扎地想站起來。卡森先生再也忍不住了，他說：「年輕人，我是南極組織在這裏的最高行政人員，你知道我百忙中抽出這麼多時間來陪你，是爲什麼嗎？」

這是李華一進門就覺得奇怪的，他抬起了頭眼神裏帶着困惑，但是他卻不想說話。

「我就是怕這個，就是怕一個像你一樣好端端的年輕人自暴自棄地毀掉了。」卡森先生誠懇解釋下去：「我們的測驗未必科學，我們不給你工作，當然不合理。但是我們對你的判斷，要你重新估計你的前途，對你是有益的。」

卡森先生走到李華的沙發旁坐下，充滿感情的說：「我父親是雪梨的名醫，我自小就被期待、訓練和教育，一心要繼承他的事業。可是我廿餘年前從雪梨醫學院畢業以後，先被分發到南太平洋一個澳洲託管的小島上做醫師。那島上只有五十餘個馬來族居民，我日夜無事，起初非常懊喪，後來，開始觀察馬來人的生活和社會，作爲消遣。一年以後，我對人類社會組織有了濃厚的興趣，以後棄醫就文，一直到現在，廿餘年來，我個人事業上、生活上、精神上都是順利愉快。你，情形和我當年相似，千萬別自暴自棄啊！」

李華將信將疑地望着卡森先生。他感覺到一股溫暖，他掙扎地坐直了，但是他仍然沈默着。只聽卡森先生接着勉勵：

「你千萬別氣餒，你的前途現在是個新開始。你可以不爲世俗、風尙、和社會成見所束縛，重新摸索你自己的新方向。你大學四年科學教育的底子，不是白費的，而是一個好訓練。它能訓練你成極光研究員，豈不能更訓練你成一個其它方面你更有天份的人材嗎？只要你以後的幾年裏，別自暴自棄，別好吃懶做，像門外的嬉痞一般，而能多看看書、多問問題、多推想、多找人求教、充實自己，進而能被雇用到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，繼續培養自己的尖端長處，你總有出人頭地的一

天。任何肯依自己興趣而苦幹的年輕人，前途都是無可限量的！」

10

李華無限悵惘地從秘書室走了出來，他只覺得有如混沌初開，迷茫中似是有一線曙光，他聽不見迎面而來的嬉痞對他的問候，也記不得中午和他的三位伙伴的餐會，不知何時，那首沉重憂鬱的「未完成」，又在他腦海裏奏起，好像是問他：「你要到那裏去呢？」

原載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廿九、三十日中央日報副刊

評註

王建元

此篇大致上是一篇啓蒙小說，敍述一表面很有前途的科學家在一次腦波測驗中，發覺自己並不適合從事科學研究。但在他氣餒失望之餘，得到一個行政人員的勉勵，頓然「有如混沌初開」，覺得「迷茫中似是有一線曙光」。

這故事以一個二元結構爲基本骨幹，就是理性、分析和科學與感性、藝術想像的對立。主角受了父母的「堅持」和朋友的「慫恿」而進入「極光物理學系」，但性格上卻偏向音

樂、小說。他私下認爲這兩者並無衝突，反可相輔相成。但根據南極組織的腦波檢查，主角的科學傾向只限於刻板的知識，只會認識「現象」，卻不能處理和把握「變化」。他缺乏對工作一份「醉心」，故此南極社會不能替他安排一份「恰好勝任」的工作。

誠然，將科學「現象」加以想像力的「變化」，正是科幻小說這文類的精髓所在。故此作者把這二元結構加以戲劇化，也很可能立意在此。寫科幻小說的理想也應該好像「放風箏到天上研究雷電」一樣，用科學認知能力爲經，以幻想推展其中變化爲緯，化理性與感性的衝突爲相輔相成。從這層面看，此篇的創作意圖確具野心，想來也許是編者之所以收入本書之原因。

很可惜，這故事在技巧佈局上也正如主角一樣，在心與手之間不能做到「恰好勝任」。它像是「一首未完成交響曲」，在形式與內容的溶合中露出缺陷。例如「極光」在故事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很曖昧。若能把主角最後在迷茫中感覺到的「一線曙光」與「極光」這科學意念連接起來，加以主題化的發展，這作品將會更成功。而另一科學意念「南極組織」烏托邦這母題的處理也令讀者無所適從。作者一方面頗費筆墨地形容它的觀貌，結構和目標，企圖建立一個對不醉心工作的人一個也不能容納的理想國。但另一方面他又（有點忍不住地）透過初到此地的人物將它諷刺一番。這裏有只知「說明撥動開關」而不知「其餘」的引導員，也有專業嬉痞。還有，整個故事骨架（主角參加考試受聘在前，以至被這個「徹底而嚴格的測

驗」否決在後）也不盡合乎情理。況且此地理應人人都有一份理想工作，而主角卻偏偏無可奈何地被留在此「多看看書，多問問題，多推想……」，多多迷茫在一切「未完成」中。難道這理想國眞是這麼理想嗎？果眞是，這應該是另一篇小說的題材了！

後人，本名方大錚・浙江人，台大電機系畢業，美國史坦福大學博士，作者先後在國內外執教及從事研究工作，著作有大學教科書、教育討論文集，及有關電離層極光物理，大氣散射及海面傳播，衞星通信等方面之論文。出版有科幻小說集「南極光」（時報，六十九年十一月），及雜文集等書。

屍變

章杰

×大學的醫學院，是一所聞名全國的醫學學府；尤其是它的生物醫學工程系，在這一行中，更執全國之牛耳。

這一天，一輛漆有西天殯儀館的旅行車，開進×大學醫學院的大門。司機輕車熟路，轉了幾個彎，停在解剖系的大門口。

「來了！來了！」幾個穿白袍的年輕人正在門口等着，一看到西天殯儀館的車子，連忙迎出來。車子煞住，從駕駛座上下來一個叼着香煙的大漢。

大漢把車子的後門打開，幾個年輕人七手八腳，把車上的一付擔架拖下來。擔架上蒙著白布，底下躺著一個人——一個死人。

「痲煩你了。」一個戴眼鏡的年輕人遞給大漢一個紅包，大漢數了數，一千

元，一張也不少，這才抬起頭來，連說：「沒什麼，沒什麼，以後有這種事，你們通知我就是了。」

大漢收起鈔票，上了車，一踩油門，離開解剖系大門。幾個年輕人見殯儀館的車子開走了，才抬起擔架，逕往儲屍室而去。

根據資料，白布下蒙的那個屍體，活着的時候叫章杰，女，廿二歲，因厭世服安眠藥自殺，遺囑將遺體交×大學解剖系做教材。章小姐自殺的地方距×大學有二個小時的車程，一般的計程車誰也不願拉屍體，解剖系就想出一個法子，請西天殯儀館的司機老吳跑一趟。

老吳常從殯儀館中運屍體給×大學醫學院，和解剖系的人混得很熟。解剖系把拉屍體的事一告訴老吳，他就一口氣答應下來。

解剖系的屍體，大多數是一些無依無靠的孤寡老人。他們死了後，要是沒有人給他們料理後事，市政府就出來做主，出錢交殯儀館火化。殯儀館收到屍體後，先在停屍間存上一陣子，看看有沒有人前來認屍。如果經過一定的時間，仍然無人過問，殯儀館即可自行處理。火化是一種處理方式，但他們大多捨不得。一般的處理方式是賣給醫學院，因爲奇貨可居，往往可以賣到好價錢。

到了儲屍室，幾個年輕人把擔架放在地上，掀開白布，幾個年輕人一下子呆住了。

擔架上的章杰——那個自殺的女人，穿着一身淺綠色的長袍，頭髮柔順的攏在臉側，圈出一張秀麗的蛋臉。除了臉色略微蒼白以外，她只像是睡着了，很安詳，一點也沒有異樣。

過去抬來的屍體，都是在停屍間的冰庫裏冰過的，一掀開白布，臉上還冒着水。冰得厲害時，有時得化上半天冰，才能做防腐處理。但是擔架上的章杰卻不一樣，她才死了廿四小時，又是死在冬天，看起來就像童話中著了魔法的睡美人一樣。

面對着這位「睡美人」，幾個年輕人反而舉手無措。照程序，他們得先把屍體的衣服剝光，再用一個特殊的注射器，把福馬林（防腐劑）從屍體頸部的血管注入屍體內，這個工作做完，再把她抬入浸泡屍體的池子裏，泡在福馬林中。

正當幾個年輕人面面相覷的時候，儲屍間的大門吱——呀——的開了，進來了兩個人——一個是系主任，一個是生醫工程系的外籍客座教授卡特。

「開始打福馬林了沒有?」系主任一進門就問。

大家搖搖頭，表示沒有。

「那好，」系主任緊張的神情立卽緩和下來，望望卡特說：「卡特敎授正要找一個死亡未超過四十八小時的屍體做實驗，這具屍體剛好可以給他。」

卡特見屍體未做防腐處理，咧着嘴大笑起來，大笑——是卡特的商標，他常爲了一點小事咧嘴大笑，弄得別人分不清他是眞笑還是假笑。但這次，他的笑卻是眞笑，找了一年，才找到他的「實驗」材料，他怎能不笑！

屍體並未抬入生醫工程系，原因是生醫工程系的人不習慣屍體，抬過去怕大家彆扭。卡特敎授說，屍體放在解剖系不妨，他可以在生醫工程系遙控。

爲了爭取時間——屍體死亡四十八小時後就不能用了，卡特敎授的助手們馬上開始工作。大家做過多次動物實驗，所以做起來很熟練。

卡特敎授會以他發明的一種技術，讓死狗、死貓站起來走路。原理是：動物死亡後，神經細胞等組織先死，肌肉組織死得較慢，在它們死以前，只要給予一種刺激——像腦部的運動中樞所下達的信號一樣，它就會收縮；集合許多肌肉的協調收縮，動物就會運動了。

爲了怕引起輿論反對，卡特的這次實驗很少人知道，卽使是×大學醫學院，知

道的也沒有多少人。

一切就緒，已屆黃昏時分。卡特敎授在他的實驗室中，守着滿屋的電子儀器。牆壁上是個大螢光幕，可以看到解剖系儲屍室中的實況。這時儲屍室中只有他的一個助手和解剖系系主任。卡特交待過，這個實驗看到的人愈少愈好，以免流傳出去，引起騷動。

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，當牆壁上的電鐘指到七時時，幾架電子儀器的指示燈自動的亮了。一架電腦、一架腦電波發射器，同時進入工作情況。屍體——章杰手臂上所扎着的一根根針（就像針灸的針差不多），接受卡特實驗室傳來的信號。三分鐘以後——卽七點零三分的時候，章杰一下子站起來了！

助手和系主任嚇得連連後退，卡特咧嘴獰笑，他得意的看着牆上的螢光幕，只見章杰繞着浸泡屍體的池子，走了一圈，眼皮眨了三下，又回到原來的地方，躺下，不動了。

卡特知道，此時電腦中輸入的程式上就只能讓章杰做這些動作。他把機器關掉，將電腦中原先的磁帶取出，換上一卷新的磁帶。「等着瞧吧！」他心裏暗喜：「明日凌晨，博物館中的那顆價值連城的鑽石就是我的了。」

在卡特還沒展開行動前，讓我們抽空介紹一下卡特這個人。卡特是某國帝國大學帝國醫學院生醫工程系的系主任，應×大醫學院之聘，來我國擔任客座。

在×大，卡特很得人緣，一些年高德劭的名敎授，都願意和他來往。自從他爲某一名敎授取得某國帝大的聘書後，更是門庭若市，成了全院最受歡迎的一個人物。

當×大生醫工程系系主任趁旅行某國之便，向卡特提出聘他爲客座的事時，卡特不禁咧着嘴大笑起來，他不是高興，而是覺得荒謬，心想：憑我卡特，豈是你們那個蕞爾小島所能容得下的。但卡特畢竟是個見過大場面的人，他笑完，打個哈哈，推說目前研究工作太忙，客座的事以後再說。卡特做事就是這樣，永遠面面俱到，從不當面給人難看。

半年後，卡特來東方觀光，遊過某博物館後，深受中華文化感召，竟然主動提出要留下來，×大喜不自勝，像接皇帝似的，把卡特接入×大醫學院，成了×大的客座敎授。

卡特果然是個熱愛中華文化的外國人，一有空，就到博物館去，沉緬於中華文物中。他最有興趣的是一顆五百年前緬甸進貢的原鑽。他估計過，這顆原鑽如果琢

磨出來，一定比大英博物館珍藏的那顆還大！

「stupid！」他在心裏暗罵：中國人眞是劣等民族，自己有寶物都不知道！但轉念一想，如果他們識貨的話，就會關防嚴密了，怎會放在一個尋常的玻璃櫃裏，想到這裏，他又咧嘴笑了。

一次又一次的造訪，博物館的一切都已丈量清楚，這些資料都已滙入程式，成爲行動的參考數據。

盜寶的事，最好是親自動手，但卡特沒這個膽量。事實上，他也不需要有這個膽量。他是國際上最有成就的生醫工程專家，科技可以幫他解決一切。

話再扯回來，卡特見自己的「實驗」成功，既興奮又自滿，他想：來臺灣這兩年，也沒有白費，「屍體控制術」已從理論成爲事實，等那顆鑽石到手，再回國發表自己的成就，到時名利雙收，將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，想到這裏，不免又咧嘴笑起來。

解剖系系主任和生醫工程系系主任都來道賀，卡特壓制住自己的興奮，對他們說些客套。他壓根兒就瞧不起中國人，他對中國人所下的結論是一個字——stupid。不是嗎？在他看來，中國人只知道要某國的聘書，要某國的居留證，他們永遠不知

道自己也有寶物。這兩位道貌岸然的系主任，在他看來，也是stupid！兩個人和自己朝夕相處，但他們對自己的計畫卻一點也不知道，這中國人眞是好對付啊！儘管他心裏這樣盤算着，但口裏卻談笑風生，和兩位系主任說些不着邊際的話。

解剖系系主任先走，生醫工程系的系主任卻留下來，說要和他談些系務。

「God damn！」他在心裏暗罵，「什麼時候不好談，偏要在這時談。」

解剖系系主任走後，生醫工程系系主任壓低了聲音說：「我擬了一份計畫，你看看。」說着，從口袋裏取出一張摺成對摺的白紙，遞給卡特。卡特不經意的接過來，打開，原來是一份草聘！

「這是什麼？」卡特的臉色變得很難看。

「希望你簽個名。」

卡特望着系主任，系主任也望着他，兩人對望了片刻，卡特終於垂下頭來。

「等我回國以後，可以嗎？」卡特的語調很委婉。

「不行。」系主任搖搖頭，臉上浮起一陣不自然的笑意，「你不簽，我就不離開這兒，你的事就辦不成。」

「我的事！什麼事？」卡特強裝鎮靜。

「說出來不好聽，總之，你的助理全告訴我了；不過，你不用擔心，他到時候還會幫你的。」

卡特像洩了氣的皮球似的，委頓的靠在靠背椅上，系主任還不放過他，繼續說：

「我答應保送他出國，他就把你的事全告訴了我。」

「God damn！」卡特想罵，但已罵不出聲來。他失神的望着系主任，覺得系主任像是已變成另一個人。他印象中的系主任是個過份客氣，帶點靦覥的人，但這時的系主任卻兩眼有神，充滿自信，正以一種神秘而略帶嘲弄的眼神望着他。

他想起了他那個助理，「God damn！」那個像一隻狗一樣忠順的年輕人竟然出賣了自己！他答應過他，回國後要聘他爲助理，但當助理畢竟沒有拿公費唸學位好啊！都是自己太小看中國人了！他對中國人的看法，像是一下子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。過去他以爲中國人都是笨蛋，只要許他一點好處，就會伏首帖耳、唯命是從；現在才知道中國人太不可貌相了。

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，他只得在那張草聘上簽了自己的簽名。

「祝你好運。」系主任拾起草聘，笑着走出了卡特敎授的實驗室。

「God damn！」系主任剛帶上門，卡特就捶着桌子不住的咒罵，「God

damn！就憑你！也想到我們帝國大學當敎授！」連罵了幾聲，覺得輕鬆了些，這才取出一根香煙，點燃，斜靠在椅子上閉目養神。

剛才的事只是個小插曲，對大局並不發生影響，只是他覺得窩囊，憑他國際聞名的大科學家，竟然接受一個小中國人的威脅，眞是孰可忍孰不可忍！但一想到那顆巨鑽，又覺得剛才的小插曲算不得什麼了。

在興奮、焦躁等複雜的情緒下，終於熬到了十二點，卡特檢查了一下儀器，關上燈，步出實驗室，像個幽靈似的，踱到解剖系的門口。

十二點半的時候，從解剖系的大門中走出一個年輕人。

「通到儲屍室的門是不是都開了？」卡特問他。

「都開了。」年輕人答。

兩個人退到一棵大樹下，背靠着樹，各懷心事。校園裏靜靜的，霧氣很重，不見星月，只有遠處的幾盞路燈，在霧氣中，吐着慘淡的光暈。

年輕人就是卡特的助理，他本來不想再爲卡特做事，但系主任命令他一定要這樣做。

「他叫你做的事，你都得照做。」系主任的語調很嚴厲，「如有半點差池，你

別想保送出國！」

系主任爲什麼這麼做，他想不通，事實上，他也不必多想，只要能出國拿學位，管他那麼多幹嘛！

卡特很想罵助理一頓，但一直忍了下來。他知道系主任不破壞他的計畫的原因；系主任是希望他快點完成計畫回國，這樣，他自己也可以提早前往應聘；否則卡特惱羞成怒，對自己並沒有好處。

夜光錶的指針指到十二時三刻的時候，兩個人的神情立刻緊張起來。十二時三刻一到，卡特實驗室的一系列儀器就會自動開動，腦電波發射器在電腦的控制下，開始發出一定的信號，這些信號會引起章杰——那個女屍的肌肉收縮。

在四隻眼睛的注視下，從解剖室的大門中閃出一個女人，卡特一看到女人，趕緊迎上去，助理有點怕，緊跟在卡特後頭。

三個人會合後，轉身往停車場行去，停車場就在解剖系的後頭，轉個彎就到了。上了車，助理坐在駕駛位上，卡特和章杰坐在後頭。三個人，不！兩個人，都沒說一句話，逕往博物館開去。

五分鐘後，車子到了博物館。看看夜光錶，還有三分鐘一點，這段空檔，章杰

是不會有任何舉動的。卡特讓助理把車子開到一棵大樹下，以減少別人注意。

卡特和助理站在轎車門口，望着腕上的夜光錶，一點一到，章杰又一下子「活」過來！卡特給她戴上一付手套，又交給他一支切割玻璃用的鑽石刀。一點零三分，章杰下了車，朝着博物館行去。

這當兒，大樹後頭突然閃出一個人來，閃光燈一閃，卡特、助理和章杰全被攝入鏡頭！

「你！是你！」卡特大叫。

來人退後一步，背起照相機。「明天再談，祝你成功。」說完，消失在黑暗中。

「God damn！」卡特恨得牙癢癢的，「明天再談，還不是脅迫我發聘書！」在卡特的心目中，解剖系系主任是個較爲古板的人，有次一大夥教授去吃花酒，解剖系系主任就沒去。事後，卡特問他爲什麼不去，他還講了一番大道理，卡特不能全懂，只能聽懂什麼孔子、孟子的。沒想到這個「古板」的傢伙竟然來上這麼一招，看來比生醫工程系系主任還難纏。

當卡特和助理被突來的干擾弄得不知所措的時候，章杰卻不受任何影響，照着

電腦的導向，一步步的向前走。按照程式，章杰將爬上一棵三層樓高的椰子樹，然後一躍，跳上三樓陽台，再把玻璃割破，打開窗子，進去割開玻璃櫃橱，取出鑽石，再循原路回來。這些動作，活人絕對無法做到；但在電腦的遙控下，死人卻能發揮肌肉收縮的潛能，變成超人。

這時章杰已走到那棵椰子樹下，抱住椰子樹，開始往上爬。卡特和助理緊跟上來，站在椰子樹下向上張望。章杰爬得好快，簡直像飛一樣，到了樹頂，正要躍上十公尺外的陽台時，四下的燈光突然滅了，章杰像塊石頭一樣，從三層樓高的椰子樹上摔下來！差點砸中卡特。

「停電了！」念頭才轉過來，突然，四下傳來空襲警報的汽笛聲。

「空襲警報！快跑！」助理撤腿就要跑，卡特一把把他拉住。

「抬屍體！」功敗垂成，卡特變得格外冷靜。兩個人抬起跌得不成人形的章杰，向汽車奔去。

原載「明日世界」民國六十八年九月號

評註

張系國

生物工程學是近年發展極速，最具「危險性」的新興科學。它最大的危險，是突破了生和死的界限。人究竟如何才算眞正死亡?「見死不救」過去是極可恥的罪行，但是當醫學技術可無限期延長人的生命之後，「見死不救」或「安樂死」變成爲法律上和道德上的鉅大問題。「屍變」裏的卡特醫生正是一位現代的 Frankenstein，他的「罪行」究竟會帶來怎麼樣的後果，值得科幻小說家繼續探討。有關生物工程學的社會影響，比較成功的一部小說，是赫伯特 (Frank Herbert) 的「海森柏之眼」(The Eyes of Heisenberg)。赫伯特的近期作品「綠腦」(The Green Brain) 則詳述生態環境被破壞的恐怖後果。

章杰，本名張之傑，山東諸城人，民國三十一年生，國防醫學院生物型態研究所畢業，曾任助教、講師、副教授及環華出版公司總編輯，現任圖文出版社編輯顧問，名揚出版社總編輯。張之傑主要著作有小說「江湖的故事」，兒童文學「五少年」，翻譯「世界屋脊」，科普著作「生命」，雜文集「走出實驗室」，並主編有「環華百科全書」等。

時光巡邏員

呂應鐘

春到蘭州，便把冰寒北風逼回塞北。只要瞧瞧黃河岸的淤積沙泥被水淹上，就知道嚴冬已過了。

林信站在名勝「觀河臺」上，遠眺寬廣洶湧的河水急向東流，思緒不禁如水般湧流。

蘭州位居古代中原和西域交通要道，是西陲重鎮，隴南大都市，自光復大陸重建中國以來，不僅仍是中國版圖中心，更是世界性的大都市。

如今，在公元二二五一年，蘭州人口已達三百萬，其中五分之一是「時光飛航中心」全體人員和其家眷。

「時光飛航中心」是維護時光旅行安全的一個重要機構，它直屬世界安全局，

下設亞澳區、美洲區、歐非區三個時光巡邏隊，負責全球各洲的時光飛航安全。

由於人類科技急速發展，到了廿三世紀，已能掌握並利用時空轉換的技術。在此時空可以任意變換的時代，犯罪者可藉時光甬道逃逸，投機份子可藉時光甬道預知物價的波動，盜寶者可回到古代盜取古物，而一些旅行者爲了好奇，干涉了歷史事件。

爲了維護人類的歷史和文明，一種監視時光旅行的巡邏警衛組織——時光飛航中心——便應運而生了。

此外，時光飛航中心還有一項義不容辭的任務，那就是保護時光旅行者在其他時空中的安全。

爲了有效防範這類事件的發生，時光飛航中心還設有訓練班，專門敎導旅客認識旅行目的地的一切必要知識，而且要避免將廿三世紀的物品現露在其他時空中。所以各時空區的語言特徵、服裝、禮俗等都是課程項目，否則一位不小心的旅客在古代掏出打火機，那眞是危險的事件，

亞澳區時光巡邏隊也設在蘭州，美洲區的設在舊太空中心美國休士頓，歐非洲區的設在埃及開羅，分佈在這三個地方，以最迅速的效率執行重要的任務。

加入時光巡邏隊是所有年輕人最嚮往的，林信也不例外，這種榮譽的工作不僅代表本身智能程度，也可以增進自身的知識，因爲做爲時光巡邏員可以任意穿越時空，接觸各時代人民，甚至可以回到史前洪荒時代，或者進入未知的未來。

七年前，剛從研究所畢業，林信就和同學一道報考時光巡邏隊甄試，很幸運的，林信以最高分錄取，從此就奠下了他一生的工作目標。想想這七年來的酸甜苦辣，林信不禁輕搖著頭，感慨萬分。

「觀河臺」是林信最愛來的地方，它位於蘭州市北郊，正臨黃河，依河畔小丘所築，高達二百公尺，臺頂是衞星接收站，也是氣象站，距臺頂十公尺處築了可容五十人的觀望室，在此可俯瞰整個蘭州市，與滾滾黃河和綿延的塞外風光。

站在觀望室內，由於視線極爲廣濶，心胸跟著也寬廣起來，林信最喜歡浸沉在天地人溶爲一體的感受之中。

想起考上之後的一年訓練，眞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挨過來的。在前半年，要接受基本學科知識，像時空轉換原理、空間翹曲論、時光機器原理、超光速航行法、古生物學、文明全史、宇宙道德等專業課程，共有十五門，要在半年內全部吸收，簡直比塡鴨子還難，在這半學期中便刷下不少同學，他們只好到行政部門任職。

後半年是術科訓練，就和太空人的訓練一樣，再加上時光甬道實習，若干同學一不小心就消失在時光甬道裏，永遠回不到廿三世紀。所以這個階段能撐過去，才剛够資格做時光巡邏員。

一年的學習和訓練之後，還要接受兩個月的「宇宙道德」加強講習，讓每一位時光巡邏員深切了解自身所負的責任，要做一位大公大義的使命者，不可受到各時空區難以抗拒的引誘，而影響任務。

林信想起五年前剛當上初級巡邏員不久，跟著高級巡邏員做見習，和他同一班的巴西籍巡邏員，在一次任務中，就因爲要挽救巴西大地震逝世的雙親，而使時光機器卡在裂開的地層間，產生物質效應，整個爆炸，不僅沒救出雙親，還貼上了二位時光巡邏員的命。

這次事件讓每位巡邏員更加警惕。歷史是無法更改的，縱使在時空區遇到理智和情感交織的痛苦經驗，也不能亂了分寸，要把持大公大義，方爲稱職的時光巡邏員。

林信深深吸口氣，雖然春的訊息已到，但蕭瑟的北風仍然刮著，涼冽澈骨。就在去年，他升爲高級巡邏員，並兼任亞澳區巡邏隊隊長之職沒多久，爲了景泰藍之

事，他和中級時光巡邏員邱永南、初級巡邏員大木正雄回到宋神宗時代，沒想到邱永南在調查期間，愛上了汴京西城名醫的大女兒，願爲愛情拋棄廿三世紀的一切。

想到此，林信聳聳肩，眞不知邱永南現在是什麼樣子？一位公元二二五〇年的青年，回到公元一〇七六年生活，文明差距達一一七四年；憑邱永南的廿三世紀知識，足以成爲當時的大天才，希望他不要搞錯了生活習慣。

時光巡邏員的經歷是多采多姿的，有一次，爲了研究恐龍滅絕的原因，三個時光區各派六名隊員，組成聯合行動隊，回到六千萬年前的地球，這是一項很危險的任務，因爲六千萬年前的地球並不是在現在這個位置。

我們的太陽每二億年繞銀河中心公轉一週，因此六千萬年前的太陽系是在別的地方，這要靠電腦精確計算，否則回到六千萬年前的時間，卻不是回到六千萬年前的空間，此種時空偏差，會使巡邏隊永遠漂泊在宇宙中，成爲宇宙游魂。

恐龍是地球中生代的產物，是雄霸當時地球的生物。他們一行在時光甬道來來回回調查，終於找出恐龍滅絕的原因，不僅完成詳盡的報告，而且拍下各種恐龍的立體照片。

更令人興奮的是他們帶回一條小翼龍，把牠從六千萬年前拿到廿三世紀，成爲

全世界最轟動的消息。這條小翼龍被帶到廿三世紀不久，不知什麼緣故，死了。當然，立體標本仍保存在蘭州博物館裏，供全世界欣賞。

一大片雲遮住了太陽。林信瞧著昏暗的河面，思緒也跟著暗淡下來。前年，他還是中級巡邏員時，爲了一項機密任務，隨著歐非區時光巡邏隊隊長查理哈爾登、美洲區隊長約翰霍浦金斯以及三位各區巡邏員，去到廿五世紀；沒想到廿五世紀的地球改觀很多，這是人類夜郎自大的結果，使八十億人口減少到三十億。

在時光甬道裏他們查明了人類大浩刼的原因，回來之後，高階層會議也著實開了好幾天，想爲人類的前途盡點力，可是最後還是決定不去干預，因爲，未來的乾坤怎能現在扭轉呢？

做爲時光巡邏員眞要有一副鐵石心腸，許許多多遭遇常叫人管也不是，不管也不是，若干悲劇性的英雄人物就是這樣產生。

一位法國籍時光巡邏員傅立葉的未婚妻死於一次大車禍中，後來他便在刻骨的思念和悲傷中，再次回到那次車禍現場，以超人的堅毅心志，強忍著挽回愛人生命的衝動，咬緊牙關心碎地望著未婚妻悽慘地死去。

人類的一切都早已由上蒼安排好，過去的更改不了，未來的也無法干預，人類

能做的僅是嚴守自身的責任，不能有絲毫妄想。否則在貝多芬譜了月光曲之後，有人偷竊他的樂譜，利用時光機器回到過去，在貝多芬未完成這支曲子之前，先演奏給他聽，那麼，眞正的作曲者應該算誰呢？

一批剛登上觀河臺的遊客說笑聲打斷了林信的思緒；他回過頭來，微笑著望著這批人，在大家歡笑的氣氛中，林信輕鬆地步進電梯。

林信踏進中心主任辦公室，陳剛明主任就開口：「林隊長，準備到美洲中心去一趟。」

「發生什麼事？」

「約翰霍浦金斯隊長剛用電傳報告，說智利海軍在復活島附近演習時，發現復活島的磁場有增強趨勢，不僅嚴重干擾電訊設備，而且，根據美洲中心調查，復活島會在七天後消失。」

林信大吃一驚：「復活島會消失？」

陳主任默默不語，走到懸掛著的世界大地圖之前。林信跟了上去，站在旁邊。

「這就是復活島，」陳主任指著南太平洋中的一個小島：「屬智利領土，距智利西岸有三千七百多公里，全島只有二十四公里長，十六公里寬，沒有大樹，也沒

有河流，現居民只有一千多人。」

陳主任轉過頭來，對著林信說道：「快到美洲時光巡邏隊去，與霍浦金斯隊長會合，他會告訴你詳情。」

*

美國休士頓在二十世紀時是舉世聞名的太空中心，現在經過二個多世紀，已成爲時光飛航重鎮，負責南北美洲的時光巡邏任務。

林信在美洲區時光巡邏隊的粒子電傳室中顯形後，霍浦金斯隊長與數位人員就快步走過來。林信認得其中五位，除隊長外，分別是副隊長艾倫嘉柏，加拿大籍時光巡邏員彼得哈里斯，情報組組長法蘭克哈定，美國籍巡邏隊員喬治亞當斯。林信一看到他們，就先笑著打招呼：「嗨！大家好！」

「林隊長，您好，好久不見了。」霍浦金斯隊長高興的握著林信的手，接著說道：「這幾位是美國和智利籍巡邏隊員，你們還沒見過吧！」

「大家好！」林信又打了個招呼。

霍浦金斯隊長笑著說：「先到簡報室來，大家討論討論。」

簡報室已備好點心和飲料。大家坐定後，霍浦金斯隊長就開口：

「智利海軍部於十天前的演習時，發現了這樁不尋常的現象，我們馬上派出五位巡邏員去探查，經過九天的測量，畫出了這張曲線圖。」

霍浦金斯隊長按了一下桌上按鈕，正面牆上的螢光幕顯示出一幅以正比增加的曲線圖。霍浦金斯隊長接著又說：「由這條曲線的磁場增強速率來看，七天後，復活島的磁場會達『臨界』，換句話說，復活島會因磁場太強而從地球上消失掉。」

情報組組長法蘭克哈定接著說：「磁場與物質的關係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就被證實了。美國海軍的『費城實驗』就證明磁場增強會使物質消失！這是因爲磁場使構成物質的分子振動頻率加速，使它放出的能量超過可見光的範圍，因此我們的肉眼看不到它了。」

「事實上，」副隊長艾倫嘉柏說：「這物質並沒消失，它只是從我們的三度空間進入四度空間，以另一種能量形態存在於宇宙中。」

霍浦金斯隊長說道：「復活島被列爲世界奇景之一，是因爲島上羅列著九百多尊七、八公尺高，重達四、五十噸的巨石像，這些巨石像的來源到今天還是未知，島上還有幾個神秘地方，就是龍格龍格文、鳥人的雕刻與傳說，以及全島平時的磁

場就比地球上其他地方都強。」

「在它消失之前，我們應先撤離居民。」林信說道。

「是的，居民已全部撤回智利本土。」霍浦金斯隊長點點頭。

「有沒有辦法使它不消失？」林信看看大家。

「有是有，但太艱鉅，也太危險，」副隊長接口道：「用人爲力量製造反磁場，抵消復活島的增強磁場。可是，復活島消失前的磁場強度有地球天然磁場的七十倍，時光磁流機恐怕無法負荷。而且，怕機器失效後，附近工作人員感染到強大磁場而變成半透明人。」

「這……」林信沉思了一會兒，然後開口：「若成了半透明人，就要好幾年時間才能恢復正常，的確不能貿然行事。喔，對了！這幾位智利籍時光巡邏員，你們有沒有什麼看法？」

其中一位先開口：「我叫雷納多歐希金。以個人研究智利古代文明的心得，認爲應該讓它自然消失掉，不要騷擾復活島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林信大惑不解。

霍浦金斯隊長插嘴道：「雷納多以前是智利大學物理系講師，在時光轉換的研

究上相當出名，而且也是智利古代科技文明研究所的研究員。」

雷納多解釋道：「先不要笑我這個學科學的人迷信。根據古文明研究所對復活島文字、石像、鳥人傳說的研究，得到一個結論：復活島的壽命有一萬年，屆時就自然消失，現在正是時候了。」

「我還是不懂。」林信搖搖頭。

「以後有時間再詳細爲你解說。」雷納多轉向霍浦金斯，說道：「隊長，希望您能採納我的建議。」

霍浦金斯隊長皺皺眉，看看雷納多，又看看林信。

林信感到奇怪，連忙問道：「什麼建議？」

隊長說：「雷納多要我們不要理會復活島消失的事。」

「但是，」副隊長艾倫嘉柏接口道：「我們已決定請你一起來調查。我們希望分三方面進行，第一是讓調查隊繼續測量磁場變化；第二是遷移五尊最靠海邊的巨石像，供日後研究；第三是將雕刻有鳥人和龍格龍格文的石版取下保存。當然，智利海軍部已答應全力支援。」

「這些工作要在七天內完成？」林信問道。

「七天?!」情報組組長法蘭克哈定搖搖頭：

「太久了。只能在四天內完成，因爲第五天以後，磁場強得人體會受不了，大家只能在特護船上用望遠鏡觀看復活島的變化。所以，全體工作人員要以四小時輪班制，日夜不停地工作。」

「然後，看著它消失！」林信接口道：「隊長打算不理會雷納多的建議？」

霍浦金斯隊長點點頭：「爲了科學研究！」

「巨石像是不可移動的！」雷納多插嘴道：「智利人民都知道這一點，而且深信不疑，因爲歷史告訴我們，在一百五十年前，曾發生過企圖移動巨石像而死亡的事故。」

原本不語的其他三位智利時光巡邏員此時也異口同聲說道：「沒有錯。」

林信看看他們，問道：「你們都有相同看法？」

「不只是我們，全智利人民都爲此行動感到不安，政府當局正左右爲難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所以求救於時光飛航中心。」雷納多回答著。

另一位巡邏員說道：「鳥人和龍格龍格文也不用取下，因爲智利古代科技文明研究所早有了拓印本。」

林信看看隊長，說道：「眞難辦！」

「可不是。但總要嘗試，保存古蹟的意義很重大，平白讓它消失，未免太可惜，當然，雷納多的建議必有道理，只是……唉！」隊長說不下去，嘆口氣，看看大家。

衆人都沉默不語。

*

第二天，林信、副隊長、情報組長、美洲區隊員、雷納多、和另五位巡邏員來到智利國防部，會同國防部有關單位人員派出的十名測量員，組成勘查隊，搭乘運輸機來到復活島。

一行廿人站在四個人高的巨石像之下，顯得相當渺小。

四位智利測量員拿出探測設備，走到一尊巨像之前進行磁場測量。忽然，其中一位大聲說道：

「請大家過來，這尊石像的磁場相當怪異。」

大家立刻走過去，發現巨石像周圍的磁力線不再成同心圓向外擴散，而是在巨

石像正前方五公尺內形成箭矢狀，指向正東方。

「不應該如此！」情報組組長法蘭克哈定說：「莫非巨石像裏頭有增磁設備，如果這樣，那巨石像……。」

還沒說完，轉向雷納多問道：「你知不知道巨石像的內部構造？」

雷納多搖搖頭：「不知道，古文明研究所曾用X光、超音波、紅外線等來探測它的內部，每次都受到莫名的電波干擾。所以迄今，我們仍不知道它的內部構造。」

法蘭克哈定說：「果眞如此，它就存在有某種意義，某種我們未明瞭的意義，可見它不是原始土著隨意雕出來的。」

林信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說道：「島上的龍格龍格文在那裏？」

「就在山上臺地。」雷納多回答。

「去看看吧！」林信看著大家。

副隊長和智利國防部領隊商量之後，決定分兩組勘查，智利方面人員留在海邊繼續探測磁場；時光巡邏人員到山上去探查龍格龍格文和鳥人雕刻。

約莫走了十分鐘，他們才來到臺地，曾研究過我國甲骨文的林信一看到龍格龍格文石雕，不禁叫道：「太像了，簡直和甲骨文同出一支。」

「是的，」雷納多說道：「龍格龍格文已被翻譯出來，其中一段提到『海那邊的大地有兄弟』，雕刻此文的年代，大約是九千八百年前，那時只有中美洲馬雅文明、印度河谷文明和貴國的黃河文明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聽到海邊傳來淒厲慘叫聲，接著看到一道光芒射向天空。大夥嚇了一跳，趕忙跑下臺地，望向海邊，原先十名智利人員只剩七名，而巨石像也少了一尊。

大夥跑下來，連忙問道：「發生什麼事？」

智利領隊還在發抖著，驚恐地說道：「神懲罰我們！」

「其他三人和巨石像呢？」副隊長急著問道。

「消失了！」

「什麼？消失了！」大夥不敢置信。

一位智利測量員說：「你們上山後，我們繼續展開工作，發現每一尊巨石像都發出箭矢狀磁場，而且指向同一方位。我們覺得很奇怪，當來到第五尊石像前，一位隊員發現石像底部透出微光，正在猶疑之時，另一位隊員拿出小型偵檢筆來測量。不知怎麼回事，巨石像突然產生極高電壓，通體變紅，他們三人閃避不及，在

剎那間就……就化爲烏有，而且，巨石像也化成一道光芒消失了。」

「我們七人幸好站得遠，跑得快，否則也化爲烏有了。」另一位接著說道。

大夥不知該說什麼，只有默默收拾一切，走回運輸機。

*

霍浦金斯隊長看到他們回來，很高興地問道：「情況如何？」

副隊長聳聳肩，說道：「不好，發生意外了。」

聽完復活島意外事件的報告後，霍浦金斯隊長一言不發，過了一會兒才問林信：「依你看，是不是該報告中心，暫停一切計畫？」

林信不正面回答地說道：「難道巨石像隱藏有宇宙某種神力？它要存在於地球一萬年，然後將一萬年來的記錄帶回四度空間？果眞如此，我們能干預嗎？」

雷納多恍然大悟地說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龍格龍格文中有一段提到『任務均同，返時各異』，以前我不知道它的眞正涵義，今天，總算明瞭了，它可能是指每尊石像的任務都相同，都是來記錄地球一萬年的歷史，而它們化爲光芒返回宇宙的時間各有先後。」

「嘿，對了，」另一位智利巡邏員接著說：「龍格龍格文最後四句話是『來自宇宙，歸於宇宙；自然法則，不可抗違』，不是道盡一切了嗎？」

「來自宇宙，歸於宇宙；自然法則，不可抗違。」林信喃喃地說著，他想起中國一句成語「返璞歸眞」，眞就是眞理，也就是指自然，人類不可違抗自然。而人來自泥土，終歸要回到泥土。世上萬物來自宇宙，最後也要返回宇宙。

「隊長，」林信擡起頭說道：「不要再管復活島的事了。來自宇宙，歸於宇宙，人力是不能扭轉自然法則的。無論科學多發達，在造物主之前，人類仍要服輸的，不是嗎？」

原載民國七十年二月十七、十八日臺灣時報副刊

評註

張系國

時光旅行是自古至今人類共通的夢想，威爾斯的「時間機器」(The Time Machine) 無疑是早期科幻小說裏影響力最大的一部。以後有關時光旅行的科幻小說極多。呂應鐘的「時光巡邏員」，對復活島的石像提出新的解釋，認爲石像可能是外星人裝設的「歷史記錄器」。這麼說來，復活島的石像，竟和克拉格 (Arthur C. Clark) 的「二〇〇一年」

裏的黑石板塊有異曲同工之妙了。

呂應鐘，臺灣宜蘭人，民國三十七年生，中正理工學院畢業，曾任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科長，智訊電腦世界經理，中國文化大學講師，行政院光電小組副研究員，現任臺灣不明飛行物研究會會長，中華科學哲理顧問社講座；著有「科幻文學」、「飛碟探索」、「科學眼看歷史」等四十餘種著作。

迦得與地球人

吳望堯

最後一桶原油在南極冰原下層被抽上地面。

時間是公元二〇八八年。

早在一世紀前，專家們就提出警告，力勸人類莫再恣意地浪費能源。譬如那時候有一種四隻輪子的，稱爲「汽車」的那種該死的東西，在地球上每一個國家的公路上、城市裏亂跑，有時僅僅爲了一個人的體重，就算他七十公斤吧，卻要以半噸的機器設備來帶動——實在太落後，而且太浪費了。

自以爲智慧的一世紀前的科學家們——今天我們看來愚蠢之極——以發明了原子能發電而以爲能解決「能源」，這眞是可笑的悲哀，因爲鈾——二三五在我們地球上並不豐富，一些野心家爲了欲成立共產大帝國，還動用了上千萬的人去製造殺

人類的武器，他們像一羣瘋狂的黃螞蟻、黑螞蟻、白螞蟻……要統治和消滅其他不同種類的螞蟻。眞是可笑。好在那個時代已經過去，在我們新文明的歷史上，成了被孩子們取笑的時代，稱上一個世紀——二十世紀——爲人類「道德崩潰期」。

不過，這些都已經過去了，新的世界之建立，我們要歸功於來自銀河系X——一三五星球的迦得，他在二萬年前就曾到過地球，那時的地球上還是一羣猴子們的世界，迦得以改變遺傳因子的方法，在染色體中注入了智慧因子，於是一部份猴子就進化成人類，人類有時知道是猴子進化的，但不知究竟爲什麼有的變成人，而有的仍是猴子？達爾文的一派就以「物競天擇」來解釋，當然他的「天」字如果是代表迦得，那就對了一半。

迦得在他八十年前第一〇二次到達地球，當時爲了地球上發生嚴重的飢荒，能源缺乏，但最重要的還是共產黨即將發動對自由世界的致命攻擊，如果這場戰爭發生，那麼所有原子武器使用後遺下的放射汚染，將影響人類的遺傳，根據著名的迦得講詞，他在那時徒具形式的聯合國警告聲明中卽宣稱，如果人類愛好戰爭，他——迦得可以在三秒鐘內使地球消滅，另一個辦法，他能使時空座標扭轉，產生倒流現象，也就是說所謂「時光倒退」，使世界回轉到兩萬年前，人類仍變回猴子．

使地球上好像從未發生過，或有什麼進化情形演變過一樣。

在這裏，我們應該介紹一下迦得，他是銀河系生物進化研究員，他的宇宙編號是GX——⋮⋮M。上面的英文字母是按地球釋律，中間符號是電腦二進位語言，在中國古代（約七千年前），迦得就曾留給一名叫伏羲氏的中國人祖先，可是他們的後代誤解這種電腦二進位方程式運用，他們把它稱爲太極、八卦，像前面那個符號就變成了䷔，他們稱之爲「火雷噬嗑」，在易經中編爲第廿一卦，意爲困難重重，必須咬碎中間的阻礙。這就變成了似是而非，把科學和迷信混淆，像一大杯開水（迷信）加了一小杯牛奶（科學），誰也搞不清究竟是奶還是水了，而正確的答案應是兩者都不是了。

當然，迦得在地球上所作的論文實驗，「地球上猴類染色體之因子變更與分析進化過程」，在他的母國X——一三五曾引起重視，根據迦得的實驗報告，絕大多數的科學工作者認爲他在猴類染色體因子中注入了太多的「野心」、「貪婪」因子，這方法雖可促使猴類加速變成人類——從懂得取火開始，算是成功了第一步，但若按照猿猴的分類而言，人類眞正的祖先，該是「直立猿人」，不過大家稱謂猴子，其實是有點差別的，不過這些都無關重要了，因爲當初迦得若選擇了青蛙或泥

鰍，他們一樣可以獲得進化，成爲地球的主人。

迦得爲了經常到地球去實地考察，他的光臨地球，在不少地方就被人發現他來自天上，在地球上那些剛剛開化的人類就習慣稱他爲「神」——迦得（GOD），直到今天，我們也仍知道地球上無論何處的人類，不管他們信奉的是什麼宗教，他們在內心總是認爲「神」——迦得來自天上，一點也不錯，迦得先後曾去過地球一百零二次，他從不曾正面出現在人類面前，直到一百年前，地球人類已經隱隱覺得有「外星人」存在，不過迦得不願使他們驚擾，破壞了試驗人性的發展，和預期的結論。

值得一提的，是迦得有次到了東方，他從超光速無重力的小型運動器裏出來的時候，被一些剛開化的東方人認爲是一隻從石頭裏跳出來的猴子，中國有本小說叫「西遊記」，就是根據這個早年目睹者的口傳，這眞是使迦得啼笑皆非。在那本書裏，還敍述他能一個觔斗翻十萬八千里，還有什麼「大鬧天宮」、「海龍王」……。當然，迦得的樣子矮小，他們曾被稱爲「綠色的小人」，而且卻曾和來自另一個宇宙單位的智慧生物發生過所謂「戰爭」，而破壞了迦得的第一期文明試驗，地點在大西洋的阿特崙替斯，迦得和另一宇宙智慧生物的爭執是爲了另一羣智慧生物認爲

迦得所賦予的第一期的地球文明人類，他們的野心太大，狂妄而無能，在迦得同意之下，就把那一羣可憐的劣等品性生物予以全數消滅，他用的方法仍是破壞了那期人類的遺傳因子，使他們不再能懷孕而綿延後代。迦得並使那時期的文明痕跡沉於海底。

不過他仍留下了在埃及的金字塔，那是他爲了保留一些特殊的實驗，和收集能量，至於遺留在東方的電腦語言，太極、八卦之類，迦得說：「讓他們去練習二進位的遊戲。」

到了公元二〇〇〇年，人類文明的發展，在迦得的眼中，已有小學二年級的程度，可是迦得認爲人類太浪費能源，而且太喜歡武器和戰爭。

使他最擔心的，是一種「共產瘟疫」之流行，當時的世界情況極爲惡劣，共黨的專制、陰謀、掠奪層出不窮，自由世界已退避到南極，在那裏建立了最後的基地，並發展成「極光保護網」來防禦原子攻擊，而且一名小學四年級程度的自由科學家，研究成功「反重力級數武器」，這種武器原是太空航行器的原始理論，也就是我們今日所稱的「重力隔斷磁路」的原始設計，功用是使重力消失，原理是使圍繞質子的電子產生反方向旋轉。當然這種簡單的原理，就像一百年前製造乾電池一

樣，以鋅片、炭精棒產生化學方式的直流電，曾被廣泛用於早期的收音機、錄音機等的粗陋玩具。

人類一方面浪費能源，產生污染，又製造戰爭與不安，傳統的能源——石油終於罄盡，一億三千萬輛汽車被推入海洋，二億八千萬輛機動車亦塡了海，六百萬架飛機熔成鋁錠，柴油發電機被置入博物館，傳統的槍砲、武器全改用了電磁操縱的高壓濃縮空氣——仍是火藥爆炸時產生大量氣體的原理，但更加精密而無聲、無臭，殺人方法的發展，使人類已完全失卻應有的美德，「和平」、「自由」、「民主」等美好的名詞，卻被共產黨充份利用，變成像魔術師的帽子。

迦得的終於出現，成了人類史上首屈一指的重大事件；他通過了在月球的全波段控制器，在所有地球上的收音機、電視機裏發出聲音：警告人類不得戰爭，解散共產黨，取消金錢制度，以石頭代替，各國間再也沒有海關、護照，自由往來，誰也不能統治誰，……結論是一種完全的世界大同。目光放遠到宇宙，成爲宇宙聯合國的一員，國名爲GS——3。「G」是代表銀河，「S」是太陽系，「3」是太陽系中的第三號行星。

那時，共產國家的一些魔頭還不服氣，因爲他們幾乎快要統治全球，可是迦得

的警告，和迅速起來反共的人民，共黨自己的警察、兵士都能自動丟下武器，他們知道這是新的時代已經開始，一位眞正「神」，不是宗教那種抽象的神——迦得——已經出現，他們不再畏懼那些統治者了。

迦得在聯合國——其實已是有名無實的一個機構——發表對人類的宣言，同時他供給一種「野心掃描儀」的藍圖，可以探出那些野心家的心態曲線，終於找出了八十多名野心家，有百分之九十八是共產黨的頭頭。迦得把他們裝入一具太空飛行儀器，給了他們足夠食用六十年的食物和水，在太空放逐了出去。有人問迦得這些人將往何處？迦得笑著說：他們在沒有抵達任何星球之前，就會互相拼鬥，結果是他們誰也不能生存。

地球上的野心家被放逐往太空後，迦得就傳授了一些新的能源獲得方法：如收集颱風的動能，海水潮汐的發電方法。水的簡易電解以變爲氫和氧來成爲取之不盡的熱，氫的燃燒和氧的助燃產生機械動能。另外以巨大的反光鏡在地球的外太空建立太陽能攝取和反光導電，收集閃電的能量，供給大城市運用，而一種利用反重力的運用於「永動機」，便成爲中心的電源供應站，馬路上不再需要汽車，因爲城市的地下安裝了低速的「自動人行道」和高速的「交通運接帶」，像自動樓梯一樣，

坐在有皮帶的座位上，可以到任何一個城市。

迦得宣佈，他將幫助人類往太空移民，但是他將代地球人向太空管理處申請和保證：地球人已放棄了一切侵略和戰爭的野心。

他向地球人宣稱：新的太空移民方法很簡單，只要走進一間像電話亭一樣的「電子生化傳播站」，可以把人的原子結構傳送出去，傳送往何處，只要撥一個像電話號碼一樣的星球代號，那個人就會在那邊的「光化收集站」重新顯現——當然仍和原來的一樣，否則誰肯去嘛！

但迦得說了一句話：「假如你們不愛自己，下次我將使泥鰍再統治地球。」

原載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聯合報副刊

評註

張之傑

這是一篇標準的丹尼肯式科幻小說。

丹尼肯創造了一項「理論」，認爲上帝就是外星人，人類的文明是外星人開創的。外星人以遺傳工程改變了人類的基因組成，使人類成爲智性生物；更進一步傳授人類各種知識，使人類從蒙昧草萊，一躍而成爲萬物之靈。

文中的「迦得」，就是外星人，也就是上帝。當共產黨快要統治全球的時候，迦得適時出現，以其高超的科技，消弭了赤禍。

作者吳望堯先生是旅越華僑，以寫詩聞名。民國六十四年，南越淪亡後，曾陷身赤越數年，後來經世界詩人組織營救，才得以回到臺灣。吳先生回國後，以自己的經驗作見證，竭力鼓吹反共，本文就是吳先生一系列反共文章之一。

作者一面鼓吹反共，一面覺得「共產瘟疫」到處流行，「自由世界已退避到南極」，絕望之餘，只有求助於神蹟。本文可說是吳先生憂國、憂時的潛意識表現。身受赤禍苦難的人，大多有類似的心理反應：一方面堅決反共，一方面又覺得前途多艱。苦難並未使他們積健爲雄，反而萌生退意。時下有那麼多人汲汲於移民美國，卽爲一證。

吳先生很少寫小說，更少寫科幻小說，本文很可能是吳先生唯一的一篇科幻小說。因爲是唯一的一篇，所以我們不能以文論文，作嚴格要求。

吳望堯，浙江金華人，民國二十一年（一九三二）生，「藍星詩社」社員，曾旅居越南西貢經商，越南淪亡後，返回臺灣，參加「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」，倡議設置「中國現代詩獎」。現居宏都拉斯。出版詩集有「靈魂之歌」、「玫瑰城」等。

高卡檔案

葉言都

神啊，饒恕他們吧！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

黃昏，地上的熱氣慢慢發散，一輛黑色大轎車緩緩駛進中央調查委員會大門，執槍的衛兵立正敬禮，車子在庭院盡頭的大廈前停下。一會兒，大廈七樓西側的一間房間亮起了燈光。

吳永浩將軍把他綴滿金線的帽子放在辦公桌上，點起一枝粗大的雪茄，轉身熟練地打開角落裏的保險箱，拿出一份極厚的深紅色卷宗。他歪著頭想了一下，終於走到桌邊，重重坐進一張高背皮椅裏。窗外，首都鬧區的霓虹燈正紛紛點亮，老將軍翻開蓋著「絕對機密」和「歸檔」字樣的封面。晚上一個人在調查委員會辦公室

裏翻閱高卡檔案，竟成了近年來他休閒的活動。老將軍凝神讀起來。其實，這份東西他早已瞭如指掌了……。

第一部份

高卡問題研究報告

（編號：四六一〇五二）

時間：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

等級：極機密。

附件：各項詳細說明共十七份。

主旨：研判高卡族全盤狀況，以供參考。

說明：一、高卡特別區地理狀況

1.位置：本區位於我國西南部，介於北緯十二・〇至十三・八度，東經一一四・七至一一六・一度間，總面積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三平方公里，北以南底山脈與我國本部相連。

2.地形：本區屬石灰岩地形，自東向西傾斜，侵蝕盛行，河谷密布。東部爲斷崖，離海面自數十至數百公尺不等，無港口。西南部勉可泊

舟。

3.氣候：屬熱帶季風型，雨量豐沛，雨季長，並多熱帶風暴，全年平均氣溫甚高，達攝氏二十七度以上。

4.天然生物：植物繁茂，全爲熱帶雨林，動物亦多，昆蟲與爬蟲繁殖尤盛，有毒蛇猛獸。

5.交通：河川湍急，不通航，無鐵路，無機場，公路稀少且不易保養，步行爲主。（詳見附件一）

——那個學地理的老教授，一付弱不禁風的樣子，想不到還眞跑過全高卡特區。下面一條，是那個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人類學家的東西。

二、種族：本區以高卡族占絕大多數，我國及其他國人爲數不多。高卡族爲蒙古利亞種，東南亞分枝之一枝，其體型特徵介於我國與中國之間，散居高卡特別區中。（詳見附件二）

三、人口：約五十餘萬。年增加率估計約千分之二十。（詳見附件三）

四、高卡族政治概況：地方分爲八區，各屬一大氏族，社會上有貴族、平民二階級，貴族六十歲以上爲長老，由其中互選重要官員，有雛形政府組

織。領導者爲世襲的酋長，掌握最高權力，但也視其年齡及能力變遷。現任酋長名吉阿里，年約四十五歲，精明能幹，甚得高卡人心，頭腦亦頗開明，能追求新知；有二子，皆留學歐洲，現長子里阿方在外國活動，博取國際同情，次子留在高卡區中。(詳見附件四、五)

五、高卡特區的經濟：本區資源豐富，有木材、鋁土、赤鐵礦，及咖啡、香料、椰子等熱帶經濟作物，沿岸大陸棚可能蘊藏石油，距鮪魚廻游路線亦不遠，唯皆未開發。高卡族迄今仍用火耕法種植原始的旱田，叢林中只有極少部份闢爲永久田地，但因生活落後，故得以自給自足，工業全無，有時以手工藝品向外國走私商人換取部份生活用品，數量亦屬有限。其交易仍停留在以物易物階段，間或有用小塊的金、銅、玉及彩色玻璃者，若能將此區置於控制之下，有計劃地開採其資源，將爲我國之寶庫。(詳見附件六、七)

——那時那個很洋派的經濟學家還很年輕，永遠西服筆挺，打大花領帶，但一談起高卡特區的資源，他的眼睛就會發亮。

六、高卡社會：爲父系社會，分貴族、平民二階級，身分皆世襲，作戰時貴

族爲軍官。家族組織嚴密，父親爲一家之主，在家庭內有最大的權力，長子次之，財產由長子得二分之一，餘由諸子均分。同姓之家庭構成家族，聚居一起，家族中長子爲族長，在全族中有最大權力，子女從父姓，女子無名，嫁後從夫姓，無繼承權，其風氣重視宗嗣，重男輕女。婦女貞操觀念很重。民風樸素，節儉刻苦，又勇悍好鬪，甚爲記仇。(詳見附件八)

——那個學社會的嘛，雖然最不可愛，但對自己的啓發卻最大。

七、高卡族之教育與宗教：高卡族有高卡文，爲一種象形文字。能書寫者不到百分之十，餘皆文盲，唯極少數貴族子弟亦留學外國，近年來彼等帶進一些新知識。傳統教育男孩學打獵、打仗、建屋等技術，女孩僅教以紡織、烹飪。全族信奉高卡教，爲一泛靈崇拜，認爲自然現象皆屬神管，太陽、山神、與祖先爲主要崇拜對象，教士由貴族中選任，許多事都需要占卜問神意，非常迷信。(詳見附件九、十)

八、高卡族叛亂原因：此族性格強悍，信奉高卡教，拒絕我國之同化政策與經濟開發，自認我國褻瀆其神，虐待其族人，復受野心國家煽動，遂稱

兵作亂。（詳見附件十一）

九、進剿經過：自一九三一年起，我軍陸續進剿，雖於當年及一九三三、一九三八年屢獲大勝，但無法將其全部消滅，世界大戰爆發後，進剿工作停止迄今。（詳見附件十二）

十、叛軍戰力評估：

1.人力：全民皆可作戰，役齡男子約十萬餘人。

2.人員素質：體健耐勞，善登山、游水、負重、徒步、行軍、近戰、夜戰，能以極少量食物維生。

3.武裝：槍械約三萬枝，配有少數迫擊炮、機槍、火箭及防空武器，彈藥缺乏。但善於利用各種原始武器如弓箭、吹槍、陷阱等。

4.戰術戰法：對叢林、游擊戰運用純熟，行踪飄忽，出沒無常，埋伏襲擊小部隊或運輸單位，尤為其慣用伎倆。（以上詳見附件十三至十六）

十一、叛軍對外關係：北亞野心國家加西亞支持之，高卡之少數留學生在國際間宣傳極活躍，世界承認其「獨立」者十一國。近年並發現不明國籍潛艇替其運補，唯次數尚不多，相信與加西亞有關。（詳見附件十七）

十二、結論：高卡族世居高卡特別區中，憑險作亂，其地易守難攻，其民團結良好，經濟不懼破壞，且有外國支持，以我國目前情況，似不可能就現有兵力將其一舉擊滅。只可堅壁清野，加強海、空軍力量，切斷其外援，待我壯大後，方可再度進擊。

高卡問題研究小組

召集人　參謀本部少將參謀　王逸嵐

組　員　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人類學組主任　于平遠

首都大學地理系教授　陶思齊

首都大學社會系教授　陳日新

湯瑪斯紀念學院經濟系教授　李　循

中央調查委員會國內組專員　楊無忌

外交部東亞處處長　袁世韜

老將軍懶得看附件了，他把超過正文許多倍的十幾份東西翻過去。

第二部份

意見具申書　（編號：四六一一三七）

時間：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
等級：絕對機密。
受文者：國防部轉最高決策會議。
附件：MB-19 研究報告壹份（已銷毀）
主旨：請利用高卡族社會弱點解決高卡問題。
說明：一、前據國防部參謀王逸嵐少將核准，經職閱讀之四六一〇五二號公文中，曾由國防部高卡問題研究小組指出，現階段不能以武力解決高卡問題。

二、據職調查，高卡社會中重男輕女之風極烈，不獨男性如此，女性亦然。此因家族與宗嗣觀念太重，於父系社會下，女性無繼承權使然。高卡人莫不以有子爲榮，無子爲恥，若某人娶妻，數年內不生男孩，即可納妾，無力納妾者，雖連生十餘女孩猶不肯停止，望得一男孩以「繼承香火」。婦女用盡各種迷信方法以求子，如懷孕後吃豬肚、魚肚以求「換

肚」等無稽之談，皆甚流行，求生男孩之法術、草藥、偏方不勝枚舉，「多男」爲普通祝福語，「斷子絕孫」則爲常見的罵言，一家男子愈多，地位愈尊，女孩輒被稱爲「賠錢貨」，有時尙有溺殺女嬰之習慣。總之，此觀念已牢不可破。

三、據近年歸國學人蕭雲森（美國洛克非勒大學生物化學博士）、張詠絮（英國愛丁堡大學遺傳博士）與職面談時私下表示，彼二人多年共同研究結果，製成一種藥片，供女性口服，即可改變婦女陰道及子宮內之化學狀況，控制X型精子之活動，換言之，若婦女於排卵期服用時，將僅接納Y型精子，因而只生男嬰。此種命名爲 MB-19 之藥片，無臭易服，副作用極微，造價低廉，可大量生產，保存時間亦長，尤以成功率高達九〇%以上，至足驚人，實爲一理想之生男藥劑。（詳情請參閱附件）

四、若能大量製成，並以各種方法滲入高卡族，廣泛分發，一旦行之有效，高卡族必全族瘋狂採用，任何人亦難以禁止，則數十年後，高卡族必將因女性缺乏而引起各種社會問題，削弱戰力，甚至形成分裂，我軍將可

一舉平定之。

擬辦：一、擬特聘蕭雲森、張詠絮博士爲國家科學顧問，秘密製造 MB-19。

二、MB-19 完成後，擬請參謀本部及中央調查委員會派員滲入高卡族，廣爲宣傳，誘其採用。以上二項詳細辦法另定。

三、高卡族採用後，滲入人員應嚴密監視其效果，隨時報告。

四、俟高卡族社會問題爆發，時機成熟時，再行出兵。

參謀本部中校參謀　吳永浩　呈

老將軍看得微笑起來。三十年了，那時候，他還年輕，意氣風發，新升上中校後，眞恨不得一口氣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。他的視線又回到案卷上面，這計劃，簡直是十全十美。

第三部份

海馬計劃　（編號：四七一〇一九）

時間：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

等級：絕對機密。

附件：叁份。

說明：一、海馬計劃（以下簡稱本計劃）係利用 MB-19 藥劑，對高卡族之社會作戰計劃。

二、本計劃代號「海馬」，由參謀本部唐大禎上將爲主任，負全責下轄四組：

1. 生產組：代號「紅海馬」，負責 MB-19 之生產及運送。特聘蕭雲森、張詠絮博士爲技術顧問，利用軍醫署第二製藥廠設備製造。（詳見附件一）

組長：軍醫署署長　周建英。

組員：×××

×××

………

2. 推廣組：代號「白海馬」，負責將 MB-19 推廣至高卡族並監視報告其效果。（詳見附件二）

組長：中央調查委員會國內組組長　蘇德潛。

組員：×××

×××

……

3.資料組：代號「黃海馬」，負責 MB-19 之儲存、分發、資料之整理、效果之研判。

組長：參謀本部中校參謀　吳永浩。

組員：×××

×××

……

4.風紀組：代號「黑海馬」，負責維持本計劃之風紀，並處理洩密事件。本組人員獨立作業，除組長外，不得與其他三組人員有任何來往。

組長：憲兵巡廻軍紀糾察總隊長　沈雨田。

組員：×××

×××

……

三、本計劃各組以紅、白、黃、黑爲簡稱，人員賦予代號，一號爲組長，二號以下爲組員。

四、本計劃對外保密，不得已時，以國防部資料處國防資源研究小組名義爲掩護。

五、本計劃總部設於國防部資料處B_2-15室，黃組在此辦公，白組以B_2—16，紅組以B_2-14爲辦公室，黑組無特定辦公場所。

六、參與本計劃人員，皆須經嚴格審核。條件爲身心健康、思想純正、熱愛國家、保防考評A以上，堅決反對性別歧視，且本身專長工作特優。人員以不變更爲原則，但若發現任何成員不適擔任此工作，立即黜退，並在本計劃執行期間內，禁止與外人聯絡。替代之新人，亦須完全符合上列條件。

七、本計劃之經費，由國防部研究發展項下優先撥發。執行期間應儘少與其他機構發生關係，但有必要時，全國各單位均應優先支援。

八、本計劃之全盤狀況，僅限主任及各組組長知曉，上列人員每月集會一次，並得視情況不定期召開，此會議命名「海馬會議」，主任爲主席，

黃組派員任紀錄，主席因故不克出席時，由黃、白、紅、黑組組長依序代理。「海馬會議」中各組須提出工作報告計劃，並得請本計劃中之有關人員列席。其他人員，若確有列席必要，須經最高決策會議核准。

九、海馬會議每年須推派代表，向最高決策會議報告其工作情形及未來決策兩次。最高決策會議對海馬會議之決策有否決權。

十、為免MB-19藥劑洩露，危害國家，本計劃執行期間，實施第一級保密作業。

十一、本計劃執行期間，視同作戰，適用軍刑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三十六條之戰場刑法，若有違反第二十五至三十六條之人員，主任得令黑組立即處決，事後補報。

十二、本計劃自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起實施，執行期間三十年，期滿後得視情況，經最高決策會議核准後繼續延長。

十三、本計劃執行中途若確有停止必要時，得由最高決策會議聽取海馬會議意見後，下令停止。

十四、本計劃之細部及未盡事宜，由海馬會議決定之。

附件一　MB-19 生產計劃。

1. 一九四七年四月為第一次採辦原料時間，原料儘量由軍醫署供應，其必須由國外購買者，以特案從速進口，但軍醫署應在最短期間內設法自行製造。
2. 購妥之原料，暫存紅組辦公室。
3. 一九四七年五—六月為第一次製造時間，利用軍醫署第二製藥廠設備製造。
4. 第一次試造三百萬片，以普通消炎片之大桶盛放，運至黃組儲存，另視需要再加其他包裝。
5. 若第一次試製品經推廣至高卡族，證明功成後，則以後視需要可每年再製造一次。
6. 蕭雲森、張詠絮二博士在試製品成功後，由國家提供最佳研究設備及最高待遇，留其在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繼續研究。凡本計劃工作人員，均應多與其交往，俾能確實掌握其生活。

附件二　MB-19 推廣計劃

1.MB-19之推廣至高卡特區，應利用各種可行路線，而爲長期性之努力。必須使大多數高卡族生育年齡之婦女，養成每天吃藥的習慣，方算成功。其可用方法如下：

A、以高卡敎寺廟爲中心，「神賜仙丹」爲口號，藉宗敎力量散播。

B在高卡族的市集中出售。

C由我方人員化裝爲走私商人，以藥作爲布匹、成衣、肥皂、火柴、五金工具、烹飪器具、菸、酒等物之贈品傳播。

D、設法打入高卡家族，說服族長，整族採用。

E、對高卡敎之巫師，應與其聯絡，使他們瞭解若某巫師能使信徒生男，必有助於其獲得名、利。要使彼等在高卡社會中本有地位之巫師，主動爲我宣傳。

總之，各工作人員可依實際情況，靈活運用各種方法。

2.MB-19之名稱，可用「乾道丸」、「調經丸」、「宜之丹」等，或乾脆用「祖傳生男秘方」。

3.在散播藥片初期，須盡力造成「藥片很寶貴，不易得到」的印象，要

高卡族私下走告，自行爲我宣傳，不必見人卽送，尤不可求人採用。

4.對少數曾受現代敎育之高卡知識份子，初期應避免接觸，務必搶先造成社會大衆皆已非要MB-19不可之形勢。以後要利用這些知識份子內心中之傳統觀念，誘導其採用。萬一發現有堅決反對，並足以在高卡族或國際間產生影響力者，應斷然消滅之。

5.本計劃執行後，請三軍及情報單位加強巡邏，儘可能防止外人進入高卡特區，所有至高卡特區之通行證一概停發。現住高卡特區之極少數我國民及外國人，在本計劃執行後半年內，全部令其離境。

附件三

是一大堆工作人員的表格，他們那時都非常年輕，發黃的紙張，模糊的相片，退了色的墨水……，在在都顯出這個計劃歷時的長久。老將軍看到三十年前自己的照片，他感嘆地搖搖頭，再一翻，竟又翻到熟悉的那一張：羅瑩，女，二十四歲，石山市人，湯瑪斯學院統計系畢業，本名羅領弟，高中時自行改名，……右上角的相片裏出現一個短髮的女孩子，左頰上有一個酒窩。老將軍出神的看了一會兒，忽然迅速把這頁重重翻走。

再下去，就是三十年來自己寫的海馬計劃日誌了，老將軍決定只揀重要的

看。

第四部份

海馬日誌及海馬會議記錄

一九四七年

四月二十四日　在美國採購之原料運到，即存入紅組。

五月二日　原料準備完畢，開始生產，正進行初步調劑工作，並繼續以白鼠、兎子、猴子作實驗。

五月十六日　機件故障，排除恐需兩、三天，加強保密措施。

五月十七日　機器修復，繼續生產。

六月十二日　成品開始交貨。

六月十九日　第一批三百萬片交貨完畢。

六月二十五日　動物實驗大部份完成，效果良好，成功率達九二%。工作順利，白組決定提前行動。以印有「祖傳秘方」紅紙包裝之五千顆，由白2、白3號攜走，預定七月一日在瑪魯拉市集出售。

六月二十九日　白8號攜走六千顆，將交予青峯山區寺廟。

七月八日　白2號報告：出售順利，搶購一空，下次市集將至，請補充。即調海軍二七一號艦搭載直昇機，送去一萬顆。

七月二十七日　白11號報告：已說服高卡特區悠塔加地方「人丁不旺」的比牙家族，全族採用。

七月二十八日　白2、3號由四十六號潛艇接回，正整理資料中，將出席七月三十一日之第五次海馬會議。

七月三十一日　第五次海馬會議記錄。

唐主任：各項工作已依計劃展開，至爲欣慰，唯須轉告各組人員瞭解，本計劃由許多環節組成，缺一不可，每人工作不同，皆有其辛苦之一面，爲求同仁之進一步溝通，除規定各人必須遷至宿舍區居住外，將舉辦各項進修及休閒活動，由吳組長負責。

黃組吳組長：進修方面，初步擬定每週抽一個晚上，三小時，由同仁輪流主講自己所學之科目，要深入淺出，有趣味，參考資料及書目可先交我印出，並搭配放映新進口之各科彩色教育影片。

休閒活動將經意見調查後，選人數最多之一項爲共同興趣，全體參加，其他的亦將分別舉辦，如棋藝、釣魚、登山、游泳、合唱、跳舞、電影欣賞、桌球、網球等。

白2號報告：我與3號在六月二十五日，攜帶各種藥品兩大箱，以賣藥郎中身分出發，乘拖網漁船換小艇，在高卡特區西岸，北緯十二度四十分處登陸，當晚露宿叢林中。經三天跋涉，於二十九日上午抵瑪魯拉市集，該地爲一山間小盆地，每十天趕集一次，我們以一天半認識環境。七月一日清晨市集開始，最初我們並未把MB-19公開陳列，只在有人來看別的藥時附帶推薦，但他們對這東西的興趣極大，中年以上的婦女更厲害，所以下午也就公開陳列。當天賣出五十顆一包的七十二包，我們告訴他們除月經外，每天吃一顆，以免他們弄不清受孕期。當天市集結束後，我們繼續在瑪魯拉附近旅行，又將剩餘的一千多顆賣完，換來的東西千奇百怪，像母雞、蛇乾、手織布、水晶礦石、巫師的平安符等都有，我們都接受了。七月八日電總部請補充，接到貨

後，卽在十一、二十一日的市集中出售，發現情況良好，五十顆一包的包裝法亦很適當。最後剩八包未賣出。二十四日開始回程，二十七日在原登陸地附近登上潛艇。

……………

十一月十八日

第九次海馬會議記錄（臨時召開）

白組蘇組長：藥片銷售迅速，致發現有其他走私商人亦仿造出售，唯迄今僅有一起，售出之藥片亦不多。經探得樣品送紅組化驗，證實係僞造，全無效力。此事關係本計劃甚大，須早定對策。

紅組周組長：MB-19爲世界上唯一之物，發現的無效僞藥，恐怕是外國走私商人以爲我們的「走私商人」在玩新花樣，騙高卡人錢，所以也跟進，並不知道眞有效。

黃組吳組長：本藥已在高卡族掀起風潮，爲避免過份招搖，引起國際注意，建議目前應以確定現有市場爲主。不必與僞藥強行競爭。我們要使高卡族瞭解，向某人買才有眞藥，要做到買過藥的

人一直只向我們買，人數少些沒關係。預計明年嬰兒生下後，將眞僞立判。

唐主任：同意吳組長意見，此外，紅組應注意包裝，使眞、僞藥有區別，白組要暗中追查此事，設法找出僞藥來源，交由海軍及緝私單位當作一般案件處理，並請他們加強緝私，最後，透過外交部，注意加西亞的情形。

……………

一九四八年

一月二十日

僞造MB-19的人已捕獲，是我國莠民陳遠輝。不是外國人，實爲大幸。陳遠輝判刑三十年，即將執行。

……………

三月三十一日

第十四次海馬會議記錄

從四月起，恢復生產MB-19。數量：一千五百萬顆。

……………

六月十日

白8號報告：近年青峯山區各寺廟中，前來還願的高卡婦女極多

有些還抱著新生的嬰孩，都是男的，情況熱烈。

八月三日

白11號報告：比牙家族近有五名婦女生產，除最早生產的一名生女外，餘均生男，MB-19應已奏效。生女的那名推斷可能尚未服藥即已懷孕。

……………

一九四九

五月十二日

第三次生產之一千二百萬顆交貨。

……………

九月十四日

第三十七次海馬會議記錄（臨時召開）

唐主任：白7號以少報多，企圖將剩餘藥品偷運回國內出售的案子已經解決，請沈組長報告。

黑組沈組長：接獲情報後，即派3號、4號處理，在白7號與西藥商王某接頭之旅館中當場破獲，白7號拒捕，由4號開槍射殺，王某帶回，建議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。MB-19追回九百七十七顆，應無流入市面者。

唐主任：由這個案例可以看出人員的挑選仍有問題，但現狀也不易改變，故各組長要對本組部屬再清查一次。凡有疑問的都要特別注意。

……………

十月二十七日

白12號以外國醫生從事慈善義診的身分，深入高卡特區東部山區中活動，績效優異，因染患惡性瘧疾，決定將其調回休養一段時期。

……………

十二月二十七日

唐主任腦溢血昏迷。

第四十一次海馬會議記錄（臨時召開）。

唐主任住院療養，無法視事，依本計劃法規，此期間主任職務由黃組吳組長代理。

吳組長領導與會人員祈禱，祝唐主任早日恢復健康。

（黃5號記錄）

……………

一九五〇年

一月四日

唐主任逝世。

一月七日

第四十三次海馬會議記錄（臨時召開）。

上級指導員：唐主任不幸去世，實為本計劃之一大損失，現依法宣布吳組長昇任主任，仍兼本職，以後全體人員要接受他的領導，服從他的命令。

吳主任：接下這個位子，深感責任重大，唐主任已經給海馬計劃奠定了良好的基礎，我們已經成功了一半；但這是一個長時間的工作，現在不過剛剛開始，我們在以後的道路上，必然孤獨、辛苦，也極容易被人誤解，因此唯有全體同仁團結一致，忍辱負重，堅定有恒，才有達成任務的可能。讓我們在工作的時候，時常想到我們的國家。

全體工作人員熱烈鼓掌，歡迎吳主任。

（黃5號記錄）

幾天來白組派至高卡特區之工作人員紛紛來電，除報告工作情況外，並祝賀永浩繼任。注意，切不可自滿。

白組之各報告情況樂觀，如：

1. 超過半數人員已可藉出售藥片在高卡特區自給自足，有些甚至

賺了錢。

2. 各高卡寺廟中香火鼎盛，信仰之熱烈爲前所未有。他們將MB-19 的效果歸於神意，是我們最樂於見到的事。

3. 雖有少數高卡人曾爲「將來兒子可能娶不到老婆」發愁，但「爲什麼他們都吃藥，卻要我生女孩?」的心理更重，對這點要加以宣傳利用，而且要向他們灌輸「一家男人愈多，力量愈大，沒有老婆去搶一個來不就行了。」的觀念，以製造其內部之分裂與動亂。

一月十日　任命黃5號爲主任秘書，兼海馬會議記錄。

…………

老將軍長長地嘆了一口氣。黃5號，羅瑩，黃5號，黃5號……不要管什麼黃5號，小瑩就是我的小瑩。還是這句話。這句二十幾年前那個黃昏，在碧樹花園迎著血紅的落日說的話。其實從很早起，他就看出羅瑩是個觀察力極強，而有條不紊的女孩子，所以才會找她作秘書。果然，她把他枯燥而繁雜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條，而且很快地瞭解了他的習慣和嗜好，好像他用黑色的筆寫字，不喝茶的時候，

喜歡鮮榨的檸檬汁摻一種最淡的汽水，再加一點琴酒等等。以後，他終於也知道了她一些小小的性格，例如她是白色綿羊牌香皂忠實的愛用者，只用這一種。這是有一次他太太買來一包紅、綠、白三色的綿羊香皂，用到白的那塊時，他才恍然大悟的：原來聞慣了的那股淡淡的香味，竟是從這片小小的白色東西而來。

一個如此善良的女孩子，爲什麼海馬計劃這樣的工作會找到她?就是因爲她不喜歡「羅領弟」的名字?然而海馬計劃不找她這樣聰明細膩，又勇敢而公開地反對性別歧視的人又找誰呢?既然進了海馬計劃，在這個孤寂的小圈子裏，自己和她的接近與愛戀已是一項不可避免的命運。

那時老將軍還是四十幾歲的年輕少將，人剛一得志，什麼看起來都順眼，他制服畢挺鬍鬚刮得乾淨，對待屬下恩中有威，事事以身作則。有空的時候喜歡打打網球和橋牌，偏巧這兩樣東西羅瑩不但會，而且都玩得不錯，於是碧樹花園的網球場就成了他們常去的地方。打完球休息的時候，他們並肩坐在長櫈上看落日，往往兩個人都不願馬上去淋浴。他不能說他的太太不好，但是羅瑩卻太好了，他相信她作了家庭主婦，也是一流的；這是有一次她把他帶到她的一個同學家，繫起小圍裙，很快地做出一桌菜後他所得到的結論。

老將軍像是受到什麼吸引，手指飛快地翻下去，二月十八日，白6號賣出……顆，四月二日，恢復生產，五月、六月……最後，不可避免的那一天到了。

七月二十九日，黃5號羅瑩煤氣中毒死亡，究竟係自殺或意外，仍在調查中。

唉，最後那一個多月，事情變化得太快，簡直是急轉直下——六月裏有一天，下班後羅瑩拿著一張報紙，喜孜孜地向他指著一條消息，告訴他白龍山溫泉新建了符合國際標準的網球場。

「我們什麼時候到那裏打球？」

他仔細看了看，對她露齒一笑，說：

「傻丫頭，妳網球打得好，地理就不行了。妳想，白龍山這麼遠，以我們的上班時間，能當天來回麼？」

羅瑩臉一紅，伸手要搶報紙，卻被他一把摟住，雖然主任辦公室裏別無他人，他還是湊近她耳邊小聲說：

「白龍山，我正式邀請妳了。」

羅瑩眞的跟他去了，他們在「國際標準」的場地打球，溫泉游泳池游泳，然後，兩人都受了蠱惑似的，鑽進溫泉旅館五樓的一個房間。

午夜夢廻，他發覺羅瑩還醒著，於是抓起她的一隻手，放在嘴唇上輕吻著，悄悄問她：

「怎麼還不睡？」

誰知羅瑩翻過身來，緊緊抱住他，急促而激動地問：

「永浩，海馬計劃究竟是怎麼一個計劃？」

他一下睡意全消，紛亂的思緒驀地湧進腦際。這怎麼回事？難道她是加西亞的間諜？但那些保防工作是白做的？他撐起上身，俯視著她黑白分明的眼睛，慢慢說：

「你應該已經知道了。」

「我要你親口的證明。」

他猶豫了一會，終於默默地點點頭，又一會，才輕輕地說：

「妳知道，高卡族不容易應付，所以才設計出……。」

她長長嘆了一口氣，縮進他懷裏，小聲說：

「我總算知道了。這些事如果不把它弄清楚，會把人悶死。」

說完了，不等他回答，她膩在他身上瘋狂的吻起來。

那以後，他們又幽會過幾次，雖然還沒有被人發現，但他瞭解這種事遲早會被人知道，正考慮怎樣解決這問題，她卻先開口了。七月底的一天她偎在他懷裏，幽幽的說：

「浩，我們走好不好？到鄉下敎書去，離開這一切。」

「小瑩，別傻，在海馬計劃工作，怎能走得掉？或者，我可以和我太太離婚。」

她聽了竟大哭起來，一邊模糊不清的說：

「不是你太太……我願意，願意作你的情……婦。只是這計劃……你爲什麼要做下去？」

他終於澄清了心裏的一些謎團，領悟到她的意思。他儘量平靜的對她說：

「小瑩，我欣賞妳的才幹，我已經愛上了妳；但是海馬計劃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設計出來的，它要求的就是效率和忍耐……。」

「你這樣大量殺人，你是劊子手！哦，我們都是劊子手！」

「妳要想到，有戰爭就免不了死人，我們這是打仗哪！難道開著飛機，提了機關槍去殺人妳就心安了？或者妳願意看見高卡成了加西亞的附庸國，我們以後都不得安寧？」

「你知道我爲什麼約你去白龍山？因爲……因爲我要在聽你親口證明我在海馬會議裏聽到的都是眞的之前……愛你，否則就永遠沒有機會了。」

他愣了一下，然後才說：

「小瑩，妳是我的愛情，但海馬計劃是我的事業，我的一切，它像我的孩子，我要把它帶大。如果妳不想做了，我會儘量安排……」

「不談了，送我回去吧。」

第二天她還照常上班，到第三天清早就傳來她的死訊。調查人員一直查不出她是自殺或意外，只能證實沒有他殺嫌疑就是了。她沒有留下任何遺書，後事很快辦完，他自請處分，卻被上級慰留，只要他愼選人員：於是他把紅組的鄭麗敏調過來繼任秘書。

這個矮矮胖胖的女孩子既不麗又不敏，他對她也很嚴，也不讓她寫海馬日誌。後來他把自己的辦公室由淺綠色漆成灰色，造成一種冷冰冰的印象，平日上班不苟言笑，有什麼活動一定帶太太和小孩參加，他努力把公私分清，結果居然成功了。海馬計劃淘汰掉少數人員之後，剩下的人眞正結成一個強固的小團體，默默做著他們枯寂的工作，他們的成果漸漸露出來。

老將軍看了看錶，時間已經不早了，檔案還剩下厚厚的一疊，他搖搖頭，把羅瑩的部份翻過去。以下的部份隨著時間的前進，愈來愈符合他的預測。

一九六〇年

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一百八十三次海馬會議記錄。

吳主任：海馬計劃的第十四年馬上就要過去了，依往例，請各組長提出工作報告及檢討。

紅組周組長：MB-19 的製造技術在今年有重大進展，現在已不必特別製成藥品，而能混入食品中，只要加入一種安定劑卽可。鑒於高卡族主要飲用井水或泉水，所以特請白組派員將藥品放入水源，以後可收一網打盡之效，此外，蕭、張兩位顧問結婚後，今年添了第二個孩子，他們生活安定，目前正著手進行另一項研究。

白組蘇組長：在水源中放置MB-19的任務已順利完成，希望紅組能發明一種慢速滲透器，則只要將大量濃縮藥品安放在水源下面卽可。

本組工作人員今年發出近三百萬顆，各人工作順利，只有白21號在六月二十八日不幸因誤踏高卡神像，被高卡人刺死。

黑組沈組長：在黑組來講，這是難得安靜的一年，但願這種安靜一直保持下去。（一陣哄笑）

吳主任：我現在以黃組組長的身分發言。黃組在這一年中主要工作有兩項，第一是調查國內出生人口的性別，結果發現不論就戶籍資料、醫院資料中的嬰兒性別看，都沒有異常現象；當然各位海馬先生、女士也很正常，像上個月白10號就生了一個女兒。

第二則是研判高卡特區的消息，先要多謝白組同志帶回來的資料。這些包括敍述、日記、訪問記錄、錄音帶、照片、影片等的資料，顯示高卡族十五歲以下的人口，男女比例約爲八・五比一，這已經很接近我們希望的數字——九比一。前些時候有同仁問我爲什麼不做到百分之百，我可以這樣回答：一是MB-19的效力本來就不是百分之百，二是如果高卡族全部成了男人，他們可能拋棄一切，向外蠢動；我們留下十分之一的女性，正好使他

們你搶我奪，自相殘殺。最後我要宣布，令人興奮的消息開始來了（全體熱烈鼓掌）：大家知道，住在熱帶的高卡族成熟得早，這批小男孩已經給高卡人帶來麻煩。比如他們的戀母情結比較厲害，有的到了十二、三歲還不改。以下是一個極端的案例：青峯山區有一個生於一九四八年冬的男孩，一直無法離開母親，今年春天有一天想解開母親衣服，作出猥褻動作，結果被叔父發覺，將其打倒，他的頭碰到一塊石頭，此後一直昏迷不醒。另外，他們同性戀的傾向也很深，如果你聽見一個高卡男孩向你提起某個「女生」，他大部份指的是女性化的男生。還有，一些男性占多數的遺傳疾病如血友病、色盲等，在高卡族中多起來，有一個高卡老人曾抱怨：現在小孩紅、綠分不清的怎麼這樣多！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當然，六十二年五月那件事是不能忘的。

一九六二年

五月二十三日

白22號爲兄復仇，殺死高卡酋長之子里阿方。里阿方甫自加西亞

「朝拜」而回，爲我偵知，因吉酋阿里已老病，爲免其繼位後破壞海馬計畫，卽派白22號（白21號之弟）率快艇三艘攔截。由於情報正確，果然將其所乘小艇擊沉，里阿方被白22號親手殺死。現吉阿里若一旦斃命，只有由次子里阿士繼位，他一直留在高卡特區中，有一切高卡人的頑固與愚昧，就不足爲患了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一九六七年

四月一日

本計劃到今天滿二十週年，全體工作人員照常上班，只是晚上的討論會改成酒會。其實眞應該慶祝，因爲現在高卡族正內鬨得熱鬧，一片混亂。高卡家長們拚命爲兒子找媳婦，常有兩姓械鬪的事。他們是眞的搶親。眞刀眞槍的蠻幹，像去年年底高卡西南部薩發薩家族去搶譚因家族的女兒，譚因家族爲了抵抗，連唯一的一挺手提機槍和四個彈夾都用上了，結果薩發薩死了十三個，譚因死了十一個，女孩沒搶到，薩發薩說要捲土重來。這是剛證實的消息。

九月十四日

……………

白16號報告，他以醫生兼走私商人的身分在高卡中部活動，發現高卡族的少年男性心理皆不正常，其常見情況有下列三種：

一、侵犯性的：好勇鬪狠，一言不合就會動武，不治生產，性慾很強，找一個女人發洩是他們唯一的目的。常有強姦、情殺、爭風吃醋而決鬪殺人的情形。如高卡中部塔利地方有個青年叫布阿良，現年十九歲，看上一個叫渥亞萊的十六歲女孩，爲了得到她，一連殺了她哥哥、兩個情敵，和一個勸他的老頭子四個人，最後他和渥亞萊性交完畢，問她還要不要其他的男人，她說當然要（注意，此處應深入研究，因此舉完全違反高卡婦女的傳統）。他就手起一刀，把她也一併刺死。

二、退縮性的：膽小怯懦，耽於幻想，整日無所事事，性情孤僻，沉迷於手淫，形同廢人。這種人很多，不必舉特例。

三、同性戀：已達公然地步。其扮演女性角色的一方因喜歡做女人的事，常被長一輩責罰，兩代關係緊張，有時「她們」會鼓動

其「男件」，反抗長輩的干涉。如悠塔加地方比牙家族有一個十五歲的男孩，是同性戀中的「女性」，竟嗾使他的男伴將干涉他們的七十歲族長用毒箭射死，他的一個親戚趕來也被殺傷。

一九六八年

一月八日

白10號利用其女性身分，出生入死，調查到一項重要情報：高卡現存女性分析。她表示，高卡族老一輩的女人現在對這批犯上作亂的年輕男人，又恐懼又痛恨，因爲連五六十歲的老太太都有被強姦的；她們之中有些已經後悔，但無能爲力，因她們受的教育使她們從未想到可以表示意見。年輕的女人則不然，她們可分成兩種，一種已被窮兇極惡的大批男人嚇呆了，她們躲起來，不信任任何男人，包括自己的兄弟；她們的下衣都密密縫住，有些還準備了武器，也有男人死在她們手裏。另外一種則發現她們夾在男人羣中，物以稀爲貴，地位忽然提高，因而格外的撒嬌獻媚，打扮得妖艷無比，什麼事都不做，玩弄男人於股掌之上。老一輩的看不慣她們，她們卻日見變本加厲，白10號所述之渥亞萊卽屬

此類。總之，高卡族不但男性大亂，雜在男性中的少數女性亂得更凶；可因勢利導，鼓動這些人盡可夫的女人反抗原有的高卡家族、社會及政治組織，將可帶動男性，力量極大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一九七一年

六月十七日

高卡族人口確已減少。自從新生女性減爲從前的五分之一後，這一代的生育率自然劇減五分之四；加上內部動亂、農業因缺人力而衰退，打鬪死亡和病餓而死的數字大增。現在高卡的人口結構中十五至二十五歲的男性極多，兵源尚足，但將隨著時間而迅速減少。若新生嬰兒的性別比例不變，則數十年後，高卡族將瀕於自然消滅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檔案的紙張漸漸高起來，各種公文，報告也愈來愈多。老將軍記起一九七一下半年到一九七三上半年那一段最忙的日子，那時他已經六十幾歲，精力漸不如往日，而孤立高卡特區，全力推行海馬計劃的政策也漸漸不易維持，唯一可安慰的，

是海馬計劃的成效一直跟著歲月的消逝而增加。他找出那兩張在七二年向最高決策會議報告時，令自己大爲頭痛的公文。

那次會議裏，他向最高決策當局報告高卡族人口減少，社會動亂的情形，並且建議把海馬計劃在期滿後再延長一段時間；但他們遞給他兩張公文，一張來自外交部，一張來自海軍總司令部。這兩個東西的複印本，他在得到許可後，也保存在高卡檔案中。

外交部情報處報告

（編號：七二一二四五）

時間：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。

等級：極機密。

受文者：最高決策會議。

附件：加西亞對高卡族游擊訓練計畫之推測一份。

說明：一、據我佈建在加西亞境內之情報系統，及盟邦駐加西亞人員轉來之交換消息，顯示加西亞對高卡問題已大加重視。加西亞前曾與其西境鄰國克奇茲發生戰爭，以致十餘年中無力他顧，現其與克奇茲之衝突已解決，故對其一貫扶植之高卡叛軍又顯示濃厚興趣。

二、加西亞之支援高卡族，可以想見必有武器、彈藥、醫藥等．而其傳教士、經濟及社會工作人員，與特工等，亦必以高卡爲活動目標，近聞加西亞有意開辦一游擊訓練基地，偷運高卡人前往受訓，形勢已甚緊急，須早定對策。(詳見附件)

海軍總司令部報告　(編號：七二一一六二一九)

時間：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八日。

等級：絕對機密。

受文者：最高決策會議。

附件：一、海軍現有兵力配置表一份。

二、侵入高卡海域之不明船艦統計一份。

說明：一、海軍前奉命封鎖高卡沿海，此長達近一千公里之海岸線，雖頗爲平直，且高卡族亦不擅於航海，然以四分之三的兵力配置於此，仍略嫌單薄。(詳見附件一)

二、近半年來，侵入高卡海域之船隻突然增加，除各國競相發展遠洋鮪釣漁業，因之漁船大增外，其他不明船隻亦漸有發現，可見加西亞已對高卡

特區蠢蠢欲動。(詳見附件二)

三、對高卡之封鎖與分化政策行之多年，若已具成效，似可乘加西亞尚未全力南顧之時，迅速出兵高卡特區，海軍必全力以赴。

最高決策會議的意思是事情不能再拖了，他們終於決定一九七二年六月底到七月初出兵。這是一件全國性的大事，但卻在極機密的狀況下進行，他所奉到的命令，就在下面這張他珍若拱璧的公文中。

最高決策會議令　(編號：七二〇一一八)

時間：一九七二年六月四日。

等級：絕對機密。

受文者：國防部國防資源研究小組海馬計劃。

說明：一、海馬計劃自執行以來，成效甚宏，現因局勢需要，已決定對高卡特區用兵。D日爲六月三十日，H時爲〇四四五。

二、海馬計劃之白組人員，全部隨軍出發，充任嚮導及翻譯，如何分配，應與國防部洽商；又已派往高卡特區之人員，卽令其就地製造分裂、發展組織，準備在內接應，並將未發出之MB-19銷毀。

三、海馬計劃之紅組、黃組，自六月二十九日〇八〇〇起，集中待命，準備從事該計劃之善後工作，及有關該計劃之資料研判及心戰作業。

四、海馬計劃之黑組人員移至通往高卡特區之各道路、港口，任檢查工作，務使 MB-19 不致流入本國。

此令。

也就是幾年前的事，但好像已很遙遠了，老將軍憶起接到命令後的忙碌情形。他很想隨軍前往，親眼看看二十多年來天天夢魂牽掛，卻只在地圖、照片，和飛機上見過的高卡特區；可是海馬計劃的最後階段工作，使他根本不能提出申請。他跟國防部洽商後，確定了白組人員的分配，然後把他們分幾批送走；又把黑組人員派到各檢查站，最後，那年六月二十九日下班時他把紅、黃組集合起來，向他們宣佈梗在胸中好久的消息。當天的海馬日誌破例由黃6號鄭麗敏記錄，他記得已經結婚作了媽媽的她，聽到開戰消息時激動得筆尖顫抖起來。

一九七二年

六月二十九日　下午五時正，吳主任集合全計劃現有人員訓話：

各位同仁，我們辛苦這麼多年，終於到了決定性的日子，在很短

的未來，我們國家馬上要出兵清剿高卡叛徒了！（全體歡呼鼓掌，歷久不停）從現在起，大家在辦公室集中待命，餐飲、點心、睡具等都會送到。我們白組和黑組的同仁，已經分別出發，擔任國家的先鋒和警衞；大家要堅守自己的崗位，等待命令，等待消息。海馬計劃的成敗，立刻要揭曉了。（全體歡呼鼓掌）

（黃6號記錄）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那天晚上大家都沒有睡，沒有工作的時候，有人喋喋不休的談話，有人則一語不發的坐著，浸沉在回想中。老將軍穿梭在他們之間，和他們聊天，給他們鼓勵。到第二天天快亮的時候，消息如雪片般飛來，黃組的電務人員忙得滿頭大汗，那天的日誌潦草而凌亂。

六月三十日　白13號隨傘兵第二旅空降高卡中部塔利附近，來電：「敵火力稀，部份投降，餘逃竄，不見女性，將與16號聯絡。」

白6號隨裝甲第一師翻越南底山脈前進，來電：「戰死之高卡人多中年以上，僅見老婦。」

白22號隨陸戰隊登高卡西南部，來電：「發現20號訊號，將速赴。」

前幾天都是這種東一條，西一條的報導，後來就漸漸有系統性的資料傳來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七月九日

白8號自青峯山區托空軍傳信報告：

一月前接到命令後，即加緊工作，散布有我國與外國大批觀光客要來之流言，七月二日，集合好準備搶女人之一百餘名高卡青年，被我埋伏之裝甲部隊掃數擊斃。我軍抵青峯山大廟村時，高卡青年全無戰志，抵抗者極少，大部份皆投降，有些同性戀者還對我軍士兵發生興趣，現皆集中看管。除少數老人逃入叢林中外，我已有效控制該地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七月二十六日

白15、16隨步兵第24師進抵瑪魯拉，轉來報告：

我們隨心戰單位活動，發現高卡社會實際上已瓦解，老年人認為這是天譴，年輕人則毫無其原有民族觀念，女人、食物即可使他

們忘記一切。高卡的貴族階層仍擁有女性，其平民階層的不滿情緒經煽動後，到達高潮，他們都樂於和我們合作，去搶上層高卡人的一切。現在我們已使他們大亂，漸漸唯我們之命是聽，我們把高卡女人集中起來，再按時配給，就足以使他們就範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老將軍當時也沒想到，戰爭在短短的兩個多月裏就結束了，加西亞想援助都來不及。高卡特區比較安靜後，他去視察了一次，這時他已升任中央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，加入最高決策會議，但海馬計劃還沒有完全停止。他在殉職的白9、18、21號墳墓上獻花，督促紅組銷毀那些放在水源中的MB-19擴散器，回程時又巡視了黑組人員，他們只查獲少數陳舊的MB-19藥片，應該不會發生問題了。

高卡族的俘虜都被派去做苦工，幾年之內就死了一大半，這個桀驁不馴的民族，就這樣灰飛煙滅了。海馬計劃卻還延續了三年，他們在國內展開廣泛的調查，包括高卡特區戰後嬰兒性比例，國內本部戰後嬰兒性比例，結果高卡地區的男嬰仍比較多，國內則無異狀。於是他們指揮工兵部隊在高卡填塞舊井，挖掘新水源，使那些被戰火炸壞的擴散器的污染減至最低限度。前年，所有海馬計劃的人員全體退休

了，海馬計劃停止。絕大多數的工作人員，都仍願住在他們的社區裏。老將軍知道，他們年紀都大了，已沒有別的朋友，老將軍常去看他們。其實，他自己又何嘗有什麼朋友呢？

高卡檔案的最後幾張終於到了。有一張是一家日報已排好字的新聞版版樣，上面的頭條標題是：

高卡之戰迅速告捷

背後或有無名英雄

老將軍非常喜歡看這條消息；雖然當時他知道了這事，曾經連夜下令把它取消，並把已排好的版拆掉。他自己保留這張唯一的版樣上的新聞是：

「本報記者雷勝達高卡特區專稿：高卡之戰並不如想像中的困難就輕鬆獲勝，除我國近年來發奮圖強，整軍經武，戰力大增外，可能另有隱伏的原因……；記者隨步兵某師沿高卡特區東海岸南下，發現高卡族中女性非常少……據記者救活的這個高卡老人說，神在處罰他們，從二十多年前起，生下的都是男孩，本來大家很高興的，誰知……將這些話和近年生物化學的發展連起來推想……。」

這個雷勝達！老將軍始終認爲那時把雷勝達硬從××日報請來中央調查委員會

工作是對的，他將可繼承自己的位子。

老將軍忽然面現痛苦之色，他的風濕又犯了。這兩年來，他老是夢見羅瑩。努力了近三十年的事業完成了。但究竟得到了什麼呢？也許大家都在一股無法抗拒的洪流裏不斷向前盲目奔竄罷了。所以，他決定退休了。他的申請已經核准，明天卽將生效，這是最後一次，他細翻這些高卡檔案，他的孩子。

檔案的最後一張很簡單，是最高決策會議命令。

最高決策會議令　（編號：七五〇一四六）

時間：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。

等級：極機密。

受文者：國防部國防資料研究小組海馬計劃。

說明：自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三日起，海馬計劃終止，原單位撤銷。

此令。

老將軍合上卷宗，伸伸痠痛的四肢，按鈴叫秘書進來。時間的確不早了，他今晚必須趕回家去，那批老海馬們已在他家裏聚齊，要預祝他的退休，當然還有他太太、女婿、外孫、外孫女，和他那僅有的兩個女兒。

原載民國六十八年八月「現代文學」復刊第八期。

評註

張之傑

這是一篇奇文。藉著一位老將軍的回憶，利用一篇篇檔案，道出高卡族滅亡的秘辛。所謂高卡族，是作者的「科幻」產物，民族學上所無。但細細體味，又覺得似曾相識。高卡族「莫不以子爲榮，無子爲恥」，「雖連生十餘女孩猶不肯停止，望得一男孩以繼承香火」，「女孩輒被稱爲賠錢貨，有時尚有溺殺女嬰之習慣。」中國人何嘗不如此！世界上似乎沒有另外一個民族比中國人更像高卡族了。

針對高卡族的重男輕女風習，敵方發明了一種生男藥；不到二十年，高卡族陽盛陰衰，社會大亂，終於釀成滅種大禍。由重男輕女的中國人讀來，寓言意味更爲深遠。

讀罷全文，我們不禁要問：如果生男藥眞的問世，對中國社會將有什麼影響？會不會像高卡族一樣，步向亡國滅種的命運？這些問題，值得我們深思。

性別控制是遲早的事。民國四十九年哥倫比亞大學的薛特勒斯分離XY精子成功，此後類似研究卽層出不窮。未來學家預測，在本世紀末，生男育女卽可隨心所欲。果眞如此，重男輕女的中國人能禁得起考驗嗎？

本文是對國人的諷喻和針砭，可以說是一篇最不「科幻」的科幻小說。

葉言都，北平人，民國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）生，臺大歷史研究所畢業，曾在漢聲雜誌及中國時報工作，六十七年赴美，現任中國時報美西辦事處主任。過去曾發表散文、報導文學和短篇武俠小說，「高卡檔案」是他比較正式發表的文學作品。

耶誕夜

李敬

今夜，大仁忽然輾轉反側，久久難以成眠，一種上了年紀以後患得患失的不安，挾著露重更深的冬寒，無聲卻又格外淒幽地，在大仁的心底彈唱起來。他不得不從牀上躍起，想找些瑣碎事來打發排遣，順手抓起床頭几上的小電腦，隨便按幾個鍵，牆壁上顯現的字幕竟是：「半世紀以前的今天，地球人類爲了改造落後缺乏效率的節日習俗，度過了最後一個耶誕夜，次年起，這個全球性的節日便從此取消了。」

大仁手上握著的這個小電腦，專門負責收集儲存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歷史性大事，在大仁需要的時候，只要輕輕按鍵，小電腦的記憶庫馬上就會把準確的資料供輸給顯像門。這種輕捷的攜帶式電腦是本世紀各星球間通用、最重要的民生日用

品，像大仁，分門別類、各司專責的大小電腦就有一百具以上，其中有八十具，是替他遙控其他星球上的各項營利業務。他常想：「我是一個幸福的人，我身邊的電腦就像我滿堂的兒孫，而那些遠在各星球的事業，不就代表我一生奮鬪努力的成績嗎？我擁有這麼多，我眞可以滿足了。」

然而，一想到今夜是個歷史性的日子，大仁又不禁悵然若失。這時，窗邊浮過牛朵灰黑的雲影，他無意中望見了，心裏竟有那麼一閃念的興奮，差點叫出聲來。但要叫什麼呢？他已經許久不使用語言了，而且，他這才一併想起：「好久了，我好久沒有想小時候的那些事了。」

「該死，負責回憶的電腦難道罷工了？待它還不够好嗎？」大仁喃喃地咒怨起來。

現在，大仁倚坐在窗前，多天特有的那種薄薄的霧氣，不時拂在他的臉頰上，那是一種少有的、讓肌膚活起來的冰涼感覺，人一旦有了感官上任何細微的知覺，似乎大腦的活動便開始了。他開始想著：「這扇窗，是陪著我由小到大的那一扇吧？是某一年耶誕節，耶誕老公公忽然跳進來的那一扇吧？對，是九歲那年，我還跟著隱形耶誕老公公四處駕雲飛翔哩！那次，也是從這扇窗飛出去的吧？」這些都

是本世紀初的事了，地球和各星球間的發展，幾乎是一夕之間迸出來的神話，在大仁還是個孩子的時候，外星間的故事仍是被大家討論不止、爭執不休的謎哩！而大仁卻幸運的在那樣懵懂無知的年紀，在不知名的小星球上度過一個寧謐安詳的耶誕夜。他依稀記得那天晚上，不遠處的敎堂隱約飄來天使般的歌聲，他像每家的孩子一樣，在牀頭掛著雪白的新襪子，打開窗戶，讓銀白的月光從窗外洩進來，大仁相信，童話故事裏的耶誕老公公就快要來了。於是，在他緊緊期待而又懷著無限遐想的腦子裏，不斷浮著：「耶誕老公公會駕著雪橇來嗎？耶誕老公公也有可能乘著波音飛機飛來吧？或者，耶誕老公公會送給我小木偶玩具嗎？不要，我希望耶誕老公公送我一根他的白鬍鬚，讓我摸一摸他的大肚皮……」

大仁是越想越當眞了，想著想著，便抿起嘴咯咯地笑了起來。

「嗚呀妹？嗚呀妹比？」

忽然，窗邊現出一團龐大的黑影，那黑影會說話，但大仁聽不懂，而且，粗嘎低沉的腔調，乍聽之下，令人一陣毛骨悚然。大仁平常就是一個聰明大膽、喜歡新奇事物的人，他急忙直起身，戰戰兢兢地向窗邊靠過去，月光下，那團奇怪的影子像有隱身術的高人俠客，此刻，早已無影無蹤，不知去向了。

「你是誰?出來,出來啊!」大仁忍不住對著窗外吼叫。

「孫、丹、阿、空、空……」

隨著再度出現,一閃即逝的黑影,粗嘎低沉的聲音又響了起來,現在,他確定這聲音是從那團影子身上發出來的了,只是黑影跑得太快,大仁還沒來得及看清楚,它已經掠空而去。「孫丹阿空空,孫丹阿空空。」他學著念了兩遍,猛地一躍身,大仁拍著手跳起來,「是耶誕老公公,是耶誕老公公跟我捉迷藏哩!」

大仁跳著、笑著,說也奇怪,就在跳著笑著之間,大仁竟不知不覺的輕浮起來,沒一會兒工夫,整個人已浮升在半空中了。接著,一陣風從身後吹來,他便順著那股強勁的風力飛出窗外,飛入滿佈著雲和星星的天空裏。當大仁在飛翔中,被一股向下沉的力量緊緊挾著,穿過一層湛藍而透明的薄膜,好快哪,他撲通跌落在一塊岩壁上。

他不知道自己跌落在什麼地方,一片荒涼、單調,方圓一里地內,只有一棵樹和一株小草,以及一朵開在小草嫩枝上的淡紫色小花。離樹不遠,是附近唯一的山洞,大仁聽見有水流的聲音,他壯著膽走進山洞,果然暗黑的洞內,沿著山壁,正滴淌著白色透明的山泉。靠著泉水的光,大仁再往洞內走去,「哇!」他在心裏驚

叫一聲,一羣像人又像青蛙的東西,正圍著圈子,不住地蠕動著。它們蠕動的姿勢彷彿在舉行什麼嚴肅的祭典,「是耶誕夜的祈禱嗎?」大仁猜想。這時,他又聽見一連串「孫丹阿空空」的叫聲,「我大概來到地球以外的世界了,這麼奇怪的語言,一點也聽不懂它的意思,不過——」大仁躲在山壁凹處,靜靜地看著那些怪物,「看他們的樣子,好像很親蜜,是一家人吧?爺爺、奶奶、爸爸、媽媽、姊姊、弟弟,一共六個,嗯,剛剛好。」大仁想到爸媽忙著工作,自己孤單單的沒有兄弟姊妹,就不禁有點羨慕起來。但是,「我怎麼會來到這個地方呢?是那團黑影帶我來的嗎?黑影呢?黑影會帶我回去嗎?」一長串的疑問在大仁心裏閃跳著,起初那種新奇刺激的痛快感,便逐漸被一股沉沉的憂鬱壓蓋了。大仁落寞的步出山洞,月光溫柔的照過來,他擡起頭,這才發現,伴在月亮身旁的一顆星星正向他擠眉弄眼哩。「這裏什麼東西都只有一種,一棵樹、一株草、一朵花,連星星也只有一顆,眞奇妙!」想著,大仁開始有點喜歡這個樸實無華的地方了,「因爲只有一棵樹、一株草、一朵花、一顆星星,人們才更加愛惜,更明白花樹小草和星星的重要吧!」大仁對自己說。這時,一個看起來十分稚弱的小怪物從山洞走出來,他雙手捧滿泉水,身後,一隻小蜜蜂緊跟著,蜜蜂在小怪物耳邊呢喃,大仁看見小怪物

頻頻向著蜜蜂點頭，好像完全明瞭蜜蜂的言語似的，一邊已扭扭怩怩的走到大樹下，兩手一潑，晶亮晶亮的泉水灑在泥地上，蜜蜂便乘著漫天水花，拍著翅膀飛遠了。「孫丹阿空空！」小怪物說。接著，奇蹟般的變化發生了，就在小怪物話聲甫落之際，大仁發現大樹的枝葉像感恩似的搖動起來，那株小草也是，而最奇妙的是那朵淡紫色小花，竟一下子大開大放起來，花瓣上沾著的，不知是山泉還是蜂蜜，也一顆顆像跳舞似的滾動著。

「那種景像詩一樣的醇美感人，生命是多麼平等的交互感應著呀！」大仁從回憶中醒來。後來，他比手畫腳的請求那個小怪物，在「孫丹阿空空」的幫助下，才又找到黑影，送他回到地球的。這段奇遇當然沒有人相信，他有時候也懷疑那確是一個夢境，甚至現在，他已經是七十歲的老人了，除了懷念，他仍不敢相信宇宙間眞有這樣的小小星球。

大仁關上窗子，屋內溫暖起來。他從牀頭几的抽屜裏抽出另一個小電腦，按了鍵，電腦磁波開始和他的大腦交通，他微微感到一陣腦門發痲，但很快就過去了，顯像幕在牆上亮了起來，他想知道「孫丹阿空空」究竟是什麼法力無邊的魔語，電腦告訴他：「那是摩斯丹星球的祈禱語，意思是『讓愛實現一切吧』，摩斯丹星球

是宇宙最小、最落後的一個星球，它們甚至到現在還停留在自然生產階段，機器是什麼，電腦是什麼，太空梭是什麼，那個星球上的人，恐怕聽都沒聽過哩。不過，他們非常關心其他星球，經常會派他們的外交天使，到其他的星球去散播「孫丹阿空空」的種子，當年帶領先生的黑影子就是他們的外交天使，可惜，他們那一套實在太落伍了。先生，站在各星球間平等互惠的立場，我們有義務幫助摩斯丹星球的智慧起萌，請准許將這個星球，列爲明年度的開發目標吧。年關已近，需要我通知各部門電腦，召開年度電腦大會嗎？」

大仁苦笑著，一種寂寞、淒楚、且又無奈的苦笑，他明知道自己腦中想什麼，都逃不過電腦磁波的感應力，然而，他還是忍不住要喃喃命令著：

「電腦大會照舊，至於摩斯丹星球，我不准你們去打擾，就讓他們用愛去實現一切吧！」

評註

鄭文豪

李敬的「耶誕夜」基本上是寫的是個失落的時代、失落的人。文中的大仁是個用電腦經營事業的「經濟人」。在那耶誕夜已經被取消半個世紀的夜裏，大仁回憶起兒時的一段神

奇的經歷，文中的摩斯丹星球代表了無「機心」、無文明、充滿了愛的小行星。讓人想起修伯里寫的「小王子」的那顆小遊星。

與摩斯丹對比的地球，是個建立了輝煌機械文明卻失去了一切眞正珍貴東西的星球：耶誕夜因爲無效率而取消，語言已經幾乎死亡，大小電腦代替了滿堂兒孫……。「耶誕夜」裏的大仁是個賺得了世界，又賠上了自己的失落人。難怪他要緬懷那幼時夢境般的奇遇。

幼時有多少理想多少純眞。仔細檢討起來，成年人又有多少不像大仁那樣的爲外物所異化，現代社會又何能「孫丹阿空空」。

「耶誕夜」是篇浪漫奇想兼社會批判的佳作。

李敬，本名李金蓮，民國四十五年生，金甌高商畢業，重慶市人，曾任大衆科學月刊執行編輯，業餘以寫文藝小說爲興趣，她總共寫過科幻小說兩篇。

當代科幻小說選 I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著　者：張　系　國
發行人：孫　玫　兒
出版者：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
臺北市厦門街113巷17-1號2樓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2663號
印刷廠：淵明印刷品行
臺北縣永和市成功路1段43巷5號
總經銷：洪範書店有限公司
台北市厦門街113巷17-1號2樓
電　　話：3927577・3946790
郵撥帳號：0107402-0
初　版：中華民國72年 2月
三　版：中華民國74年12月

定價 90 元

知識系統出版公司書目

總經銷：洪範書店（郵撥0107402-0）

科幻叢書（張系國主編）

SF1	五玉碟	張系國 著	90元
SF2	夜曲	張系國 著	60元
SF3	當代科幻小說選 I	張系國 編	90元
SF4	當代科幻小說選 II	張系國 編	90元
SF5	七十三年科幻小說選	張系國 編	90元
SF6	倪匡科幻小說選	倪 匡 著	90元
SF7	銀河迷航記	黃 海 著	90元
SF8	上帝們	黃 凡 著	90元

電腦叢書（張系國主編）

CS1	認識電腦	張系國博士 著	100元
CS2.1	電腦系統	張系國博士 著	80元
CS2.2	工程電腦	張系國博士 著	110元
CS3	商用電腦	張系國博士 著	100元
CS5	電腦檔案	張系國博士 著	110元
CS7	軟體設計	朱耀漢博士 著	160元
CS11	電腦語言 PASCAL	楊維邦博士 著	200元
CS13	電腦硬體簡介	楊照崑博士 著	160元
CS14	電腦繪圖（MEDUSA 系統）	淡江大學工學院電算中心 編	180元
CS15	趣味電腦	張系國博士 著	100元
CS16	數值計算導論	楊重駿博士 著	100元

本書目定價如與版權頁有異以版權頁定價為準